

《霸王別姬》李碧華

《二〇一〇年六月二日版》

《好讀書櫃》典藏版

第一章 暑去寒來春復秋

婊子無情，

戲子無義。

婊子合該在床上有情，

戲子，只能在台上有義。

每一個人，有其依附之物。娃娃依附臍帶，孩子依附娘親，女人依附男人。有些人的魅力只在床上，離開了床即又死去。有些人的魅力只在台上，一下台即又死去。一般的，面目模糊的個體，雖則生命相騙太多，含恨地不如意，糊塗一點，也就過去了。生命也是一齣戲吧。

折子戲又比演整整的一齣戲要好多了。總是不耐煩等它唱完，中間有太多的煩悶轉折。茫茫的威脅。要唱完它，不外因為既已開幕，無法逃避。如果人人都是折子戲，只把最精華的，仔細唱一遍，該多美滿啊。

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故事，諸位聽得不少。那些情情義義，恩恩愛愛，卿卿我我，都瑰麗莫名。根本不是人間顏色。

人間，只是抹去了脂粉的臉。

就這兩張臉。

他是虞姬，跟他演對手戲的，自是霸王了。霸王乃虞姬所依附之物。君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當他窮途末路，她也活不下去了。但這不過是戲。到底他倆沒有死。

怎麼說好呢？

咳，他，可是他最愛的男人……。真是難以細說從頭。

粉霞艷光還未登場，還是先來調絃索，拉胡琴。場面之中，坐下打單皮小鼓，左手司板的先生，彷彿準備好了。明知一一都不落實，仍不免帶著陳舊的迷茫的歡喜，拍和著人家的故事。

燈黯了。只一線流光，伴咿呀半響，大紅的幔幕扯起——

他倆第一次見面。

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冬。

天寒日短，大風刮起，天已奄奄地冷了。大夥都在掂量著，是不是要飛雪的樣子。

只是冬陽抖擻著，陰一陣晴一陣。過一天算一天。

天橋又開市了。

漫是人聲市聲。

天橋在正陽門和永定門之間，東邊就是天壇，明清兩朝的皇帝，每年到天壇祭祀，都經過這橋，他們把橋北比作凡間人世，橋南算是天界，所以這座橋被視作人間、天上的一道關口，加上又是「天子」走的，便叫「天橋」。

後來，清朝沒了，天橋也就墮落凡塵，不再是天子專有。

這裡漸漸形成一個小市場，橋北兩側有茶館、飯舖、估衣攤。橋西有鳥市，對過有各種小食攤子，還有撿地摳餅的賣藝人。

熱熱鬧鬧，興興旺旺。

小叫化愛在人多的地方走動，一見地上有香煙屁股，馬上伸手去拾。剛好在一雙女人的腳，和一雙孩子的腳，險險沒踩上去當兒，給撿起了。待會一一給拆了，百鳥歸巢，重新捲好，一根根賣出去。

女人的鞋是雙布鞋，有點殘破，那紅色，攔久了的血，都變成褐了。孩子穿的呢，反倒很光鮮登樣，就像她把好的全給了他。

她臉上有煙容。實際上廿五六，卻滄桑疲憊。嘴唇是擦了點紅，眉心還揪了痧，一道紅痕，可一眼看出來，是個暗門子。

孩子約莫八九歲光景。面目如同啞謎，讓圍巾把脖子護蓋住。這脖套是新的，看真點，衣裳也是新的。

雖則看不清楚他長相，一雙眼睛細緻漂亮，初到那麼喧囂的市集，怕生，左手扯著娘的衣角；右手，一直嚴嚴地藏入口袋中——就像捏著一個什麼神秘的東西。很固執地不肯掏出來。

報童吆喝著：

「號外！號外！東北軍戒嚴了！日本鬼子要開打了！先生來一份吧？」

一個剛就鹹菜喝過豆汁，還拎著半個焦圈走過的男人吃他一攔，正要揮手：

「去去！張羅著填飽肚皮還來不及。誰愛開打誰打去！」

乍見女人，認出來，涎著臉：

「哎——你不是艷紅嗎？我想你呢！」

那揮在半空的手險些打中怯怯的孩子，他忙貼近娘。皺著眉，厭惡這些臭的男人。

艷紅也不便得罪他，只啐一口。

拖著孩子過去。

穿過小食攤子，什麼餛飩、扒糕、吊子湯、鹵煮火燒、爆肚、灌腸、炒肝，還有茶湯、油茶、豌豆黃、愛窩窩、盆兒糕……，只聽一陣咚嗒亂響，原來是拉洋片的大金牙在招徠，洋片要拉不拉，小鑼小鼓小吸引著滿嘴饞液的男人，他們心癢難熬地，通過箱子的玻璃眼往裡瞧……。

「往裏瞧啦往裏瞧，大姑娘洗澡……」

待往前走，又更熱鬧了。

有說書的、變戲法的、摔跤的、抖空竹的、打把式的、翻筋斗的、葷相聲的、拉大弓的、賣大力丸的、演硬氣功的、還有拔牙的……。

艷紅找到她要找的人了。

關師父是個粗漢，身子硬朗，四十多五十了，鬍子又濃又黑，很凶，眼睛最厲害了，像個門神——他是連耳洞也有毛的。

她指指身畔的孩子。他瞅瞅他，點個頭，又忙著敲鑼打鼓，吆喝得差不多，人也緊攏了。

娘愛憐地對孩子道：

「先瞧瞧人家的。」

脖套上一雙好奇的大眼睛，長睫毛眨了眨。右手依舊藏在口袋中，只下意識地用左手摸摸自家的頭顱。

因為場中全是光禿禿的腦袋瓜。

關師父手底下的徒兒今兒演猴戲。一個個臉上塗了紅黃皂白的油彩，穿了簡陋的猴兒裝，上場了。

最大的徒兒喚小石頭，十二歲了，扮演美猴王，一連串筋斗，翻到圈心。

王母娘娘的蟠桃會，居然把老孫漏掉？心中一氣，溜至天宮，偷偷飽餐一頓。只見小石頭吊手吊腳，抓脖捫虱，惹來四周不少哄笑。

他扮著喝光了酒，吃撐了桃，不忘照顧弟兄，於是順手牽羊，偷了一袋，又一筋斗翻回水簾洞去。

關師父站在左方，著徒兒一個一個挨次指點著翻出去，扮作樂不可支的小猴，圍著齊天大聖，爭相獻媚，展露身手，以博青睞，獲賞仙桃……。

觀眾們都在叫好。

小石頭更落力了，起了旋子，擰在半空飛動，才幾下——

誰知一下驚呼：

「哎呀！」

采聲陡地止住了。

這個賣藝的孩子失手了。坍到其他猴兒身上。

人叢中開始有取笑，陰陽怪氣：

「糟啦糟啦，鼻子撞塌了！」

小石頭心有不甘，再擰旋子，慌亂中又不行了。

「什麼下三濫的玩藝兒？也敢到天橋來？」

「哈哈哈哈哈！」

地痞聞聲過來，落井下石罵罵咧咧：

「回去再夾磨個三五載，再來獻寶吧。」

一個個猴兒落荒而逃。見勢色不對，正欲一哄而散找個地方躲起來，但四方是人，男女老少，看熱鬧的，看出醜的，硬是重重圍困，眾目睽睽。——這樣的戲，可更好看吶。都在喝倒彩。

嚇得初見場面的孩子們，有些索性蹲下來，抱著頭遮醜，直把師父的顏面丟盡。

「小孩兒家嘛，別見怪。請多包涵，包涵！」

關師父賠著笑，在這鬧嚷嚷的境地，藝高人膽大，藝短人心慌。都怪徒兒不爭氣，出不了場。抱著香爐打噴嚏，鬧了一臉灰。還是要下台的——下不來也得下。

一個地痞把他收錢用的銅鑼踹飛了。

「颯」地一下，眼看那不成材的小癩子，又偷跑了。

關師父急起來：

「哎——抓回來呀！」

場面混亂不堪，人要散了。

小石頭猛可站出來，挺挺的。

他朗朗地喊住：

「爺們不要走！不要走！看我小石頭的！」

他手持一塊磚頭，朝自己額上一拍——

磚頭應聲碎裂了，他可沒見血。好一股硬勁！

「果真是小石頭呢！」

觀眾又給他掌聲了。還扔下銅板呢。

他像個小英雄地，挽回一點尊嚴。

牽著娘手的孩子，頭一回見到這麼的一個好樣的，嚇呆了。非常震撼。

誰知天黑得早。

還下了一場輕淺的初雪。它到早了，人人措手不及。

兩行足印，一樣輕淺，至一座四合院外，知機地止住了。不可測的天氣，不可測的未來。孩子倒退了一步。

這座落北平肉市廣和樓不遠。

「小豆子，過來。」

娘牽住他的手。她另一隻手拎著兩包糕點，一個大包，一個小包。外頭裹著黃色的紙，紙上迷迷地好似有些紅條子，表示喜氣。

院子裏頭傳來叱喝聲。

只見關師父鐵般的臉，閃著怕人的青光，脖子特別粗。眉毛、鬍子，連帶耳洞的毛都翹起來了。

「你們這算什麼？三十六著，走為上著？你們學的是什麼藝？拜的是什麼師？混帳！」

屋子裡飯桌旁，徒兒們，一個一個，腦袋垂得老低，五官都深深埋在胸口似的，一字排開，垂手而立。還在餓著。

滿頭癩痢的小癩子，一身泥污，已被逮回來，站在最末。

「文的不能唱，武的他媽的不能翻！怎麼掙錢？嘎？」

大夥連呼吸也不敢。沒有動靜。

關師父忽地暴喝。像發現嚴峻的危機：「連猴兒都演不了，將來怎麼做人？媽的！」

一手拎起竹板子，便朝小癩子打下去。

「逃？叫你逃？我調教你這些年你逃？」

小癩子死命忍住，抽搐得快沒氣。

打過小癩子，又順便一一都打了，洩憤。

哭聲隱隱起了。

「哭？」

誰哭誰多挨幾下，無一倖免。就連那拍磚頭的小石頭也挨打。

「你！明兒早起，自己在院子裡練一百下旋子！」

「是。」

「響亮點！」

「是！」

師父再游目四顧，逮住一個。

「你！小三子，上場亮相瞪眼，是怎麼個瞪法？現在瞪給我瞧瞧。」

小三子猶豫一下。

「瞪呀！」橫來一喝。

他把眼一睜。

師父怒從心上起：「這叫瞪眼？這叫死羊眼！我看你是大煙未抽足啦你。明兒拿面鏡子照住，瞪一百下！」

折騰半晚，孩子只以眼角瞥著桌上窩窩頭。窩窩頭旁邊有一大鍋湯，湯上浮著幾根菜葉。一個個在強忍饑腸輾轉，餓得就像湯中盪漾著的菜葉，淺薄、無主、失魂落魄。

「若要成材顯貴，就得下苦功。吃飯吧。」

意猶未盡，還教訓著：

「今後再是這副德性，沒出息，那可別打白米飯、炒蝦仁的主意啦！就是做了鬼，也只有啃窩窩頭的份兒！記住啦？」

「記住了！」眾口一聲。窩窩頭也夠了。還真是人間美味，一人一個，大口的吃著。小石頭用繩子綁了一個銅板，把銅板蘸在油碗中，然後再把油滴到湯裡去。大人和小孩，望著那油，一滴、兩滴。

都盼苦盡甘來。

「關師父。」

母子二人，已一足踏入一個奇異的充滿暴力似的小天地，再也回不了頭了。

關師父一回頭，見是外人，只吩咐徒兒：「吃好了那邊練功去。」

放下飯碗一問：

「什麼名兒？」

「問你呀！」娘把這個惶惑的，夢裡不知身是客的孩子喚住。

「——小豆子。」怯怯地回應。

「什麼？大聲點！」

娘趕忙給他剝去了脖套，露出來一張清秀單薄的小臉，好細緻的五官。

「小豆子。」

關師父按捺不住歡喜。先摸頭、臉、看牙齒。真不錯，盤兒尖。他又把小豆子扳轉了身，然後看腰腿，又把他的手自口袋中給抽出來。

小豆子不願意。

關師父很奇怪，猛地用力一抽：

「把手藏起來幹嘛——」

一看，怔住。

小豆子右手拇指旁邊，硬生生多長了一截，像個小枝椏。

「是個六爪兒？」

材料是好材料，可他不願收。

「嘿！這小子吃不了這碗戲飯，還是帶他走吧。」

堅決不收。女人極其失望。

「師父，您就收下來吧？他身體好，沒病，人很伶俐。一定聽您的！他可是錯生了身子亂投胎，要是個女的，堂子裡還能留養著……」

說到此，又覺為娘的還是有點自尊：

「——不是養不起！可我希望他能跟著您，掙個出身，掙個前程。」

把孩子的小臉端到師父眼前：

「孩子水蔥似地，天生是個好樣……，還有，他嗓子很亮。來，唱——」

關師父不耐煩了，揚手打斷：

「你看他的手，天生就不行！」

「是因為這個麼？」

她一咬牙，一把扯著小豆子，跑到四合院的另一邊。廚房，灶旁……。

天色已經陰暗了。玉屑似的雪末兒，猶在空中飛舞，飄飄揚揚，不情不願。無可選擇地落在院中不乾淨的地土上。

萬籟俱寂。

所有的眼睛把母子二人逼進了斗室。

才一陣。

「呀——」

一聲非常淒厲、慘痛的尖喊，劃破黑白尚未分明的夜幕。

練功的徒兒們，心驚肉跳，不明所以。小石頭打了個寒噤，情知不妙。

一頭驚懼迷茫的小獸，到處覓地躲撞，覷空子就鑽，雪地上血跡斑斑……。

挨過半晌。

堂屋裡，只聞強壓硬抑的嚥氣、抽泣。悉悉，在雪夜中微顫。孤注一擲。

是一個異種，當個凡俗人的福分也沒有。

那麼艱辛，六道輪迴，呱呱墮地，只是為了受上一刀之剝？

剝開骨血。剝開一條生死之路……。

大紅紙摺攤開了。

關師父清清咽喉，斂住表情，只抑揚頓挫，唱著一齣戲似地：

「立關書人，小豆子——」

徒兒們，一個、兩個、三個……，像小小的幽靈，自門外窺伺。

香在祖師爺的神位前纏繞著。

也許冥冥中，也有一位大夥供奉的神明，端坐祥雲俯瞰。他見到小豆子的右掌，有塊破布裹著，血緩緩滲出，化成胭紅。如一雙哭殘的眼睛，眼皮上一抹。無論如何，傷痛過。

小豆子淚痕未乾，但咬牙忍著，嘴唇咬出了血。是半環青白上一些異色。

「來！娘給你尋到好主子了。你看你運氣多好！跪下來。」

小豆子跪下了。

「年九歲。情願投在關金發名下為徒，學習梨園十年為滿。言明四方生理，任憑師父代

行，十年之內，所進銀錢俱歸師父收用。倘有天災人禍，車驚馬炸，傷死病亡，投河覓井，各由天命。有私自逃學，頑劣不服，打死無論……」

聽此至，娘握拳不免一緊。

「年滿謝師，但憑天良。空口無憑，立字為據。」

關師父抓住小豆子那微微露在破布外的指頭沾沾印泥，按下一個朱紅的半圓點。

傷口悄悄淌下一滴血。

關書上如同兩個指印，鐵案如山。

娘拈起毛筆，顛危危地，在左下角，一橫，一豎，畫個十字。乏力地，她抖了一抖。

她望定他。

在人家屋簷下，同光十三絕一眾名角舊畫像的注視下，他的臉正正讓人看個分明，卻是與娘親最後相對。讓他向師父叩過頭，挨挨延延，大局已定。

把大包的糕點送給了師父，小包的，悄悄塞給他：「兒！慢慢地吃。別一下子就吃光了。攤開一天一天的吃。別的弟兄讓你請，你就請他們一點。要聽話。大夥要和氣。……娘一定回來看你的！」

說來說去，叮嚀的只是那小包糕點，也不知該說什麼好了。如果是「添飯加衣」那些，又怕師父不高興。

終於也得走了。

她狠狠心，走了。為了更狠，步子更急。在院子裏，幾乎就滑跌。一個踉蹌，頭也不回，走得更是。如果不趕忙，只怕馬上捨不得，回過頭來，前功盡廢，那又如何？

想起一個婦道人家，有閒幫閒，否則，趴在藥鋪裡搓蠟丸兒、做避瘟散，或是洗衣服臭襪子……。

冬天裏，母子睡在破落院裏閣樓臨時搭的木板上，四隻腳凍得要命，被窩像鐵一般地涼薄，有時，只得用大醬油瓶子盛滿開水，給孩子在被窩裏暖腳……。

但凡有三寸寬的活路，她也不會當上暗門子。她賣了自己去養活他。——有一天，當男人在她身上聳動時，她在門簾縫看到孩子寒碇的能殺人的眼睛……。

小豆子九歲了。娘在三天之內，好像已經教好他如何照顧自己一生。說了又說，他不大明白。

他只知道自己留下來，娘走了。

她生下他，但她賣了他。卻說為了他好。

小豆子三步兩步跑到窗台，就著紙糊的窗，張了一線縫，她還沒走遠。目送著娘寂寂再於

今冬初雪，直至看不見。

他的嘴唇噙動，無聲：

「娘！」

關師父吩咐：

「天晚了。大師哥領了去睡吧。」

小石頭來搭過他肩頭、小豆子身子忽被觸碰，用力一甩，躲開了。

小石頭道：

「鐘樓打鐘啦，鑄鐘娘娘要鞋啦，聽到嗎？鞋！鞋！鞋！睡覺吧。」

小豆子疑惑了：

「鑄鐘娘娘是誰？」

「是——一隻鬼魂兒！哈哈！」小石頭嚇唬他，然後大咧咧地走了。小豆子趕緊尾隨。到了偏房，小石頭只往裡一指。

屋裡髒兮兮的。是一個大炕。不夠地方睡，練功用的長板凳都搭放在炕沿了。

四下一瞧，這衣衫襤褸，日間扮猴兒的師兄弟們，一人一個地盤。只自己是外人。何處是容身之所？覷得一個空位，小豆子怯怯地爬上去。

凶巴巴的小三子欺新，推他一把：

「少佔我的地，往裏擠。一邊裏待著！」

大夥乘機推撞，嬉玩。不給他空位。

小豆子舉目無親地怔住，站著，拎住一包糕點，像是全副家當。很委屈。

小石頭解溲完了，提溜著褲子進來，一見此情此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

「幹什麼？欺負人？」

一躍上炕，把小三子和小煤頭的鋪蓋全掀翻。師哥倒有點威望：

「你們別欺負他！來！你睡這個窩。」

然後擺開架式，向著眾人：

「誰不順毛誰上，八個對一個！」

一見小石頭撿起破磚頭，全都意興闌珊，負氣躺下來。小三子猶在嘀咕：

「誰有你硬？大爺沒工夫——」

「什麼？」

終於也都老實下來。小豆子認得這是小石頭的絕活，印象很深。但只覺這人嗓大氣粗，不願接近。

躺到炕上，鑽進一條大棉被窩裡，擠得緊凍得慌。一個人轉身，逼令整排的都得翻。練功太累了，睡得沈。

只有小豆子，在陌生的環境，黑魘魘。傷口開始疼。一下子少了一小截相連過的骨肉，它不在了，他更疼。乾瞪著眼，發愣，咬著牙在忍。

靜夜裡，忽地傳來嗚咽聲，斷續啾啾，一如鬼哭。小癩子在另一頭，念著娘：

「……娘呀，我受不了啦……你們把我打死算了……嗚嗚嗚……」

小豆子恐怖地，一動也不敢動。淚水滾下來。小石頭被弄醒了。

「怎麼還不睡？煩死人！」

「惦著……娘。」

「哦，」小石頭一轉念，信口開河來安慰他：「不要緊，過年她準來看你的。睡吧。」

見小豆子不大信任地瞅著自己，只好岔開點兒：「爹呢？」

「跑掉了。你爹跟娘呢？」

小石頭只豁達地打個哈哈：

「那兩個玩藝兒我壓根兒沒見過。我是石頭裡鑽出來的！哎呀，好睏呀——」

小豆子忍不住破涕苦笑。

只見小石頭馬上已睡著了，真是心無旁騖。天更黑了。

第二天一早，剃頭了。關師父用剃刀一刮，一把柔軟漆黑的頭髮飄灑下地，如一場黑色的雪。一下又一下……。

小豆子非常不情願。一臉委曲。

「別動！」關師父把他頭兒用力按住：「叫你別動！」

小豆子巴嗒著大眼睛。他一來，失去一樣又一樣。

關師父向著門外：「誰，給拿件棉衣來。」又吩咐：「小粽子你們兩個攥煤球去。順便看看水開了沒有。」

「是。」都是朗朗的應聲。

小石頭拎了棉衣來：

「湊合著穿。」

「謝謝師哥。」

頭剃了，衣服一套，小豆子跟同門的師兄弟一個模樣了。他把頭搖了搖，又輕，又涼。不習慣。但混在一處，分不清智愚美醜，都是芸芸眾生。

以後每天惺忪而起，大地未明，他們共同使用一個大湯鍋的水洗臉。臉洗不乾淨，肚子也吃不飽。凍得縮著脖子，兩手籠在袖裡，由關師父領了，步行到北平西南城角的陶然亭喊嗓去。

陶然亭，它的中心是一座天然的土丘，遠遠望去，土丘上有一座小巧玲瓏的寺宇，寺宇裡面，自是雕樑畫棟，玉階明柱，配廂迴廊，佈局森嚴。但孩子們不往這邊灣，他們隨師父到亭下不遠，一大片蘆葦塘，周圍丘陵起伏，荒野亂墳，地勢開闊。

正是喊嗓的好地方。

孩子四散，各找一處運氣練聲：

「咿——呀——啊——嗚——」

於晨光曖昧之際，一時便似趕不及回去的鬼，淒淒地哭喊。把太陽哭喊出來。

童稚的悲涼，向遠方飄去，只迎上一些背了書包上學堂的同齡小孩，他們在奔跑跳躍追逐，傭人喚不住，過去了。

天已透亮，師父又領回四合院。街面上的早點舖剛起火開張，老百姓剛預算一天的忙碌。還沒吃窩窩頭，先聽師父訓話，大夥站得挺挺的，精神抖擻，手放背後，踏大字步。

師父在訓話時更像皇上了：

「你們想不想成角兒？」

「想！」——文武百官在應和。

「梨園的飯碗是誰賞的？」

「是祖師爺賞的！」

「對！咱們京戲打乾隆年四大徽班進京，都差不多兩百年了，真是越演越紅越唱越響，你們總算是趕上了——」

然後他習慣以凌厲的目光橫掃孩子們：

「不過，戲得師父教，竅得自己開。祖師爺給了飯碗，能不能盛上飯，還得看什麼？」

「吃得苦！長本事！有出息！」

關師父滿意了。

練功最初是走圓場，師父持一根棍子，在地面上敲，篤、篤、篤……。

孩子們拉開山榜，一個跟一個。

「跟著點子走，快點，快點，手耗著，腿不能彎，步子別邁大了……。」

日子過去了。就這樣一圈一圈的在院子中走著，越來越快，總是走不完。棍子敲打突地停住，就得挺住亮相。一兩個癱下來，散漫的必吃上一記。到了稍息，腿不自己地在抖。好累。

還要壓腿。把腿擱在橫木樑上，身體壓下去，立在地上的那條腿不夠直，師父的棍子就來了。

一支香點燃著。大夥偷看什麼時候它完了，又得換另一邊耗上。

小癩子又淚汪汪的。

關師父很不高興：

「什麼？腿打不開？」

隨手指點一個：

「你，給他那邊撕撕腿，橫一字。」

小豆子最害怕的，便是「撕腿」。背貼著牆，腿作橫一字張開，師父命二人一組，一個給另一個的兩腿間加磚塊，一塊一塊的加，腿越撕越開。偷偷一瞥，小癩子眼看是熬不住了，痛苦得很。

此時，門外來了個戴鑲銅眼鏡的老師爺，一向給春花茶館東家做事。來看看貨色。

關師父一見，非常恭敬：

「早咧。師大爺。」

便把徒兒招來了：

「規規矩矩的呀，見人帶笑臉呀。來，」

一壁賠笑：

「這些孩子夾磨得還瞅得過眼去。您瞧瞧。」

一個一個，棍子底下長大，什麼搶背、鯉魚打挺、烏龍絞柱、側空翻、飛腿、筋斗、下拱橋……，都算上路。老師爺早就看中小石頭了，總是著他多做一兩個，末了還來個摔叉。

「來了個新的。這娃兒身子軟，好伶俐。小豆子，擰旋子看看。」

小豆子先整個人懸空一飛身，豈料心一慌，險險要仆倒，他提起精神，保持個燕式平衡，安全著陸。師父在旁看了，二話不說，心底也有分數。是比小石頭還定當點。

誰知他立定了，忽兒悲從中來，大眼睛又巴嗒巴嗒地眨，滾著劫後餘生的驚恐淚珠。

師父叱罵：「沒摔著就哭，摔著了豈不要死？」小豆子眼淚馬上往回滾去，一剎間連哭也不敢，心神不定。

「表演個朝天蹬，別再丟臉了。」

小豆子抬起腿，拉直，往額上扳，有點抖。

「朝天蹬嘛！」師父急了：「抬高，叫你抬高！直點！」

他一屁股跌在地上。

關師父氣極，連帶各人的把式都前功盡廢似地，顏面過不去，怒火沖天：

「媽的，你也撕撕腿去！」

小豆子望向可怖的牆根。小癩子正受刑般耗著，哭啞了嗓子：

「疼死了！娘呀，我死給你看呀，您領我回家去吧，我要回家……」

他想，自己也要受同樣的罪，上刑場了。臉色白了，先踢腿，鬆筋骨。

「哎——」

小三子給他加磚塊。一、二、三、四……。撕心裂肺的叫聲，大夥都聽見了。小石頭心中有點不忍。

乘師父訕訕地送老師爺出門時，小石頭偷偷開溜，至牆根，左右一望，雙手搓搓小豆子的腿，趁無人發覺，假裝踢石子，一腳把磚踢走。一塊，兩塊。又若無其事地跑開。

為此，小豆子覺得這師哥最好。

小石頭為了自己的義舉竊喜：

「好些吧？嘻嘻！」

只見小豆子臉色一變。情況不妙了。一回頭，關師父滿臉怒容：

「戲還沒學成，倒先學著偷工減料！丟人現眼！都不想活了！」

一聲虎吼：

「他媽的！還拉幫結黨，白費我心機！全都給我打！搬板凳，打通堂！」

「打通堂」，就是科班的規矩，一個不對，全體株連，無一倖免。

孩子們跑不了，一個換一個，各剝下半截褲子，趴在長板凳上，輪流被師父打屁股。啪嗒啪嗒的響。

隔壁的人家，早已習慣打罵之聲。

關師父狠狠地打：

「臭泥巴，吃不得苦！一顆老鼠糞，壞我一鍋湯！」

心中一股鬱悶之氣，都發洩在這一頓打上。不如意的人太多了，女人可以哭，孩子可以哭，但堂堂男子，只能假不同的借口抒洩：轟烈地打噴嚏、凶狠地打呵欠、向無法還手的弱小吼叫。這些湧澎湃，自是因為小丈夫，吐氣揚眉的機會安在？又一生了，只能這樣吐吐氣吧。生活逼人呀，私底下的失望、恐慌、傷痛……。都是手底下孩子不長進，都是下三濫爛泥巴。

他的凶悍，蓋住一切心事。重重心事，重重的不如意。想當初，自己也是個好角兒呀……。

輪到主角爬上板凳了。

小石頭是個挨打的「老手」，在痛楚中不忘叮囑小豆子：「繃緊——屁股——就不疼——。」

小豆子涕淚淋漓，繃緊屁股，啃著板凳頭。

「你這當師哥的該打不該打？」

又怒問：

「你說，你師哥這麼縱容你，該打不該打？說！」

小豆子一句話也不肯說。

「不說？你擰？」

把氣都出在他身上了。關師父跟他幹上了：「我就是治你！」

忽爾像個冤家對頭人。打得更凶。

小豆子死命忍著。

交春了。

他也來了好幾個月，與弟兄們一塊，同遊共息，由初雪至雪霽。

孩子們都沒穿過好衣服。他們身上的，原是個麵口袋，染成黑色，或是深顏色，做衣服，冬天加一層棉，便是棉衣。春暖了，把棉花抽出來攔好，變成兩層的夾衣。到了夏天，許

是再抽下一層，便是件單衣。大的孩子不合穿，傳給小一點的孩子。破得不能穿了，最後把破布用漿糊裱起來，打成「裕褸」做鞋穿。

天橋去熟了，混得不錯，不過賣藝的，不能老在一個地方耍猴，也不能老是要猴。難道吃定天橋不成？

孩子長得快，拉扯地又長高了。個個略懂所謂十八般武藝：弓、弩、槍、刀、劍、矛、盾、斧、鉞、戟、鞭、撾、叉、把頭、綿繩套索、打。不過「唱、做、念、打」，打還只是砸基礎。

關師父開始調教唱做功架。

天氣暖和了，這天燒了一大鍋水，給十幾個孩子洗一回澡。這還是小豆子拜師入門以後，第一次洗澡，於蒸汽氤氳中，第一次，與這麼多弟兄們肉帛相見，袒腹相向。

取一個木勺子，你替我澆，我替你澆。不知時光荏苒。忽聞得「鞋！鞋！鞋！」的鐘聲傳來。

小豆子無端想起他與娘的生離。「師哥，我好怕這鐘聲。」

「不用怕，」才長他三年，小石頭懂的比他多著呢：「不過是鑄鐘娘娘想要回她的鞋吧。你聽，不是『要鞋！要鞋！』這樣喊著嗎？」

「你不是說，她是隻鬼魂兒麼？」小豆子記得牢：「她為什麼要鞋？」

各人見小豆子不曉得，便七嘴八舌地逞能，務要把這傳奇，好好說一遍。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個皇帝斂盡了城裡的銅錢，強迫所有銅匠為他鑄一口最巨大的銅鐘，一回兩回都不成功，銅匠幾乎被他殺光了。」

「有一個老銅匠，用盡方法一樣不成，便與女兒抱頭痛哭，說他也快被皇帝殺頭了。」

「這姑娘一定要到熔爐旁邊看，就在最後一爐銅汁熔成了，一跳跳進裡頭去。」

「就像我們練旋子一樣，一跳——」一個小師哥還赤身示範起來，誰知失足滑了一跤。大夥笑起來，再往下說：

「老父親急了，想救她，已經來不及，一把只抓住她一隻鞋。」

「銅鐘鑄好了，就是現在鼓樓後鐘樓前的那一口。晚上撞鐘報更時，都聽得她來要鞋的。」

小豆子又害怕。

「你怎不曉得鑄鐘娘娘的故事？」小石頭問。「你娘沒跟你說？」

小三子最看不過，撇撇嘴：

「也許你娘也不曉得。」

「不！」小豆子分辯，也護著娘：「她曉得。她說過了，我記不住。」

「你娘根本也不曉得。」

「你娘才沒說過呢！」

小豆子於此關頭，沒來由的憎恨這侮辱他娘的小師哥。

「算啦別吵啦，」小石頭道，「我們不是聽娘說的，是拉胡琴的丁二叔說的。」

「呀——」小豆子忽地張惶起來：「丁二叔，哎！明兒得唱了。」

他心神回來了、也不跟人胡扯了，趕忙背著戲文：

「我本是男兒郎，又不是女嬌娥——」

小石頭木勺的水迎頭澆下。

「又岔到邊裡去了。是『我本是女嬌娥，又不是男兒郎——』。」

幾個孩子架著髒兮兮的小癩子進來，把他像木偶傀儡一樣扔到水裏去，濺起水花。

小癩子只一壁叨叨不清，成為習慣。

「別逗了，煩死了。反正我活不長啦，我得死了。唉喲，誰踩著我啦？——」

四下喧鬧不堪，只有小豆子，念著明兒的「分行」，不安得很。

小石頭鼓勵他：

「來，再背。就想著自己是個女的。」

小豆子堅決地：

「好！就想著，我小豆子，是個女的。『我本是女嬌娥，又不是——。』」

師兄弟們全沒操那份心。他們只是嬉玩著，舒服而且舒坦。又愛打量人家的「雞雞」。

「曖，你的雞雞怎麼是彎的？」

一個也全無機心，拿自己那話兒跟人一比：「咦？你這比我小！」

一塊成長，身體沒有秘密。只有小豆子，他羞怯地半側著身子，就叨念著，自己是個女的……。

斷指的傷口全好了。只餘一個小小的疤。春夢快將無痕。

這天是「分行」的日子。

孩子們穿好衣服，束好腰帶，自個伸手踢腳喊嗓，之後，一字排開。

眼前幾個人呢。除開關師父，還有上回那師大爺，拉胡琴的歪鼻子丁二叔。大人們坐好了，一壁考試一壁掂量。

就像買豬肉，挑肥揀瘦。

先看臉盤、眉目。挑好樣的生。

「過來，」關師父喊小石頭：「起霸看看。」

小石頭起霸，唱幾句「散板」：

「烏騅它竟知大勢去矣，

因此上在櫪下，

咆哮聲嘶！

輪到下一個，氣有點不足，可很文，也能唱小生。又到下一個……。

「這個長得醜。」

「花臉倒是看不出。」關師父護著。

「這個指頭太粗了。」

「這個瘦伶伶的，不過毯子功好，筋斗可棒呢！」

「這個……」

一個一個被揀去了，剩下些胖的、眼睛小的、笨的……，因沒有人要，十分自卑難過。只在踢石子，玩弄指頭兒，成王敗寇的殘酷，過早落在孩子身上。

到底也是自己手底下的孩子，關師父便粗著嗓門，像責問，又似安慰：

「小花臉、觔斗、武打場不都是你們嗎？戲還是有得演的。別以為『龍套』容易呀，沒龍套戲也開不成！」

大夥肚裡吃了螢火蟲。

師大爺又問：

「你那個絕貨呢？」

胡琴拉起了。

關師父得意地瞅瞅他，把小豆子招來：

「來一段。」

不知恁地，關師父常挑一些需得拔尖嗓子的戲文讓他練。自某一天開始——

四合院裡還住了另外兩家人，他們也是窮苦人家，不是賣大碗茶，就是替人家補襪底兒、補破襖。也有一早出去幹散活的：分花生、擇羊毛、搬磚塊、砸核桃兒……。

賣茶的寡母把小木車和大銅壺開出去，一路的吆喝：

「來呀，喝大碗茶呀……水開茶醞，可口生津啊，喝吧……」

師父總是扯住他教訓。只他一個。

「小豆子你聽，王媽媽使的是真聲，這樣吆喝多了，嗓子容易啞，又費力氣。你記住，學會小嗓發聲，打好了底……。」

今天小豆子得在人前來一段了。

昨兒個晚上，本來背得好好的。他開腔唱了：「我本是——我本是——」

高音時假聲太高，一下子回不過來。回不過來時心慌了。

又陷入死結中。

關師父眯眼著眼：

「你本是什麼呀？」

「我本是男兒郎——」

正抽著旱的師父，「噹啣」一聲把銅鍋敲桌面上。

小豆子吃了一驚，更忘詞了。

小石頭也怔住。大夥鴉雀無聲。

那銅鍋冷不提防搗入他口中，打了幾個轉。

「什麼詞？忘詞啦？嘎？今兒我非把你一氣貫通不可！」

師大爺忙勸住：

「別搗壞了——」

「再唱！」

小豆子一嘴血污。

小石頭見他吃這一記不輕，忙在旁給他鼓勵，一直盯著他，嘴裡念念有詞，幫他練。小豆子含淚開竅了。琅琅開口唱：

「我本是女嬌娥，
又不是男兒郎……

見人家夫妻們灑落，
一對對著錦穿羅，

啊呀天，不由人心熱似火——

嗓音拔尖，孃孃糯糯，淒淒迷迷。傷心的。像一根繡花針，連著線往上扯，往上扯，直至九霄雲外。

師大爺閉目打著拍子。弟兄們只管瞅住他。

小豆子過關了。

師父躊躇滿志：

「哼！看你是塊料子才逼你！」

他的命運決定了。

他童稚的心溫柔起來。

「不好了！不好了！——」

一個徒兒驀地走過來，驚擾一眾的迷夢。

胡琴突然中斷了。

「什麼事？」

小黑子倉惶失措，說不出話來：

「不好了！不好了！」

好景不常。院子馬上鬧成一片。

雜物房久不見天日。

堆放的儘是刀槍把子，在木架子上僵立著。簡陋的砌末、戲衣、箱槓，隨咿呀一響，木門打開時，如常地映入眼簾。

太陽光線中漫起灰塵。

見到小癩子了——

他直條條地用腰帶把自己吊在木架子上面。地下漾著一攤失禁流下的尿。

孩子們在門外在師父身後探看。他們第一次見到死人。這是個一直不想活的死人。

小豆子帶血的嘴巴張大了。彷彿他的血又汨汨湧出。如一攤尿。

這個沉寂、清幽的雜物房，這才是真正的迷夢。小癩子那堅持著的影兒，壓在他頭上肩身上。小豆子嚇得雙手全摀著眼睛。肩上一沉，大吃一驚，是小石頭過來摟著他。

木門砰然，被關師父關上了。

這時節，明明開始暖和的春天，夜裡依舊帶寒意，尤其今兒晚上，炕上各人雖睡著了，一個被窩猶在嗦嗦發抖。

小石頭被弄醒了：

「怎麼啦？」

小豆子囁嚅。

「好怕人呀，小癩子變鬼了？」

小石頭忽地一骨碌爬起來，把褥子一探：「我還夢見龍王爺發大水呢，才怪，水怎麼熱呼呼的？尿炕了！」

「我……」

小石頭支起半身把濕淋淋的褥子抽出來，翻了過兒。

「睡吧。」

小豆子哆嗦著。小石頭只好安慰他：

「你抱緊我，一暖和就沒事兒。鬼怕人氣。」

他鑽到他懷中，一陣，又道：

「師哥，沒你我可嚇死了。」

「耍種才尋死。快睡好。明兒卯上勁練，卯上勁唱，成了角兒，哈哈，唱個滿堂紅，說不定小癩子也來聽！」

樂天大膽的小石頭，雖是個保護者，也一時錯口。聽得「小癩子」三個字——

「哇——」

小豆子怕起來，抱得更緊。

「誰？」外頭傳來喝令：「誰還不睡？找死啦？」

師父披了件襖子，掌燈大步踏進來。

「——我。」

「吵什麼？吵得老子睡不著，他媽的！」

關師父因著白天的事，心裡不安寧，又經此一吵，很煩。一看之下。火上加油：

「尿炕？誰幹的好事？」

全體都被吵醒了。沒人接話碴兒。師父怒目橫掃。小石頭眼看勢色不對，連忙掩護小豆子，也不多想，就搶道：

「我。」

小豆子不願師哥代頂罪，也搶道：

「我。」

如此一來，惹得關師父暴跳如雷：

「起來！起來！通通起來——」

待要如常的打通堂。

孩子們順從地，正欲爬起來。

關師父無端一怔，他想起小癩子的死。想起自己沒做錯過什麼呀，他也是這樣苦打成招似地練出來的。「要想人前顯貴，必得人後受罪」，當年坐科時，打得更厲害呢，要吃戲飯，一顆汗珠落地摔八瓣……。

他忽地按捺住。但，嗓門仍響：

「都躺好！我告訴你們呀，『分行』了，學藝更要專一，否則要你們好看！」

把油燈一吹。燈火嘆一口氣，滅了。

他又大步地踏出去。

第二天一早，師父跟師大爺在門邊講了很多話，然後出去了。

大夥心中估量，自顧自忐忑。

不一會，師大爺拎著燒餅回來了，分了二人一組，燒餅在孩子眼前，叫他們注視著。練眼神。

「眼珠子隨著燒餅移：上下轉、左右轉、急轉、慢轉……」

大門口有人聲。

孩子們的眼珠子受了吸引，不約而同往外瞅著，不回轉了。

只見兩個苦力拉著平板車，上面是張蓆子，蓆子草草裹著，隱約是個人形。關師父點頭哈腰，送一個巡捕出門。

大夥目送著同門坐科的弟兄遠去。

小豆子在小石頭耳畔悄悄道：

「小癩子真的走出去了！」

他出去了。只有死掉，才自由自在走到外邊的世界。自門縫望遠，「它」漸行漸遠漸小……。

小豆子頭上挨了一記銅鍋子。

關師父，他並沒改過自新，依舊鏗而不捨地訓誨：

「人活靠什麼？不過是精神。這精神靠什麼現亮？就這一雙眼珠子。來！頭不准動，脖子也不准動，只是眼珠子斜斜的滾……。」

練熟了，眼皮、眼眶、眉毛都配合一致。生旦淨丑的角色，遇到唱詞道白都少的戲，非靠眼神來達意。所謂「眼為情苗，心為欲種」。

眼為情苗。

一生一旦。打那時起，眼神就配合起來，心無旁鶩。

第二章 野草閒花滿地愁

南風熏暖。霞光綺雲中，孩子們到陶然亭喊噪去。雨後的兒，爭相破土而出。

「師父挑了我做旦，你做生。那是說，我倆是一男一女……。」

「是呀，那一齣齣的戲文，不都是一男一女在演嗎？」

「但我也是男的。」

「誰叫你長得俊？」

幾個被編派做龍套的孩子，很快也忘掉他們的命途多舛，不盡如意。圍過來說話：

「你倒好，只你一個可以做旦，我們都不行。」

艷羨之情，溢於言表。其實大夥根本不太明白，當了旦角，是怎麼一回事。只道他學藝最好，所以十個中挑一個。自己不行，也就認命了。不然又能怎樣？

小豆子就這樣開始了他的「旦角」生涯。關師父也開始把他細意調理，每個動作、身段，柔靡的、飄蕩的，簡直是另一世界裏頭的經驗。

硬受了一刀傷疼的手，脫胎換骨，重生了。

他攤著蘭花手，繞個腕花，在院子中的井欄邊上，輕輕走圓台，一步、一步、一步。腳跟子先試試位置，然後是腳掌，然後到腳尖。緩緩地緩緩地半停頓地好不容易到了花前，假裝是花前，一下雙晃手指點著牡丹，一下雲手回眸，一下穿掌托腮凝思，眼神飄至老遠，又似好近。總之，眼前是不是真有花兒呢？是個疑團。——時間過得很快，眼神流得很慢。一切都未可卜。

萬般風情。

小豆子唱著「思凡」：

「小尼姑年方二八，

正青春被師傅削去了頭髮，

見幾個弟子遊戲在山門下，

他把眼兒瞧著咱，

咱把眼兒覷著他，

兩下裡多牽掛……」

當她嬌羞回望，眼角斜睨過去，便見小石頭們在開打。

關師父邊敲銅鑼，邊給點子，燦爛聲喧中，永遠有他的吼叫：

「要打的合節奏，不能一味蠻打、狠打、硬打、亂打……。」

小石頭亮相，也真有點威儀，不失是個好樣的生。人人用各式兵器壓住他的大槍，他用霸王腔調爆吼一聲，將眾人擋開，打將起來。

他適才見到小豆子，蘭花指理鬢、整襟、提鞋、穿針、引線……同是男的，大家學的卻兩樣，想想也好笑。便被小豆子瞥到了。

在這喧囂中的沉默。

小豆子想：「真好。很快就可與師哥合演一台戲了。」

正忘形時，關師父一喝：

「看什麼？那是生淨活路，沒你的事。給我踩橋去。各練各的！」

在基本的訓練功夫中，還有躡工，一踩躡，全身重心就都集中在足尖和腳掌之間。師父那麼大個子，在熱天裡敞開上衣，見肚臍上還長毛，一直往上長著呢。怎能想像他會得踩躡？所以一徒兒圖看新鮮，圍過來。師父只憑口說，讓小豆子在圈心練著。

「小肚子往內收，收呀，吸一口氣，肌肉往上提，試試看。」

小豆子婀娜地立起「三寸金蓮」，娉婷走幾步，身子不敢癱下來偷懶歇工。晃盪幾下，不穩當，險險要跌。小石頭上前急扶一把。

大局已定。

二人相視一笑。

「春花茶館」的周遭是小桌子，茶客沏了壺好年茶，嗑著瓜子，淡著餅餌。也聽聽戲。有的客人把一排排長板凳搬到前面坐下，後面的便說笑打鬧，說壞了規矩。

小二提著大銅壺，跑腿的窮孩子給大夥遞毛巾把子，也有買賣糖果、花生仁兒的，冬天還賣糖炒栗子。乘機看蹭兒戲。

茶館讓出一片空地作為前台，旁邊有紅底黑字的戲碼，上書「英會」。

這「英」，原就是師大爺給東家推許過的科班小子。關師父那天拎了點心匣子來見過。東家爺們在調弄小鳥，回頭打量打量幾個台柱，還登樣。

「你給我開個戲碼，替你插個場子就是。可咱的規矩——」東家道：「第一是唱白天，第二是唱開場，第三……」

「成啦成啦，給孩子一個機會見見世面，踏踏台毯嘛，這就鞋面布做帽子——高升了。其他嘛，賞孩子們幾大枚點心錢就好。」

正式扮戲了。

前台左右各有上場門下場門，後面鬧嚷嚷的。師父給每人畫了半邊：「自己照著這一半來上油彩，給你們看著樣兒。」

於是都仔細端詳鏡中的陰陽臉，抖呀抖的妝扮著，最後搖身一變，成為一個個古人。

「哎，用白的用白的，你瞧，你這邊不是畫多了嗎？鍾無艷一樣！」

小豆子第一次扮演美人，吊梢鳳眼，胭脂緋紅連綿腮邊臉頰眼瞼上，不知像什麼。也許一個初生的嬰兒也是這般的紅通通。

「我替你畫。」小石頭興起，在另一邊臉上依樣葫蘆。

「小石頭你管你自己不就成了？磕一個頭放三個屁，行好沒有作孽子。你替他畫了，他自己不會畫，這不就害苦他？以後你照應他一輩子呀？」

小石頭只好死死地溜開，還嘀咕：

「一輩子就一輩子！」

小豆子自鏡中朝他作個鬼臉，他也不反應，自顧自裝身去，好一副倔脾氣。

師父又過來打量小豆子的妝扮。

不對勁，加添了數筆，發牢騷：

「祖師爺賞你飯吃，成了紅角兒，自有包頭師父，現在？談不上！」

終於鑼鼓響起。拉胡琴的歪鼻子丁二叔問：「準備好啦？上場囉！」

上場了：生是呂布，旦是貂蟬。還有董卓、諸葛亮、關公、張飛……。戰戰兢兢唱一場。

小石頭出場時，小豆子躲在一壁偷看，手心都出汗了。輪到他出場，二人在茶館的中心，勉力地唱著不屬於他們年歲的感情，一點也不明白，只是生生地背著詞兒，開腔唱了。呂布與貂蟬，春花茶館。是呀，英會，「英」的奠基。

二三十年代，社會中人分三六九等，戲曲藝人定為「下九流」，屬於「五子行業」。那五子？是戲園子、飯館子、子、澡堂子、挑擔子。好人都不幹「跑江湖」事兒。

五子中的「戲子」，那麼的讓人瞧不起，在台上，卻總是威風凜凜，千嬌百媚。頭面戲衣，把令人沮喪的命運改裝過來，承載了一時風光，短暫欺哄，一一都是英雄美人。

還沒下妝，十歲上下的「英」，一字排開，垂手而立，讓師父檢討這回踏台毯得失。關師父從來不讚、這回更是罵得慌——罵盡了古今英雄：

「你這諸葛亮，笨蛋！學藝學到狗身上去啦？」

「董卓半點威武也使不出，一味往『腿子』裡躲，怵陣啦？」

「關雲長怎麼啦？千斤口白四唱，你還『吃栗子』呢！」

「張飛亂賣氣力，搶到台中心幹嘛？」

「你這呂布，光是火爆，心一慌就閉眼，怎麼唱生？我看你不如扮個狗形算了！」

「還有貂蟬，身體癱下來，一點都不嬌媚，還說『四大美人』哪？眼睛往哪兒瞧？瞧著我！」

師父這四下數算了一番。你瞧他那毛茸茸的頭臉，硬蓋住了三分得意勁兒，心裏有數：功夫還真不賴，不過小孩兒家，寵不得，非罵不可。多年的大道走成河，多年的媳婦熬成婆……。

最初是唱茶館子，後來又插了小戲園的場子了。戲班後台有大鍋飯，唱戲的孩子可以在後台吃一頓「保命」飯，平時有棒子粥，有棒子麵窩窩頭，管飽。過節也有饅頭吃。

一天一天地過去了。

三伏天，狗熱得舌頭也伸出來。

河畔，一只穿粗布褲的孩子、喧嘩地下水去。

趁著師父外出，找爺們有事，大夥奔竄至此玩樂，打水戰，扭作一堆堆小肉山。

還有人扮著關師父平素的凶悍模樣兒，瞪眼翹鬍子，喊打喊殺的。小孩不記仇恨，更加不敢拂逆，背地悄悄裝龍扮虎，圖個樂趣無窮。

有一個汗水大的，總被師父痛罵：

「還沒上場就滿身的汗，像從水裡撈上來，你這『柴頭汗』，媽的，怎能吃戲飯？光站班不動也淌出一地的水！」

這柴頭汗現下可寬心了，汗水加河水，渾身濕淋淋個痛快，再也不用莫須有地被痛罵一頓。他最開心，還仿效著念白：

「包龍圖，打坐在，開封府。」

毛躁的小煤球，趁他馬步不穩，順手一推，他趴個狗吃屎。

小煤球拉開山榜：「此乃天亡我楚，非戰之罪也！」

終於你潑我，我潑你，無一倖免。

只有小豆子，一個人在岸邊，沉迷在戲文中。他這回是蘇三：

「人言洛陽花似錦，奴久繫監獄——不知春——」

儘管人在潑水挑釁，小豆子只自得其樂。局外人，又是當局者。

大夥忍不住：

「喂，你怎麼個『不知春』呀？」

小三子最皮，學他扛著魚枷的「蘇三起解」，扭扭捏捏：

「小豆子我本是女嬌娥——」

一個個扭著屁股，嫵嫵婷婷地，走花旦碎步，扭到小豆子跟前，水潑到他身上來。

他忙躲到小石頭身後。

小石頭笑：「別欺負他。」

小豆子邊躲著：「師哥，他又來了！」

小三子和小煤球不肯放過，一起學：「哎唷，『師哥，他又來了！』，多嬌呀！娘娘腔！」

小豆子被羞辱了，眼眶紅起來：

「你們再說……」

小黑子湊過來：

「他根本不是男人，師父老叫他扮女的。我們剝他褲子看看！大家來呀——」

一呼百諾，嘯叫著逼近。

小豆子聽了，心下一慌，回身飛跑。

小石頭護住他，一邊大喝：「你們別欺負他！你們別欺負他！」

看上去，像個霸王之姿。

不過寡不敵眾，小豆子被包抄逮住了，你拉我扯的，好懸。小石頭奮不顧身，不單以所向無敵的銅頭一頂，還揪一個打一個，扭作一團。兵荒馬亂中，突聞厲聲：

「哎呀！」

這場野戰，小石頭被撞倒在硬地亂石堆上。頭是沒事，只眉梢破了一道口子，鮮血冒湧而出。

大夥驚變，陡地靜下來。

小石頭捂住傷口不言語。

「怎麼辦？」

「快用腰帶綁著，止血。」

「千萬別讓師父知道。」

一個個取來腰帶，濕漉漉的。

小豆子排眾上前，流著淚，解下自己的腰帶，給小石頭紮上了。一重一重的圍著：

「你這是為我的！師哥我對你不起！」

他幫他裹紮傷口的手，竟不自覺地，翹起蘭花指。是人是戲分不開了。

「疼不疼？」

「沒事！」

小豆子忽無限灰心：

「我不再挨了！娘答應過一定回來看我，求她接我走，死也不回來！你也跟我一塊走吧？」

小石頭靜默一下：

「你娘，不會來接你的。」

「為什麼？」小豆子受驚了。

「她不是已簽了關書，畫了十字嗎？你得賣給師父呀。」

懂事的大師哥道：

「大夥都別蒙自己了——我也等過娘來，等呀等，等了三個新年，就明白了。」

天地蒼茫，黃昏已近。

大夥無助地，有握拳呆立，有懊恨跪倒，有俯首閉目——，都不語

霞光映照在野外一赤裸的小子身上，分外妖嬈邪惡。

不知誰想起：

「快回去，晚了師父會罵。」

眾收拾心情回「家」轉。剛才的歡騰笑鬧言猶在耳，卻是杳不可尋。想家，想娘——

一進門，師父果然破口大罵：

「都死到哪兒去？太陽快下山了，才曉得回來。老子一時不在，就躲懶打水戰去？你看你這柴頭汗，渾身——」

又是柴頭汗遭殃。他不敢吭聲。

一見小石頭：

「——咦？你這道口子是怎麼攪的？連臉都不顧啦？臉壞了，誰看你？姜子牙開酒飯館呀？賣不出去自己吃呀？」

師父急了，一壁張羅著：

「哎呀，藥散呢？你，還有你，給拿來，同仁堂那瓶。」

徒兒戰兢地，看他細意地調弄傷口，嘴巴卻不曾饒過，聲大氣粗：

「這麼顯眼的口子！在眉梢骨上。哼！眉主兄弟，看你破了相，將來兄弟斷情斷義！」

小豆子聽得此句，受驚至深，在一眾徒兒中間，一抖。

「真不知輕重，」師父又道：「還得到公公的府上出堂會呢。好不容易出頭了——」

藥散很狼虎，小石頭忍疼皺了眉，更疼。小豆子但願可以分擔一半。

夏天最後一個晚上。

大紅燈籠把大宅庭院照得輝煌耀目。「萬年歡」奏得喜氣洋洋。

院裡搭了個大戲台，上吊透雕大罩頂，後掛錦緞台帳，刺繡斑斕，是一個大大的「壽」字。台上正上著「跳加官」。——都民國了，萬眾一心，還是想的是「官」，換個名兒，也是官。源遠流長的虛榮。都想當主子，都不想當下人。

關師父徒兒出堂會了。快上場，正對鏡勾臉時，師大爺拎著戲單，一臉疑惑不解地對關師父道：

「倪老公過壽，幹麼要點『霸王別姬』？」

關師父搖頭，也不明白。

「我也奇怪，這哪是賀壽的戲碼兒？」但他隨即就順服了，「公公愛這個，就給他唱這個嘛。」

只瞥得不遠處一臉胭紅的小豆子，正托著小石頭的臉，小心翼翼地勾著霸王的色相。小石頭眉梢帶傷，吃這彩一上，疼。小豆子怕弄壞了，住了手，又怕師父見到。

小石頭忍著，只好若無其事，免他不安。

關師父不敢在公公府上罵孩子，只裝作看不見。

催場的跑過來，念著他半生最熟習的對白：「戲快開了！快點！快點！」——不管對著誰，就這幾句。

大夥在後台，掀簾偷窺看客。

只見都是衣飾麗都的遺老遺少，名媛貴婦。辮子不見了，無形的辮子還在。如一束游絲，網著無依無所適從的故人，他們不願走出去。便齊集於此，喝茶嗑瓜子聽戲抽。

眾簇擁的，是倪老公。年事已高，六十了。臉色緋紅而多皺摺，如風乾的豬肚子。他無鬚，花髮，眼角耷拉，看上去倒很慈祥慈悲，只尖寒的不男不女的聲音出賣了他。他道：

「行了行了，別多禮，坐，坐。」

——還是有「身分」的。

這位老奶奶似的老頭坐好，眯著眼，讓一台情義，像一雙輕重有致的手，按摩著他。萬分沉醉。

小豆子扮演的虞姬，從上場門移步出來了。

他頭戴如意冠，身披圍花黃帔，項戴巨型金鎖，下著百褶戲裙。——戲衣是公家的，很多人穿過，從來不洗，有股汗酸味。但他扮相嬌美，沒有人發覺它略大、略重。

小虞姬唱「西皮搖板」：

「自從我隨大王東征西戰，

受風霜與勞碌年復年。

恨只恨無道秦把生靈塗炭，

只害得眾百姓困苦顛連。」

聽戲的人齊聲吆喝：

「好！好小子！」

給了一個碰頭好。

烏騅馬嘯聲傳來，小石頭扮演的霸王，身穿黑蟒大靠，背插四面黑旗，也威風凜凜地開腔了：

「槍挑了漢營中數員上將，

縱英勇怎提防十面埋藏；

傳將令休出兵各歸營帳。」

霸王也博得一片彩聲。

關師父在後面聽了，吁一口氣，如釋重負。比他自己唱還要緊張。

不苟言笑的他，偷偷笑了，——因為看戲的人笑。

公公府上的管家也笑吟吟地過來。把一包銀元塞進他手中：

「老公有賞啦！」

正瞅著兩個頂樑柱子在卸妝的關師父一聲哎唷，忙道：

「謝謝啦！謝謝啦！」

「成了。」管家笑，「你這班子藏龍臥鳳！」

待要謙恭幾句。

小豆子正給小石頭擦油彩擦汗，擦到眉梢那道口子，它裂了。

「哎——」

小豆子一急，捧過小石頭的臉，用舌尖吸吮他傷口，輕輕暖暖的，從此不疼……。

可恨管家吩咐：

「老公著小虞姬謝賞去！」

「呀！快。快！」

小豆子鮮艷的紅唇，方沾了一塊烏，來自小石頭眉間傷疼。又沒時間了。

小豆子抬起清澈無邪的大眼睛，就去了。

倪老公剛抽過兩筒，精神很好。

他半躺在鴉片床上。

寢室的門在小豆子身後悄然關上。乍到這奢華之地，如同王府。小豆子不知所措，只見紫黑色書櫥滿壁而立，「二十四史」，粉綠色的刻字，十分鮮明。一一訴說前朝。

倪老公把向小豆子一噴。幾乎嗆住，但仍規規矩矩地鞠個躬。

小豆子嬌怯地：

「倪老公六十大壽，給您賀壽來了——」

老公伸出纖弱枯瘦的手止住：

「今年是什麼年？」

「……民國十九——」

他又揮手止住：

「錯了，是宣統二十二年——大清宣統二十二年！」

倪老公自管自用一塊珍貴的白絲綢手絹擦去小豆子紅唇上的烏跡，然後信手一扔，手絹無聲下墜，落到描金紅牡丹的痰盂中去。痰盂架在紫檀木上。

他把小豆子架在自己膝上。無限愛憐，又似戲弄。撫臉，捏屁股，像娘。膩著陰陽怪氣的嗓音：

「唔？虞姬是為誰死的？」

「為霸王死。」

他滿意了。也因此亢奮了。鴉片的功效來了。

「對！虞姬柔弱如水一女，尚明大義，盡精忠，自刎而死，大清滿朝文武，加起來竟抵不過一個女子？」他越說越激昂，聲音尖刻變調，「可嘆！可悲！今兒我挑了這齣戲碼兒，就是為了羞恥他們！」

他的忠君愛國大道，如河缺堤，小豆子在他膝上，坐得有點不寧。

「怎麼啦？小美人？」

小豆子怯怯道：

「想——尿尿。」

倪老公向那高貴的痰盂示意。

小豆子下地，先望老公一下。半遮半掩地，只好剝褲子——

他見到了！

倪老公見到他半遮半掩下，一掠而過，那完整的生殖器！平凡的、有著各種名稱的、每一個男子都擁有的東西。孩子叫它「雞雞」、「牛牛」。男人喚作「那話兒」、「棒捶」、「雞巴」……，粗俗或文雅的稱呼。

他臉色一變。

他忘記一切。他睜違已久。他刻意避忌。艷羨驚歎百感交集，在一個不防備的平常時刻。

倪老公有點失控，下頰微抖：

「慢！」

小豆子一怔。

倪老公取過几上一個白玉碗，不知那年，皇上隨手送他的小禮物。晶瑩剔透，價值連城。他把它端到小豆子身下。

生怕驚擾，無限憐惜。輕語：

「來，尿在碗裡頭吧。」

小豆子憋不住了，就尿尿。

淋漓、痛快、銷魂。——倪老公凝神注視。最名貴的古玩，也比不上最平凡的生殖器。他眼中有淒迷老淚，一閃。自己也不發覺。或隱忍不發，化作一下歛歛，近乎低吟：

「呀——多完美的身子！」

他用衣袖把它細意擦乾淨。

驀地——

他失去理智，就把那話兒，放在顫抖的嘴裏，銜著，銜著。

小豆子，目瞪口呆，整個傻掉了……。

邁出公公府上大門時，已是第二天的清晨。關師父興致很高，一壁走著，一壁哼曲子。

徒兒各人臉上殘留脂粉，跟在他後頭，說著昨夜風光。

「嘩，公公家門口好高呀！」

「戲台也比茶館子大多了。」

小石頭懷中揣了好些偷偷捎下的糕點、酥糖，給小豆子看：

「嘻，捎回去慢慢吃，一輩子沒吃這麼香。來，給。」

見得小豆子神色淒惑。小石頭毫無機心，只問：

「怎麼啦？病啦？」

小豆子不答。從何說起？自己也不懂，只驚駭莫名。

「啞巴了？說呀！」

面對小石頭關心地追問，他仍不吭一聲。

「小豆子你有話就說出來呀，什麼都憋在心裡，人家都不知道。」

走過胡同口，垃圾堆，忽聞微弱哭聲。

小豆子轉身過去一瞧，是個布包。

打開布包，咦？是個娃娃。

全身紅紅的，還帶血。頭髮還是濕的。肚子上綁了塊破布。

關師父等也過來了：

「哦，是野孩子，別管閒事了。」

他把布包放回原地：「走哇！」

「師父——」小豆子忍不住淚花亂轉，「我們把她留下來吧？是個女的。」

「去你媽的，要個女的幹嘛？」關師父強調：「現在搭班子根本沒有女的唱。咱們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

小豆子不敢再提，但抽搐著，嗚咽得師父也難受起來，粗聲勸慰：

「你們有吃有穿，還有機會唱戲成角兒，可比其他孩子強多了。」

小石頭來拍拍他，示意上路。他不願走，挨挨延延。

淚匣子打開了關不住。是一個小女孩呀，紅粉粉的小臉，一生下來，給扔進垃圾堆裡頭，哭死都沒人應？末了被大人當成是垃圾，一大網，網起扔進河裡去……。她頭髮那麼軟，還是濕的。哭得多淒涼，嗓子都快啞了，人也快沒氣了。

恐怕是餓呀，一定是餓了。

她的娘就狠心不要她？一點也不疼她？想起自己的娘……。

關師父過來，自懷中摸出兩塊銀元，分予二人。又一手拉扯一個，上路了。像自語，又像說大道理：

「別人騎馬我騎驢，仔細思量我不如；可是回頭看，還有挑腳漢！」

小豆子心裡想：

「娘一定會來看我的，我要長本事，有出息，好好的存錢，將來就不用挨餓了。」

他用手背抹乾淚痕。

小石頭來哄他：

「再過一陣，逛廟會，逛廠甸，我們就有錢買盆兒糕，買十大塊！盆兒糕，真是又甜、又黏、又香。唔，蘸白糖吃。還有……」

滿目憧憬，心焉嚮往。

「小豆子，咱哥兒倆狠狠吃它一頓！」

又到除夕了。

大夥都興高采烈地跑到胡同裡放鞭炮，玩捉迷藏。唱著過年的歌謠，來個十八滾、飛腿，鬧嚷一片。

家家的砧板都是的剁肉、切菜聲，做餃子餡。——沒錢過年的那家，怕廚中空寂，也有拿

著刀剝著空砧板，怕人笑。

小豆子坐在炕上，用紅紅綠綠的亮光紙剪窗花，他也真是巧，剪了一張張的蝴蝶、花兒。執剪刀的手，蘭花指翹著，細細地剪。

「呷——」門被推開。小石頭一頭一臉都泛汗，玩得興頭來了，拉扯小豆子出去。

「來呀，淨悶在炕上幹什麼？咱放小百響、麻雷子去。小煤球還放火，有金魚吐珠、有滿地錦……。」

「待會來。」

「剪什麼呀剪？」

小石頭隨手拎起來看，手一粗，馬上弄破一張。小豆子橫他一眼，也不察覺。

「這是什麼？蝴蝶呀？」

「蝴蝶好看嘛。咯，送你一個，幫忙貼上了。」

小石頭放下：

「我才不要蝴蝶。我要五爪金龍，投林猛虎。」

小豆子不做聲。他不會剪。

「算了，我什麼都不要！」

小石頭壯志凌雲：「有錢了，我就買，你要什麼花樣，都給你買，何必費功夫剪？走！」

鞭炮啪的響，具體的吉慶，看得到，聽得見。一頭一臉都濺了喜氣。

「過年囉！過年囉！」

只有在年初一，戲班才有白米飯吃，孩子和夫人都放恣地享受一頓，吃得美美的。然後扮戲裝身，預備舞獅助興，也沿門恭喜，討些紅包年賞。

小石頭、小煤球二人披了獅皮整裝待發，獅身是紅橙黃耀目色相，空氣中飄漾著歡喜，一種中國老百姓們永生永世的企盼。無論過的是什麼苦日子，過年總有願，生命中總有企盼，支撐著，一年一年。光明大道都在眼前了，好日子要來了。

小豆子結好衣鈕，一身瀲艷顏色，彩藍之上，真的佈滿飛不起的小白蝶，這身短打，束袖綁腿，便是誘獅的角色，持著綵球，在獅子眼下身前，左右盤旋繚繞，拋向半空，一個飛身又搶截了。獅子被誘，也不克自持，晃擺追，穿過大街小巷。

人人都樂呼呼地看著，連穿著虎頭鞋、戴著鑲滿碎玉片帽兒的娃娃，也笑了。

掌聲如雷。

就這樣，又過年了。

舞至東四牌樓的隆福寺，上了石階，遙遙相對的是西四牌樓的護國寺。兩廟之間，一街都是花市，一叢叢盛開的鮮花，萬紫千紅總是春。遊客上香祈福，絡繹不絕。

師父領了一千人等，拜神討賞，又浩蕩往護國寺去。寺門有一首竹枝詞：

「東西兩廟最繁華，不收琳琅翡翠家；惟愛人工賣春色，生香不斷四時花」。

每過新年，都是孩子們最「富裕」的日子。

但每過新年，娘都沒有來。

小豆子認了。——但他有師哥。

廠甸是正月裡最熱鬧的地方了。出了和平門，過鐵路，先見一眼望不到頭的大畫棚，一間連一間，逶迤而去。

然後是嘩嘩啦啦一陣風車聲，如海。五彩繽紛的風車輪不停旋轉，暈環如夢如幻，叫人難以衝出重圍。

暈環中出現兩張臉，小石頭和小豆子流連顧盼，不思脫身。

風箏攤旁有數丈長的蜈蚣、蝴蝶、蜻蜓、金魚、瘦腿子、三陽啟泰……。

小石頭花盡所有，買了盆兒糕、愛窩窩、薩其馬、豌豆黃……，一大包吃食，還有三尺長的糖葫蘆兩大串，上面還給插上一面彩色小紙旗。

正欲遞一串給小豆子，他不見了。

原來立在一家刺繡店舖外，在各式英雄美人的錦簇前，陶醉不已。他終於掏出那塊存了數年的銀元，換來兩塊繡上花蝶的手絹。

送小石頭一塊，他兩手不空，不接，只用下頰示意：

「你帶著。」

小豆子有點委屈了。

「人家專門送你擦汗的。」

「有勞妃子——今日裏敗陣而歸，心神不定——」唱起來。

他和應：「勸大王休愁悶，且放寬心。」

「哈！」小石頭道，「錢花光了，就只買兩塊手絹？」

「先買手絹，往後再存點，我要買最好看的戲衣。置行頭，添頭面。——總得是自己的東西，就我一個人的！」小豆子把心裏的話掏出來了：「你呢？」

「我？我吃香喝辣就成了，哈哈！」

小豆子白他一眼，滿是縱容。

走過一家古玩估衣店，琳琅滿目的銅瓷細軟。這是破落戶變賣家當之處。

——赫見牆上掛了一把寶劍，纓穗飄拂著。劍鞘雕鏤顏色內斂，沒有人知道那劍身的光采，只供猜想。如一隻闔上的眼睛。

但小石頭傾慕地怔住了。

「嘩！太棒了！」他看傻了眼，本能的反應：「誰掛這把劍，準成真霸王！好威風！」

小豆子一聽，想也不想，一咬牙：

「師哥，我就送你這把劍吧！」

「哎呀哈哈，別犯傻了！一百塊大洋吶。咱倆加起來也值不了這麼大的價，走吧。」

手中的吃食全幹掉了。

他扳著小豆子肩膀往外走。小豆子在門邊，死命盯住那把劍，目光，要看到它心底裏方罷休。他決絕地：

「說定了！我就送你這把劍！」

小石頭只拽他走：

「快！去晚了不得了——人生一大事兒呢！」

是大事兒。

關師父正襟危坐，神情肅穆。

一眾剃光了頭的小子，也很莊嚴地侍立在後排，不苟言笑，站得挺挺的，幾乎僵住。

拍照的鑽進黑布幕裡，看全景。祖師爺的廟前，露天，大太陽曬到每個人身上，暖暖的，癢癢的，在苦候。

良久。有點不耐。

空中飛過一隻風箏，就是那數丈長的蜈蚣呀，它在浮游俯瞰，自由自在。

一個見到了，童心未泯，擰過頭去看。另一個也見到了，咧嘴笑著。一個一個一個，嚮往著，心也飛去了。

一盞鎂燈舉起。

照相的大喊：

「好了好了！預備！」

孩子們又轉過來，回復不苟言笑，恭恭敬敬在關師父身後。一日為師，終生為父。他要他們站著死，沒一個斗膽坐著死。

鎊燈轟然一閃。

人人定在格中，地老天荒。在祖師爺眼底下，各有定數。各安天命。

只見一桌上放了神位，有紅綢的簾遮住，香爐燭台俱備。黃底黑字寫上無數神祇的名兒：「觀世音菩薩」、「伍猖兵馬大元帥」、「翼宿星君」、「天地君親師」、「鼓板老師」、「清音童子」……。反正天上諸神，照應著唱戲的人。

關師父領著徒兒下跪，深深叩首：

「希望大夥是紅拌櫻桃——紅上加紅……」

一下、兩下。芳華暗換。

從來是領著祈拜的戲班班主道：

「白糖摻進蜂蜜裏——甜上加甜。」

頭抬起，只見他一張年青俊朗的臉，器宇軒昂。他身旁的他，纖柔的輪廓，五官細緻，眉清目秀，眼角上飛。認得出來誰是誰嗎？

十年了。

第三章 力拔山兮氣蓋世

小石頭和小豆子出科了。

料不到十年又過去。二人出科後，開始演「草台班」。一夥人搬大小砌末，提戲箱，收拾行頭，穿鄉過戶，一班一班的演。

最受歡迎的戲碼，便是「霸王別姬」。

廿二歲的生，十九歲的旦。

唱戲的人成長，必經「倒嚕」關口。自十二歲至二十歲中間，嗓子由童音而漸變成熟，男子本音一發生暗啞低澀，便是倒嚕開始了。由變嚕到復原，有的數年之久方會好轉，也有終生不能唱了。嗓子是本錢，壞了有什麼法子？

不過祖師爺賞飯吃，小石頭，他有一條好嗓子，長的是個好個子，同在科班出身，小煤球便因苦練武功，受了影響。只有小石頭，於弟兄中間，武功結實，手腳靈便，還能夠保持了又亮又脆的嗓子，一唱霸王，聲如裂帛，豪氣干雲。

小豆子呢，只三個月便順利過了倒嚕一關了。他一亮相，就是挑簾紅，碰頭采。除了甜潤的歌喉、美麗的扮相、傳神的做表、適度的身材、綽約的風姿……，他還有一樣，人人妒恨的恩賜。

就是「媚氣」。

旦而不媚，非良才也。求之亦不可得。

一生一旦，反正英雄美女，才子佳人，都是哥兒倆。苦出身嘛，什麼都來。

眼看快成角兒了，背熟了一齣齣的戲文，卻是半個字兒也不認得。只好從自己的名兒開始學起。

班主爺們拎著張紅紙來，都是正規楷書，給二人細看：

「段老板，程老板，兩位請過來簽個名兒。」

小石頭接過來，一見上書「段小樓」，他依著來念：

「段小——樓。師弟，你瞧，班主給改的名兒多好聽，也很好看呀。」

「我的呢？程——蝶——衣。」他也開始接受嶄新的名兒和命運了：「我的也不錯。」

「來，」段小樓圖新鮮：「摹著寫。」

他憨直而用心地，掄起大拳頭，握住一管毛筆，在廟裡几桌上，一筆一劃地寫著，寫得最好的，便是一個「小」字。其他的見不得人，只傻呼呼地，欲拳起扔掉。

程蝶衣見了，是第一次的簽名，便搶過來，自行留住。

「再寫吧。」

「噯。—你瞧，這個怎麼樣？」

輪到程蝶衣了。二人都是一心一意，幹著同一樁事兒，非常親近。

字體仍很童真，像是他們的手，跟不上身體長大。

祖師爺廟內，香火鼎盛，百年如一日，十載彈指過，一派喜慶昇平，充滿憧憬。

班主因手擁兩個角兒，不消說，甚是如意，對二人禮待有加，包銀不敢少給。

演過鄉間草台班，也開始跑碼頭了。

程蝶衣道：

「師哥，下個月師父五十六大壽，我們趕不及賀他，不如早給他送點錢去？」

「好呀！」

段小樓心思沒他細密，亦不忘此事。出科之後，新世界逐漸適應。舊世界未敢忘懷、程蝶衣，當然記得他是當年小豆子，小樓雖大情大性，卻也買了不少手信，還有一袋好，送去關師父。

一樣的四合院，座落肉市廣和樓附近。踏進院門的，卻不是一樣的人了。

在傍晚時分，還未掌燈，就著僅餘天光，關師父身前，又有一批小孩兒，正在耍著龍鳳雙劍，套路動作熟練，舞起來也剛柔兼備。師父不覺二人之至，猶在朗聲吆喝：

「仙人指路、白蛇吐信、懷中抱月、順風掃蓮、指南金針、太公釣魚、巧女紉針、二龍吸水、野馬分鬃……」等招式。

劍，是蝶衣的拿手好戲，他唱虞姬，待霸王慷慨悲歌之後，便邊唱二六，邊舞雙劍。

蝶衣但覺那小師弟，揮劍進招雖熟練，總是欠了感情，一把劍也應帶感情。

正駐足旁觀，思潮未定，忽聽一個小孩兒在叫：「哎！耗子呀！」他的步子一下便亂了，更跟不上師父的口令點子。

師父走過去劈頭劈臉打幾下，大吼：

「練把子功，怎能不專心？一下子岔了神，就會掛彩！」

師父本來濃黑的鬍子，夾雜星星了。蝶衣記得他第一眼見到關師父，不敢看他門神似的臉，只見他連耳洞也是有毛的。

師父又罵：「不是教了你們忌諱嗎？見了耗子，別直叫。小四，你是大師哥，你說，要稱

什麼？」

一個十三四歲的大孩子，正待回答。

小樓在門旁，朗朗地接了話碴兒：「這是五大仙，小師弟們快聽著啦：耗子叫灰八爺，刺蝟叫白五爺，長蟲就是蛇，叫柳七爺，黃鼠狼叫黃大爺，狐狸叫大仙爺。戲班裏犯了忌諱，叫了本名，爺們要罰你！」

師父回過頭來。

「小石頭，是你。」

蝶衣在他身畔笑著，過去見師父。

「師父，我們看您來了。」

師父見手底下徒兒，長高了，長壯了，而自己仍操故舊，用著同一手法調教著。但他們，一代一代，都是這樣的成材。他吩咐：

「你們，好生自己開打吧。」

「是呀，師父不是教訓，別一味蠻打、狠打、硬打、亂打……麼？」蝶衣幫腔。小四聽得默了。

「哎，這是師父罵我的，怎的給你撿了去？」小樓道，「有撿錢的，沒撿罵的。」

「這是我心有二用。」

關師父咳嗽一下，二人馬上恭敬噤聲。他的威儀永在。信手接過禮物和孝敬的紅包。

「跑碼頭怎麼啦？」

小樓忙稟告：「我們用『段小樓』和『程蝶衣』的名兒，這名兒很好聽，也帶來好運道。」又補充：「我們有空就學著簽名兒。」

「會寫了吧？」

「寫得不好。」蝶衣訕訕道。

「成角兒了。」

「我們不忘師父調教。唱得好，都是打出來的。」

「戲得師父教，竅得自己開。」關師父問：「你倆唱得最好是哪一齣？」

小樓很神氣：「是『霸王別姬』哪！」

「哦，那麼賣力一點，千萬不得欺場。」

重臨故地，但見一般兇霸霸的師父，老了一點，他自己也許不察覺。蝶衣一直想著，十年前，娘於此畫了十字。一個十字造就了他。

又多年南征北討了，為宣傳招徠，二人便到萬盛影樓拍了些戲服和便裝照片。

在彩繪的虛假佈景前，高腳几兒上有一盆長春的花，軟垂流蘇的幔幕，假山假石假遠景。

段小樓和程蝶衣都上了點粉，穿青綢薄紗，軟緞子長袍馬褂，翻起白袖裡。少年裘馬，屢履風流。

蝶衣瞅瞅他身畔的豪俠拍檔，不忘為他整整衣襟。他手持一柄摺扇，不免也帶點架勢。

蝶衣的一雙蘭花手，舊痕盡冉，羞人答答。——不過是拍照吧，只要是一種「表演」，就投入角色，脫不了身。

蝶衣問拍照的：「照片什麼時候有？」

「快有，四五天就好。」

「記住給我們塗上顏色，塗得好一點。」

「是是是。」他躬送二人出門，非常熱切：「二位老闆，又要南下巡迴好幾個城兒了。」

「這回是戲園子張懸用的。」

拍照的更覺榮幸，哈著腰，謙恭喜氣：「二位老板放心——」

忽聞一陣湧的聲浪，原來是口號。

刺耳的玻璃碎裂聲，令兩張傲慢的臉怔住。

「糟了！」影樓中那朵諂笑驚惶失色，「定是那東洋美人的照片捅出漏子了！」

他急忙出去。

二人剛享用著初來的虛榮，不明所以，也隨行。

大街上，都是吶喊：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中國猛醒！反對不抵抗政策！」

「抵制日貨，不做亡國奴！」

「還我山河！還我東三省！」

情激昂的學生們，已打碎了玻璃窗櫺，把幾幀東洋美人的照片揪出；撕個痛快，漫天撒下，正灑到兩個翩翩公子身邊來。

前面還有日貨的商店，被憤怒的遊行示威眾闖進去，砸毀焚燒。穿人字拖鞋的老闆橫著雙手來擋，擋不住。

混亂中，一個學生認出二人來：

「咦，戲子！」

「眼瞅著當亡國奴了，還妖裡妖氣地照什麼相？」

蝶衣望了小樓一眼，不知應對。

「現在什麼時勢了？歌舞昇平，心中沒家沒國的。你是不是中國人??」

小樓已招來一輛黃包車，趕緊護送蝶衣上去。

小樓催促車子往另一頭走了。餘氣未消：

「乳臭未乾，只曉得嚷嚷。日本兵就在城外頭，打去呀！敢情欺負的還是中國人！」

讀書人都看不起跑江湖的。跑江湖的，因著更大的自卑，也故意看不起讀書人。甚麼家甚麼國？讓你們只會啃書本的小子去報國吧，一斗芝麻添一顆，有你不多，無你不少，國家何嘗放你在眼內？

脫離險境，蝶衣很放心：

「有你在，誰敢欺負我？該怎麼報答？」

黃包車伙也吁了一口氣似地，放緩了腳步。拉過琉璃廠。

蝶衣一見，忽省得：

「可惜呀，廠甸那家店子，改成了棺材作坊了，怎麼打聽也問不出那把寶劍的下落。」

「什麼？」

小樓的心神一岔，為了路上走過一個風姿綽約的女人。好色慕少艾，回頭多看一眼，沒聽清楚。

「哦，」他轉身來打個哈哈：「兒時一句話，你怎麼當真了！」

蝶衣一點玩笑的意思也沒有。只留神追看、什麼也見不著。他不肯定小樓是聽不清楚抑或他不相信。——而這是同一切過路的局外人無關的。但他有點不快。

黃包車把二人送到戲園子門外。

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的華燈，背後有極大倉皇但又不願細思的華燈，敵人鐵蹄近了，它迄自輝煌，在兩個名兒：「段小樓」、「程蝶衣」的四下，閃爍變幻著。

小樓一指：

「瞧，我們的大水牌！」

因學會自己名字，便上前細認。這「水牌」寫上每天的劇目戲碼，演員名單。小樓一找就找到個「小」字，其他二字，依稀辨出，便滿心歡喜：「這是『我』的名字！」

蝶衣也找到了。

是晚的壓軸大戲是「霸王別姬」。

因細意端詳，剛才的不快，馬上置諸腦後。

「哟，怎麼把我的名字擱在前邊啦？」掩飾著自己的暗喜。

小樓也沒介意：「你的戲叫座嘛，沒關係。我在你後邊挺好！」

蝶衣聽了這話，有點反應。——

他說：「甚麼前邊後邊的，缺德！」

小樓被他輕責，真是莫名其妙了：

「我讓你，還缺德呀？」

他總是照顧他的，有什麼好計較？一塊出科，一塊苦練，現在熬出來，誰的名字排在誰的前邊，在他心目中，並不重要，反正一生一旦，缺了誰也開不成一台戲。

蝶衣伸手打了他一下：

「我才沒這個心呢！」

「我倒有這個心呀，」小樓豪邁地拍拍他瘦削纖纖的肩頭：「你不叫我讓，我才會生氣。」

班主一見二人，趕忙迎上：

「兩位老板，池座子汪洋江海的，都伸著脖子等吶！」

又貼住蝶衣耳畔：

「袁四爺特地捧您的場來了，您說這面子大不大？快請！」

小樓早已踏著大步回後台去了。這人霸王演多了，不知不覺地以為自己是「力拔山兮氣蓋世」的項羽。

催場的滿頭是汗，在角兒身邊團團轉。

上好妝的虞姬，給霸王作最後勾畫；成了過程中的一部分習慣。密鑼緊鼓正催促著，一聲接一聲，一下接一下。扮演馬僮的，早已佇候在上場門外，人微言輕，不響。

催場的向場上吩咐：

「碼後點，碼後點。」

回頭又諂笑：

「段老板，這『急急風』敲了一刻鐘了啦！」

「我先來一嗓子，知道我在就行了。」小樓好整以暇，對著門簾運足了氣，長嘯一聲。

台下聞聲，馬上傳來反應：

「好！好！」

掌聲在等著他。

終於段小樓起來了。馬僮自上場門一跳一翻，先上，戲於此方才開始。

池座子人頭湧湧。

穿梭著賣零嘴的、賣捲的、遞送熱毛巾的、提壺沖水的——坐第一排的爺們，還帶著自家的杯子和好茶葉。瓜子和蜜餞小碟都擱在台沿，方便取食。

更體面的包了廂座。

上頭坐了袁四爺。

袁四爺四十多，高鼻樑，一雙長眼，有神，骨架很大，冷峻起稜。衣飾麗都，穿暗花長衫馬褂，閃著含斂的灼人的烏光。只像半截黑塔。

隨從二人立在身後。一個服務員給沏了好茶，白牡丹。他沒工夫，只被舞台上的人吸引著。

霸王末路了：

「力拔山兮氣蓋世，

時不利兮騅不逝；

騅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程蝶衣的虞姬念白：

「大王慷慨悲歌，令人淚下。」

伸出蘭花手，作拭淚、彈淚之姿，末了便是：「待賤妾曼舞一回，聊以解憂如何？」

項羽答道：「如此說來，有勞你了——」

她強顏一笑，慢慢後退，再來時，斗篷已脫，一身魚鱗甲，是圓場，邊唱二六，邊舞動雙劍。

「勸君王飲酒聽虞歌，

解君憂悶舞婆娑。

嬴秦無道把江山破，

英雄四路起干戈。

自古常言不欺我，

成敗興亡一剎那。

寬心飲酒寶帳坐！」

一個瀕死的女人，盡情取悅一個瀕死的男人。

大夥看得如癡如醉。

袁四爺以扇敲擊，配合板子。

「唔，這小娘不錯！」

隨從見他食指大動，忙回報：

「是程老闆的拿手好戲。」

袁四爺點點頭，又若無其事地聽著戲。他在包廂俯視舞台，整個舞台，所有角色，就處他掌心。「她」在涮劍，人在劍花中，劍花在他眼底。

直至戲散了。

第四章 猛抬頭 見碧落 月色清明

又一場了。

戲人與觀眾的分合便是如此。高興地湊在一塊，惆悵地分手。演戲的，贏得掌聲采聲，也贏得他華美的生活。看戲的，花一點錢，買來別人絢縵淒切的故事，賠上自己的感動，打發了一晚。大家都一樣，天天的合，天天的分，到了曲終人散，只偶爾地，相互記起。其他辰光，因為事忙，誰也不把誰放在心上。

歪歪亂亂的木椅，星星點點的瓜子殼，間中還雜有一兩條慘遭踐踏、萬劫不復的毛巾，不知擦過誰的臉，如今來擦地板的臉

段小樓和程蝶衣都分別卸好妝。

樂師們調整琴瑟，發出單調和諧返璞歸真的聲音。蝶衣把手絹遞給小樓。他擦擦汗，信手把手絹擱在桌上。隨便一坐，聊著：

「今兒晚上是炸窩子般的采聲呀。」小樓很滿意，架勢又來了，「好像要跟咱鬥鬥嗓門大。」

蝶衣瞅他一笑，也滿意了。

小樓念念不忘：

「我唱到緊要關頭，有一個竅門，就是兩隻手交換撐在腰裡，幫助提氣——」

蝶衣問：

「撐什麼地方？」

「腰裡。」

蝶衣站他身後伸手來，輕輕按他的腰：「這裡？」

小樓渾然不覺他的接觸和試探：「不，低一點，是，這裡，從這提氣一唱，石破天驚，威武有力。」——然後，他又有點不自在。

說到「威武有力」，蝶衣忽記起：

「這幾天，倒真有個威武有力的爺們夜夜捧場。」

「誰？」

「叫袁四爺。戲園子裡的人說過。」

「怕不懷好意。留點神。」

「好。」稍頓，蝶衣又說道：「噯，我們已經做了兩百三十八場夫妻了。」

小樓沒留意這話，只就他小茶壺喝茶。

「我喜歡茶裡頭攔點菊花，香得多。」

蝶衣鏗而不捨：

「我問你，我們做了幾場夫妻？」

「什麼？」小樓糊塗了：「——兩百多吧。」

蝶衣澄明地答：

「兩百三十八！」

「哎，你算計得那麼清楚？」不願意深究。

「唱多了，心裡頭有數嘛。」

蝶衣低忖一下，又道：

「我夠錢置行頭了，有了行頭，也不用租戲衣。」

「怎麼你從小到大，老念著這些？」小樓取笑，「行頭嘛，租的跟自己買的都一樣，戲演完了，它又不陪你睡覺。」

「不、虞姬也好，貴妃也好，是我的就是我的！」

「好啦好啦，那你就乖乖的存錢，置了行頭，買一個老大的鐵箱子，把所有的戲服、頭面，還有什麼乾紅胭脂、黑鍋胭脂……一古腦兒鎖好，白天拿來當子，晚上拿來當枕頭，加四個轆兒，出門又可以當車子。」

小樓一邊說，一邊把動作誇張地做出來，掩不住嘲弄別人的興奮。蝶衣氣得很：

「你就是七十二行不學，專學討人嫌！」

想起自「小豆子」搖身變了「程蝶衣」，半點由不得自己做主：命運和伴兒。如果日子重頭來過，他怎樣挑揀？也許都是一樣，因為除了古人的世界，他並沒有接觸過其他，是險惡的芳香？如果上學堂讀了書，如果跟了一個製藥師傅或是補鞋匠，如果……。

蝶衣隨手，不知是有意抑無意，取過他的小茶壺，就勢也喝一口茶。

——突然他發覺這小茶壺，不是他平素飲場的那個。

「新的茶壺呀？」

「唔。」

「好精緻！還描了菊花呢。」

小樓有點掩不住的風流：「——人家送的。」

「——」蝶衣視線沿茶壺輕游至小樓。滿腹疑團。

正當此時，蹬蹬蹬跑來興沖沖的小四。這小子，那天在關師父班上見過兩位老板，非常傾慕，求爺爺告奶奶，央師父讓他來當跑腿，見見世面。也好長點見識。他還沒出科，關師父只許上戲時晚上來。

小四每每躲在門簾後，看得痴了。

他走告：

「程老板，爺們來了！」

只見戲園子經理、班主一千人等，簇擁著袁四爺來了後台。

袁四爺先一揖為禮。

「二位果然不負盛名吶。」

隨手揮揮，隨從端著盤子進來，經理先必恭必敬地掀去綢子蓋面，是一盤瑩光四射的水鑽頭面。看來只打算送給程蝶衣的。

「唐突得很，不成敬意。只算見面禮。」

蝶衣道：

「不敢當。」

袁四爺笑：

「下回必先打聽好二位老板喜歡什麼。」

小樓一邊還禮，一邊道：

「請坐請坐，人來了已是天大面子了。四爺還是會家子呢。」

袁四爺不是什麼大帥將軍。時代不同了，只是藝人古舊困囿狹窄的世界裡頭，他就是這類型的人物。小人書看多了，什麼隋唐傳、王寶馴、三國志，還有自己的首本戲，霸王別姬。……時代不同，角色一樣。

有些爺們，倚仗了日本人的勢力，倚仗了政府給的面子，也就等於是霸王了。台上的霸王靠的是四樑八柱，鏗鏘鼓樂，唱造念打，令角色栩栩如生。台下的霸王，方是有背景顯實力。誰都不敢得罪。

袁四爺懂戲，也是票友。此刻毫不客氣，威武而深沉，一顯實力來呢：

「這『別姬』嘛，淵源已久。是從崑劇老本『千金記』裡脫胎而來。很多名家都試過，就數程老板的唱造念打，還有一套劍，真叫人歎為觀止。」

啊哈一笑，瞅著蝶衣：

「還讓袁某疑為虞姬轉世重生呢，哈！」

蝶衣給他一說，臉色不知何故，突泛潮紅。叫袁四爺心中一動。他也若無其事，轉向段小樓：

「段老板的行腔響遏入雲，金聲玉振。若單論唱，可謂鰲頭獨佔，可論功架作派嘛，袁某還是有點意見——」

袁四爺習慣了左右橫掃一下，見各人像聽演說那樣，更加得意。大夥倒是順著他，陪著笑臉。他嘴角一牽：

「試舉一例，霸王回營亮相到與虞姬相見，按老規矩是七步，而你只走了五步。楚霸王蓋世英雄，威而不重，重而不武，哪行？對不對？」

段小樓只笑著，敷衍：

「四爺您是梨園大拿，您的高見還有錯兒麼？」

蝶衣看出小樓心高氣傲，趕忙打圓場，也笑：

「四爺日後得空再給我們走走戲？」

袁四爺一聽，正合孤意：

「好！如不嫌棄，再請到舍下小酌，大家敘談。就今兒晚上吧！」

「哎喲四爺，」小樓作個揖，「真是萬分抱歉，不趕巧兒我有個約會，改天吧，改天一定登門討教去。」

蝶衣失神地，一張笑臉僵住了。

小茶壺映入眼簾。

「不趕巧兒我有個約會」？他約了誰去？怎麼自己不知道？從來沒聽他提過？

花滿樓。

正是另一個舞台。

「綵鳳、雙喜、水仙、小梅、玉蘭香……。」男人在念唱著姑娘花名，一個一個，招展地步下樓梯，亮相。

子中一圍客人在座，見了喜歡的姑娘，便招招手，她款擺過來就座。高跟鞋、長旗袍，旗袍不是緋紅，便是嫩黃。上面繡的不是花，便是柳，晃蕩無定。

簡直是亂潑顏色，舉座目迷。

段小樓一身烏紫衣赴約來了。他高聲一喚：

「給哥哥透個實情，菊仙在哪間房呢？」

僕從和姑娘們招呼著：

「菊仙姑娘就來了，段老板請稍等，先請坐！」

老鴛出迎，直似望穿秋水慇懃狀：

「唷！霸王來了呢！就等著您呀！」

小樓樂呼呼，出示那小茶壺，不可一世：

「專誠來道謝姑娘送我的禮物。」

「真的用來飲場？」老鴛笑，「別誑咱姑娘們。」

「嘿，小茶壺盛滿了白乾，真是越唱越來勁——」

正展示著架勢，一人自房間裏錯開珠簾衝出來，撞向小樓滿懷。

珠簾在激動著。

這也是個珠環翠繞的艷女，她穿緞地彩繡曲襟旗袍，簪了一朵菊花，垂絲前劉海顯然紛亂。風貌楚楚卻帶一股子傲氣。眼色目光一樣，蒙上一層冷，幾分倉惶。

「我不喝！」

她還沒看清楚前面是誰，後面追來一個叨著鑲翠玉嘴的惡客，流裏流氣：

「咦？跟著吃肉的喝湯兒，還要不依？」

老鴛一聲陪不是，又怪道：

「菊仙，才不過喝一盅——」

「他要我就他嘴巴對嘴巴喝，」菊仙不願委屈，「我不幹！」

直到此時方抬頭一瞥，見到段小樓。她忙道，「小樓救我！」

見此局面，小樓倒信口開河：

「救你救你。」

旁邊有幫腔的，一瞧：

「哦？唱戲的？」

惡客是趙德興，人稱趙七爺，當下便問：

「你是她什麼人？」

小樓好整以暇，不變應萬變：

「我是男人，她是女人。」

「哈哈！」趙七與幫腔的大笑，「大夥誰不是王八看綠豆，公豬找母豬？圖段老板嗓門大不成？咱們誰也別掃誰的興了。」

他啪的一聲，把整袋銀元擱在桌面上。小樓只眼角一瞅，趙七毫不示弱，盛氣凌人：

「菊仙姑娘仗著盤兒尖，捧角來了？」

菊仙靠近小樓一步。小樓當下以護花姿態示眾。對方一瞥，鄙夷地：

「捧角兒，由我來！我把花滿樓的美人包了，全請去聽段老板唱，哈哈！台上見，你可得賣點力，好叫咱聽得開心！對吧菊仙姑娘？」

「菊仙——」小樓大言：「我包了！」

她聞言，一愕。

他來過幾回，有些人，是一遇上，就知道往後的結局。但，那是外面的世界，常人的福分。她是姑娘兒，一個婊子，浪蕩子在身畔打轉，隨隨便便地感動了，到頭來坑害了自己。「婊子無情」是為了自保。

菊仙凝望小樓。

只見他意氣風發，面不改容。

她一字一頓地問：

「要定我了？」

小樓不假思索，是人前半戲語？抑或他有心？菊仙聽得他答：

「你跟我就要唄！今兒咱就喝盅定親酒吧！」

小樓拿過一盅，先大口喝了，然後遞送予她，不，把杯子一轉，讓她就自己喝過的唾沫星子呷下去。一眾見此局面，措手不及。

趙七怪笑連聲：

「啊哈！逢場作戲，可別順口溜。何況，半點朱唇萬客嘗，老子才剛嘗——」

話未了，段小樓把趙七掀翻在酒桌杯盤上，扭打起來。他像英雄一般攥起拳頭搏鬥，舞台上的功架，體能的訓練，正好用來打架。

來人有五個，都是在出事時盡一分力氣的。拳來腳往。

一人覷個空兒，拎起酒壺，用力砸向他額頭上，應聲碎裂。大夥驚見小樓沒事人一樣，生生受了它。

這才是護花的英雄，頭號武生。

菊仙在喧囂◆喝的戰陣旁邊，傾慕地看著這打上一架的男人，在此刻，她暗下決心。連她自己也不相信，她綺艷流金的花國生涯，將有個什麼結局？

第二天晚上，戲還是演下去。

蝶衣打好底彩，上紅。一邊調紅胭脂，自鏡中打量他身後另一廂位的小樓。

他正在開臉，稍觸到傷瘡之處，咬牙忍一忍。就被他逮著了。

「聽說，你在八大胡同打出名兒來了。」

二人背對著背，但自鏡中重疊反映，仿如面對著面。

「嘿嘿，武松大鬧獅子樓。」

小樓卻並未刻意否認。

「——姑娘好看嗎？」

「馬馬虎虎。」

蝶衣不動聲色：「一個好的也沒？」

「有一個不錯。有情有義。」

聽的人，正在畫眉毛，不慎，輕濺一下。忙用小指拭去。

「……怎麼個有情有義法？」

小樓轉身過來，喜孜孜等他回答：「帶你一道逛逛怎樣？」

「我才不去這種地方！」蝶衣慢條斯理，卻是五內如焚。

「怎麼啦？」

他正色面對師哥了：「我也不希望你去。這些姐兒，弄不好便惹上了髒病。而且我們唱戲的，嗓子就是本錢，萬一中了彩，『踢中』了，就完了。唱戲可是一輩子的事。」

這樣說，小樓有點抹不開：

「這不都唱了半輩子麼？」

師弟這般強調，真是冷硬，叫人下不了台。人不風流枉少年。

蝶衣不是這樣想。一輩子是一輩子。差一年、一個月、一天、一個時辰，都不能算「一輩子」。

一陣空白，蝶衣忍不住再問：

「什麼名兒？」

「菊仙。」

又一陣空白。垂下眼來，畫好的眼睛如兩片黑色的桃葉，微抖。

「哦。」

蝶衣回心一想，道：

「——敢情是姘頭，還送你小茶壺。上面不是描了菊花嗎？就為她？打上了一架？」

「不過閒話一句嘛，算得上什麼？真是！」

這個男人，並不明白那個男人的斷續試探。

那個男人，也禁不住自己的斷續試探，不知伊於胡底。

一上好妝，連脖子耳朵和手背都抹了白水彩。白水彩是蜂蜜調的，持久地蒼白，直到地老天荒。

原來是為了掩飾蒼白，卻是徒勞了。

按常情，蝶衣慣於為小樓作最後勾臉。他硬是不幹了。背了他，望著朦朧紗窗，嘴唇有點抖索。他不肯！

直到晚上。

「大王醒來，大王醒來！」

舞台上的虞姬，帶著驚慌。

因她適才在營外閒步，忽聽得塞內四面楚歌聲，思潮起伏。

霸王歔歔：

「妃子啊，想你跟隨孤家，轉戢數載，未嘗分離，今看此情形，就是你我分別之日了！」

「砰！砰！」

戲園子某個黑暗角落響起兩下槍聲。

一個幫會中人模樣的漢子倒在血泊中。觀眾慌亂起來。這是近日常有的事，本月來第三宗。

小樓一愕，馬上往池座子一瞧。

他的目光，落在台下第一排右側，一個俏麗的女子身上，蝶衣也瞥到她了。

嗑著瓜子聽戲的菊仙有點蒼白失措。但她沒有其他人骨酥筋軟那麼窩囊。她一個女子，還是坐得好好的，不動。小樓給她作了一個「不要怕」的手勢示意，她眼神中交錯著複雜的情緒。本來猶有餘悸，因他在，他著她不要怕，她的心安定下來了。

蝶衣在百忙中打量一下，一定是這個了，一定是她！

不正路的坐姿，眉目傳情的對象，忽地泛了一絲笑意，佯嗔薄喜。不要臉，這樣的勾引男人，渴求保護。還嗑了一地瓜子殼兒。

小樓在眾目睽睽下跟她暗打招呼？她陶醉於戲與戲外武生的目光中？她的喜悅，泛昇上來，包容了整個自己，旁若無人。

蝶衣在台上，心如明鏡。總得唱完這場戲。為著不可灑湯漏水，丟板荒調，抖擻著，五內翻騰，表情硬是只剩一個，還得委婉動情地勸慰著末路霸王。

「啊大王，好在垓下之地，高崗絕岩，不易攻入，候得機會，再突圍求救也還不遲呀！」

警察及時趕至。四下暗湧。他們悄無聲響地把死人抬出去。

一切都定了。

大王一句：

「酒來——」

虞姬強顏為歡：

「大王請！」

二人在吹打中，同飲了一杯。

四面楚歌，卻如揮之不去的心頭一塊陰影。

菊仙也定下來，下了決心。她本來要的只是一個護花的英雄，妾本絲蘿，願托喬木，她未來的天地變樣，此際心境平靜，她是全場最平靜的一個人——不，她的平靜，與舞台上蝶衣的平靜，幾乎是相媲美的。

妒火並沒把他燒死。

幕下了。

他還抽空坐在寫信攤子的對面。這老頭，穿灰士林大褂，態度安詳溫謙，參透人情，為關

山阻隔的人們鋪路相通。

他不認識他，故蝶衣全盤信賴，慢慢地近乎低吟：

「娘，我在這兒很好，您不用惦念。我的師哥小樓，對我處處照顧，我們日夜一齊練功喊嗓，又同台演戲，已有十多年，感情很深。……」

他自腰間袋裡掏出一個月白色的荷包，取出鈔票。裡頭原已夾著一幀與小樓的合照，上面給塗上四五種顏色。都一古腦兒遞給對面的老頭。他剛把這句寫完，蝶衣繼續：

「這裡有點錢，您自己買點好吃的吧。」

信寫完了，他很堅持地說：「我自己簽名！」

取過老頭的那管毛筆，在上面認真地簽了「程蝶衣」，一想，又再寫了「小豆子」。就在他一個長得這麼大個的男子身後，圍上幾個剛放學的小孩，十分好奇，在看他簽名。有個女孩還朗朗地念：

「娘，我在這兒很好，您不用——惦念……。我的師哥——」

她看不到下句，把脖子翹得老長的：「——小樓，對我——」

蝶衣一下子靦腆起來：「看什麼？」小孩見他生氣，又頑皮地學他的女兒態了：「看什麼？看什麼？」一哄而散。

老頭摺好信箋，放進信封，取些飯粒捺在封口，問：「信寄到什麼地址呀？」

蝶衣不語，取過信，一個人踽踽上路。走至一半，把信悄悄給撕掉，扔棄。又回到後台上妝去。

花滿樓的老鴿一臉納罕。她四十多，描眉搽粉，髮髻理得光溜，吃四方飯，當然橫草不拿豎草不拈，只叼著一根掃帚苗子似的牙簽兒剔牙。

厚紅的嘴唇半歪。

她交加雙手，眼角瞅著對面的菊仙姑娘。

雲石桌上鋪了一塊湘繡圓布，已堆放一堆銀圓、首飾、鈔票——。

老鴿意猶未盡。

菊仙把滿頭珠翠，一個一個地摘下，一個一個的添在那贖身的財物上。

還是不夠？她的表情告訴她。

菊仙這回倒似下了死心，她淡淡一笑，一狠，就連腳上那繡花鞋也脫掉了，鞋面繡了鳳回頭，她卻頭也不回，鞋給端放桌面上。

老鴿動容了。不可置信。原來打算勸她一勸：「戲子無義……」

菊仙靈巧地，搶先一笑：

「謝謝乾娘栽培我這些年日了。」

她一揖拜別。不管外頭是狼是虎。

旋身走了。

老鴿見到她是幾乎光著腳空著手，自己給自己贖的身。

白線襪子踩在泥塵上。

風姿秀逸孌娜多姿，她繁榮醉夢的前半生，孤注一擲豁出去。老鴿失去一棵栽植多年的搖錢樹，她最後的賣身的錢都歸她了。老鴿氣得說不出話來。

菊仙竟為了小樓「卸妝」。

第五章 自古道兵勝負乃是常情

蝶衣在後台，他也是另一個準備為小樓卸妝的女人吧。虞姬的如意冠、水鑽鬢花、緞花、珠釵……，一一拔將下來。

小樓更衣後，過來，豪爽地拍拍他的肩膀：「怎麼？還為我打架的事兒生氣？」

「我都忘了。」

小樓還想說句什麼，無意地，忽瞥見一個倩影，當下興奮莫名：

「哎，她來了！」

一回身。「你怎麼來了？」

他一把拉著女人：

「來來來，菊仙，這是我師弟，程蝶衣。」

蝶衣抬頭，一見。忙招呼：

「菊仙小姐。」

小樓掩不住得意，又笑：

「——啊？別見外了，哈哈！」

蝶衣不語。菊仙帶笑：

「小樓常在我跟前念叨您的。聽都聽成熟人了。」

蝶衣還是執意陌生，不肯認她，帶著笑，聲聲「小姐」：

「菊仙小姐請坐會，我得忙點事。」

只見那菊仙已很熟絡大方地挽住小樓臂彎。小樓坐不住：

「不坐了。我們吃夜宵去。」

蝶衣一急：

「別走哇——」

轉念，忙道：

「不是約了四爺今晚兒給咱走走戲的？」

小樓忘形：

「我今晚兒可真的要『別姬』了！」

還是當姑娘兒的菊仙得體：

「小樓，你有事嗎？」

「嘿嘿！美人來了，英雄還有事麼？」小樓正要親熱地一塊離去：「走！」

菊仙忽地神色凝重起來：

「我有事。」

直到此時，心竅著迷的段小樓，方才有機會端詳這位懷著心事相找，不動聲色的女人，方才發覺她光著腳來投奔。

「你，這是怎麼回事？」

她低頭一望，白線襪子蒙了塵。似是另一雙鞋。菊仙溫柔，但堅定，她小聲道：

「我給自己贖的身！」

小樓極其驚訝，目瞪口呆，只愣愣地站著。她把他拉過一旁說話去：

「花滿樓不留喝過定親酒的人。」

他一愕，擰著眉頭凝著眼看她，感動得傻了。像個刮打嘴兔兒爺，泥塑的，要人扯動，才會開口。

「是——」

菊仙不語，瞅著他，等他發話。她押得重，卻又不相信自己輸。淚花亂轉。

不遠處，人人都忙碌著。最若無其事地豎起耳朵的，只有程蝶衣一個，借來抹的油彩蒙了臉。他用小牙刷，蘸上牙粉，把用完的頭面細細刷一遍，保持光亮，再用綿紙包好。眼角瞥過去，隔了紗窗，忽見小樓面色一凝，大事不好了。

「好！說話算數！」

——他決定了？

班裡的人都在轟然叫好。傳來了：

「好！有情有義！」

「段老板，大喜了！」

「這一齣賽過『玉堂春』了！」

「唉喲，段老板，」連班主也哄過來：「真絕，得一紅塵知己，此生無憾。什麼時刻洞房

花燭夜呀？」

小樓又樂又急，搓著雙手：

「你看這——終身的事兒，戒指還未買呢。——」

菊仙一聽，懸著的心事放寬了。小樓大丈夫一肩擔當，忽瞅著她的腳：

「先買雙喜鞋！走！」

「撲」地一下，忽見一雙繡鞋給扔在菊仙腳下。

蝶衣不知何時，自他座上過來，飄然排眾而出：

「菊仙小姐，我送你一雙鞋吧。」

又問：

「你在哪兒學的這齣『玉堂春』呀？」

「我？」菊仙應付著：「我哪兒敢學唱戲呀？」

「不會唱戲，就別灑狗血了！」

眼角一飛，無限怨毒都斂藏。他是角兒，不要失身分，跟婊子計較。

轉身又飄然而去。

只有小樓，一竅不通。

他還跑到他的座前，鏡子旁。兩個人的中間，左右都是自己的「人」。

「師弟，我大喜了！來，讓我先挑個頭面給你『嫂子』！」

掂量一陣，選了個水鑽蝶釵。

熟不拘禮。蝶衣一臉紅白，不見真情。

小樓樂得眉花眼笑，慇懃叮囑：

「早點來我家，記住了！證婚人是你！」

然後又自顧自地說：「買酒去，要好酒！」

菊仙只躊躇滿志，看她男人如何實踐諾言。蝶衣目送二人神仙眷屬般走遠。

他迷茫跌坐。

洩憤地，竭盡所能抹去油彩，好像要把一張臉生生揉爛才甘心。

清秀的素臉在鏡前倦視，心如死灰，女蘿無托。

突然，一副翎子也在鏡中抖動，顛顛地對峙。它根部是七色生絲組纓，鑲孔雀翎花裝飾。良久未曾抖定。

袁四爺的臉！

他穩重威儀，睨著翎子，並沒正視蝶衣：

「這翎子難得呀！不是錢的問題，是這雉雞呢，牠傾全力也護不住自家的尾巴了，趁牠還沒死去，活活地把尾巴拔下來，這才夠軟。夠伶俐，不會硬化。」

然後他對蝶衣道：

「難得一副好翎子。程老板，我靜候大駕了。」語含威脅。

他就回去了。

隨從們沒有走，佇候著。

蝶衣惶惑琢磨話中意。思潮起伏不定。

隨從們沒有走。

這是一個講究「勢力」的社會。「怎奈他十面敵難如何取勝，且忍耐守陣地等候救兵。」像一段西皮原板：「無奈何飲瓊漿消愁解悶，自古道兵勝負乃是常情。」

想起他自己得到的，得不到的。

蝶衣取過一件披風，隨著去了。在後台，見大衣箱案子下有一兩個十一二歲的小龍套在睡覺；一盞暗電燈，十四五歲的小龍套在拈針線繡戲衣上的花。這些都是熬著等出頭的戲班小子。啊，師哥、師弟，同遊共息……。蝶衣咬牙，近乎自虐地要同自己作對：豁出去給你看！

他的披風一覆，仿如幕下，如覆在小龍套身上。如覆在自己身上。如覆在過去的歲月上。決絕地，往前走，人待飛出去。

豁出去給你看！

袁四爺先迎入大廳。

宅內十分豪華，都是字畫條幅。紅木桌椅，紫檀五斗櫥。雲石香案。

四爺已換過便服，長袍馬褂。這不是戲，也沒有舞台。都是現實中，落實的人，一見蝶衣來了，一手拉著，另一手覆蓋上面，手疊手，把怯生生的程老板引領內進。

各式各樣的古玩，叫人眼界一開。

袁四爺興致大好，指著一座鼎，便介紹：「看，這是蘇幫玉雕三腳鼎，是珍品。多有

力！」

借喻之後，又指著一幅畫像，一看，竟是觀音。

「這觀音像，集男女之精氣放一身，超塵脫俗，飄飄欲仙！」

蝶衣只得問：

「四爺拜觀音麼？」

「尚在慾海浮沉，」他笑：「只待觀音超渡吧。」

又延入：

「來，到我臥室少坐，咱聊聊。」

四爺的房間，亮堂堂寬敞敞。

一隻景泰藍大時鐘，安坐玻璃罩子內，連時間，也在困囿中，滴答地走，走得不安。

如海，一望無際。棗色的緞被子。有種惶惑藏在裏頭，不知什麼時候竄出來。時鐘只在一壁悶哼。

臥室中有張酸枝雲石桌，已有僕從端了涮鍋，炭火屑星星點點。一下子，房中的光影變得不尋常，魅麗而昏黃。

漫天暖意，驅不走蝶衣的荒涼。

袁四爺繼續說他的觀音像：

「塵世中酒色財氣誘惑人心，還是不要成仙的好。——上了天，就聽不到程老板唱戲。」

四爺上唇原剪短修齊的八字鬚，因為滿意了，那八字緩緩簇擁，合攏成個粗黑威武的「一」字，當他笑時，那一字便活動著，像是划過來，划過去。

蝶衣好歹坐下了。

四爺慇懃斟酒：

「人有人品，戲有戲德。說來，我不能恭維段小樓。來，請。這瓶光緒年釀製的陳酒，是貢品，等閒人喝不上。」

先盡一杯，瞅著蝶衣喝。又再斟酒。蝶衣等他說下去，說到小樓——

他只慢條斯理：

「霸王與虞姬，舉手投足，絲絲入扣，方能入戲相融。有道『演員不動心，觀眾不動情』。像段小樓，心有旁騖，你倆的戲嘛，倒像姬別霸王，不像霸王別姬吶！」

蝶衣心中有事，只陪笑：

「小樓真該一塊來。四爺給他提提。受人一字便為師。」

「哈哈！那我就把心裡的話都給你掏出來也罷。」

他吩咐一聲：

「帶上來！」

僕從去了。

蝶衣有點著慌，不知是什麼？眼睛因酒烈，懵懂起來。

突聞拍翼的聲音，驀見一隻蝙蝠，在眼前張牙舞爪。細微的牙，竟然也是白森森的。那翼張開來，怕不成為一把巨傘？

他不敢妄動。恐怖地與蝙蝠面面相覷。

四爺道：「好！這是在南邊小鎮捕得，日夜兼程送來。」

見蝶衣吃驚，乘勢摟摟他肩膀，愛憐有加：「嚇著了？」

說著，眼神一變。僕從緊捉住蝙蝠，他取過小刀，「刷」一下劃過牠的脖子。蝙蝠發狂掙扎，口子更張。血，汨汨滴入鍋中湯內，湯及時沸騰，嫣紅化開了。一滴兩滴……，直至血盡。

沸湯千波萬浪，袁四爺只覺自己的熱血也一股一股往上涌。眼睛忽地放了光。蝙蝠奄奄一息。

蝶衣頭皮收縮，嘴唇緊閉，他看著那垂死的禽獸，那就是虞姬。虞姬死於刎頸。

四爺像在逗弄一頭小動物似地，先涮羊肉吃，半生。也舀了一碗湯，端到蝶衣嘴邊：

「喝，這湯『補血』！」

他待要餵他。

蝶衣臉色煞白，白到頭髮根。好似整個身體也白起來，嚴重的失血。

他站起來，驚恐欲逃。倒退至牆角，已無去路，這令他的臉，更是楚楚動人……。

「喝！哈哈！」

蝶衣因酒意，腳步更不穩。這場爭戰中，他讓一把懸著的寶劍驚擾了。——或是他驚擾了它？

被逼喝下，噙住了，同時，也愣住了。

他抹抹灑下的血湯，暮然回首，見到它。

半醉昏暈中，他的舊夢回來了。

「這劍——在你手上？」

「見過麼？」四爺面有得色，「話說十年了吧，當年從廠甸一家舖子取得，不過一百塊。你也見過？咱可是有緣呀。」

蝶衣馬上取下來。

是它！

他「嘩」地一下，抽出劍身。

「喜歡？寶劍酬知己。程老板願作我知己麼？」

知己？知己？

蝶衣已像坍了架，丟了魂。他持劍的手抖起來。火一般的熱，化作冰一般的冷。酒臉酡紅，心如死灰。誰是他知己？只願就此倒下，人事不省。借著醉。薰紅了臉。

有戲不算戲，無戲才是戲。

「不若咱也來一段吧？」袁四爺道，「來，乘興再做一篇妝色的學問！」

他是會家子，他懂，他上了妝，不也是一代霸王麼？蝶衣由得四爺如撫美玉般，細細為他揉抹胭脂。

四爺也借了醉，先唱：

「田園將蕪胡不歸，

千里從軍為了誰？

蝶衣醉悠悠地，與他相攙相扶，開始投入了戲中，聽得四爺又念：

「妃子啊，四面俱是楚國歌聲，莫非劉邦他已得了楚地不成？孤大勢去矣！」

蝶衣淌下清淚，一壁唱，一壁造：

「漢兵已略地，

四面楚歌聲。

君王意氣盡，

賤妾何聊生……」

一伸手，把劍搶過來。

他迷惘了，耍了個劍花，直如戲中人。那痴心女。——

四爺猛地伸手一奪。厲聲阻止：

「這可是一把真傢伙！」

仗劍在手，勝券在握。他逃不過了。

「不信？」

四爺一劍把蝶衣的前襟削破。蝶衣只覺天地變樣，金星亂冒。迸出急淚。四爺狂喜：

「哎——哈哈！」

再虛晃一招，劍扔掉。

趁蝶衣癱軟，他仆上去，把他雙手抓住，高舉控倒在几案上，臉湊近，直貼著他的臉廝磨，揉碎酡紅桃花。酒氣把他噴醉。

兩張如假戲如現實的，色彩斑斕的臉貼近搓揉。

蝶衣瑟瑟抖動。

四爺怎會放他走？

燈火通明，血肉在鍋中沸騰的房間。他要他！

這夜。蝶衣只覺身在紫色、棗色、紅色的猙獰天地中，一隻黑如地府的蝙蝠，拍著翼，向他襲擊。撲過來，他跑不了。他仆倒，牠蓋上去，血紅著兩眼，用刺刀，用利劍，用手和用牙齒，原始的搏鬥。牠要把他撕成碎片方才甘心。他一身是血，無盡的驚恐，連呼吸也沒有氣力……。

那囚在玻璃罩子中的時鐘，陪同他呻吟著。

遲遲鐘鼓初長夜，

耿耿星河欲曙天。

辰星在眨著倦眼。蝶衣孤寂地坐在黃包車上。他雙臂緊抱那把寶劍。因羞赧，披風把自己嚴嚴包裹，蓋住那帶劍痕的衣襟，掩住裂帛的狂聲。

也只有這把寶劍，才是屬於自己的。其他什麼也沒了。他在去的時候，毋須假裝，已經明白，但他去了。今兒個晚上，自一個男人手中蹣跚地回來，不是逃回來，是豁出去。他堅決無悔地，報復了另一個男人的變心。

街上行人很少。

特別空寂，半明半昧。

——是山雨欲來麼？

忽聞鐵蹄自遠而近，得得得，得得得。如同打開一個密封的瓶子，聲音一下子急湧而出。來了。

一隊騎兵。

黃包車遠遠見著，知機地一怔。差點叫撞上了，是一隊日軍。太陽旗在大太陽還沒出來時，已耀武揚威，人強馬壯。

黃包車伏如驚弓之鳥，打了幾個轉，嚇得覓地逃生，一拐，拐到胡同去。

窄小的胡同，是絕路。三面均是高牆。車子急急煞住，手足無措，憂心忡忡。

蝶衣神魂未定。——日本鬼子終於來了，他們說來就來了！

思想如被深沉的天色吞噬去。沒想過會發生的事一一發生了。一夜之間，他再不曉得笑了。

胡同盡處，卻有個孩子在笑。他十歲上下，抱著一個帶血的娃娃，頭髮還是濕的，肚子上綁了塊破布。他認得他，也認得那孩子，木然地瞪著他——那是小豆子，他自己！

只覺小豆子童稚的嘴角泛起一絲冷笑。陰寒如鬼魅，他瞧不起程蝶衣。前塵舊夢。二者都是被遺棄的人。

蝶衣震驚了。

一定在那年，他已被娘一刀剝死。如今長大的只是一隻鬼。他是一隻老了的小鬼。或者，其實他只不過是那血娃娃。性別錯亂了。

他找不回自己。

回首，望向胡同口，隔著黃包車的簾子，隔著一個避難的車伕，他見到滿城都是日本的士兵！

個人愛恨還來不及整理，國家危情已逼近眉睫。做人太難了。

還得收拾心情去做人。

蝶衣抱著劍走進來，名旦有名旦的氣派，坐有坐相，站有站相。最淒厲也不容有失。緩緩走進來。

但見杯盤狼藉，剛才那桌面，定曾擺個滿滿當當，正是酒闌人未散。

班裡的人在划拳行令，有的醉倒，有的尚精神奕奕，不肯走。一塌糊塗。哪有人鬧新房鬧成這樣的？蝶衣一皺眉。

小樓一見，馬上上前，新郎倌怨道：

「你怎麼現在才來？」

「師弟，快請坐！」

他見到菊仙。

在臨時佈置的綵燈紅燭下，喜氣掩映中，她特別的魅艷，她穿了一襲他此生都穿不了的紅衣，盛裝，鬢上插了新娘子專利的紅花。像朵紅萼牡丹。她並肩挨膀的上來，與小樓同一鼻孔出氣。——他們兩個串通好，摒棄他！

鑼鼓噴吶也許響過了，戲班子裡多的是喜樂，多的是起哄的人，都來賀他倆，賓主盡歡。她還在笑：

「小樓昨兒晚上叫人尋了你一夜，非要等你來，婚禮延了又延。」

她也知道他重要麼？

「今兒得給你補上一席，敬上三杯了。」

小樓又道：

「你說該罰不該罰？師哥大喜的日子也遲到。」

菊仙忙張羅：

「酒來——」

蝶衣不理她，轉面，把懷中寶劍遞予小樓。

「師哥，就是它！沒錯！」

小樓和菊仙愕然。

小樓接劍，抽開，精光四射，左右正反端詳：

「呀！讓你給找到了！太好了！」

大夥也圍上來看寶貝。

小樓嚷嚷：

「菊仙，快看，是我兒時做的一個夢！」

菊仙依他，代為歡喜。

蝶衣咬牙切齒一笑：

「師哥，你得好好看待它！」

說畢，不問情由，旁若無人，走到段家供奉的祖師爺神像牌位前，虔誠肅穆地，上了一炷香。

他閉目、俯首。一點香火，數盞紅燈，映照他邪異莫名的舉止。

小樓不虞有他，很高興：

「好，就當是咱結婚的大禮吧。禮大，我不言謝了。」

蝶衣回過頭來，是一張淡然的臉：

「你結婚了，往後我也得唱唱獨腳戲了。」

小樓一時不明所以，這又有什麼關係呢？

只有玲瓏剔透、見盡世情的姑娘兒，開始有點明白了。菊仙心裡邊暗暗地撥拉開算盤珠兒，算計一下各人關係。嘴裏不便多言。小樓笑著遞上一盅。

蝶衣取過酒，仰面乾了。這是今兒第二次醉，醉了當然更好。

忽聞屋子外頭有人聲吆喝。

聽不懂。

是日本話：

「掛旗！掛旗！大日本大東亞共榮！」

馬上有人代作翻譯，也是吆喝：

「掛旗！掛旗！大日本大東亞共榮！」

門外來了一個人。是蝶衣那貼身的侍兒小四，他倉惶地跌撞而至。

小四驚魂未定：

「滿城——日本兵，正通知——各門各戶，掛太陽旗呢！」

一眾目瞪口呆。

胡同裡，未睡的人，驚醒的人，都探首外望。有人握拳透爪，有人默默地，拎出入侵者的旗幟。孩子哭起來，突然變作悶聲，一定是有雙父母慈愛的大手，給捂住，不想招惹是非。

無端的如急景凋年，日子必得過下去。

一家一家一家，不情不願，悄無聲息，掛上太陽旗。

只有蝶衣，無限孤清。外面發生什麼事，都抵不過他的「失」。

後來他想通了。

多少個黑夜，在後台。一片靜穆，沒有家的小子，才睡在台毯下衣箱側。沒成名的龍套，才膜拜這虛幻的美景。他俯視著酣睡了的人生。亂世浮生，如夢。他才二十歲，青春的豐盛的生命，他一定可以更紅的。即使那麼孤獨，但堅定。他昂然地踏進另一境地。

睥睨梨園。

有滿堂喝采聲相伴，說到底，又怎會寂寞呢？

那夜之後，他更紅了，戲本來就唱得好，加上有人捧，上座要多熱鬧有多熱鬧。抗戰的人去抗戰，聽戲的人自聽戲，娛樂事業畸型發展。找個藉口沉迷下去，不願自拔。——誰願面對血肉模糊的人生？

「程老板，」班主來諂媚：「下一台換新戲碼，我預備替您掛大紅金字招牌，圍了電燈泡，懸一張戲裝大照片，您看用哪張好？」

蝶衣一看，有「拾玉鐲」、「宇宙鋒」、「洛神」、「貴妃醉酒」……。——他換了戲碼，對，獨腳戲，全以旦角為主。

「就這吧。」他隨手指指一張。

「是是。還有您程老板的名字放到最大，是頭牌！」

花圍翠繞，美不勝收。

小樓呢？蝶衣刻意地不在乎，因為事實上他在乎。

袁四爺又差人送來更講究的首飾匣子了，頭面有點翠、雙光水鑽石、銀釵、鳳托子、珍珠耳墜子、絢漫炫人的頂花。四季花朵，分別以緞、綾、絹、絲絨精心繫結。花花世界。他給他置戲箱，行頭更添無數。還將金條熔化，做成金絲線繡入戲衣，裙襖上綴滿電光片。蝶衣嗔道：

「好重，怕有五六斤。」

班主愛帶笑恭維著他的行頭：

「唷，瞧這頭面，原來是貓眼玉！好利害！」

背地呢，自有人小聲議論：

「又一個『像姑』……。」

……

但，誰敢瞧不起？

首天夜場上「拾玉鐲」。蝶衣演風情萬種的孫玉姣。見玉鐲，心潮起伏，四方窺探，趑趄著：拾？還是不拾？詐作丟了手絹，手絹覆在玉鐲上，然後急急團起，暗中取出，愛不釋手。

男伶擔演旦角，媚氣反是女子所不及。或許女子平素媚意十足，卻上不了台，這說不出來的勁兒，乾旦毫無顧忌，溶入角色，人戲分不清了。就像程老板蝶衣，只有男人才明白男人吃哪一套。

暗暗拾了玉鐲，試著套進腕裡，顧盼端詳，好生愛戀。一見玉鐲主人，那小生傅朋趨至，心慌意亂，當下脫了鐲子，裝作退還狀。

他不是小樓。

他只是同台一個扇子小生。——是蝶衣的陪襯。台上的玉姣把鐲子推來讓去：

「你拿去，我不要！」

往上方遞，往下方遞：

「你拿去，我不要！」

硬是還不完。是，你拿去吧，他算什麼？我不要！一聲比一聲嬌嬈，無限嬌嬈。誰知他心事？

過兩天上的「貴妃醉酒」，仍是旦角的戲，沒小樓的份兒。

蝶衣存心的。他觀魚、嗅花、銜盃、醉酒…。一記車身臥魚，滿堂掌聲。

他好一似嫦娥下九重。

連水面的金鯉，天邊的雁兒，都來朝拜。只有在那一刻，他是高貴的、獨立的。他忘記了小樓。艷光四射。

誰知台上失寵的楊貴妃，卻忘不了久久不來的聖駕。以為他來了？原來不過裴力士誑駕。他沉醉在自欺的綺夢中：

「呀——呀——啐！」

開腔四平調：

「這才是酒不醉人人自醉——」

忽然一把傳單，寫著「抗日、救國、愛我中華」的，如雪花般，在台前某一角落，向觀眾灑過去。場面有點亂。有人撿拾，有人不理，只投入聽戲。蝶衣的水袖一拂，傳單揚起。

但一下子，停電了。

又停電了。

每當日本人要截查國民黨或共產黨的地下電台廣播，便分區停電。頭一遭，蝶衣也有點失措，但久而久之，他已不管外頭發生什麼事了。

心中有戲，目中無人。

他不肯欺場，非要把未唱完的，如常地唱完。在黑暗中，影影綽綽的娘娘拉著腔：

「色不迷人——人自迷。」

「好！好！」

大家都滿意了。

回到後台，還是同一個班子上，他無處可逃避。

憲兵隊因那灑傳單的事故，要搜查抗日分子。戲園子被逼停演。又說不定哪個晚上可以演，得在等。

菊仙倒像沒事人。跟了小樓，從此心無旁騖。只洗淨鉛華，幹些良家婦女才幹的事兒。蝶衣仍舊細意洗刷打點他心愛的頭面，自眼角瞥去，見菊仙把毛線繞在小樓雙手，小樓耗著按掌，像起霸，怡然自得。

夫妻二人正說著體己笑話呢。

「趕緊織好毛衣，讓你穿上，熱熱血，對我好點。」

「你還嫌我血不熱？」

「血熱的人，容易生男孩。」

「笑話！衝我？吃冰碴子也生男的！」

小樓一抖肩，毛線球滾落地上，滾到蝶衣腳下。無意地纏了他的腳。他暗暗使勁，把它解開踢掉。一下子，就是這樣的糾纏，卻又分明不相干了。

「菊仙小姐，」蝶衣含笑對菊仙道，「你給師哥打毛衣，打好了他也不穿。這真是石頭上種蔥，白費勁。」

小樓嚷嚷：

「怎麼不穿？我都穿了睡的。」

「睡了還穿什麼？」菊仙啐道。

小樓扯毛線，把菊仙扯回來拉著手，在她耳畔不知說了句什麼話。

菊仙罵：

「二十一天不出雞——壞蛋！」

小樓只涎著臉：

「咦？你不就是要我使壞？」

聽得那麼懶散、荒唐的對答，蝶衣不高興了。難怪他退步了。

他把邊鳳刷了又刷，心一氣，狠了，指頭被它指爪刺得出血。

菊仙還打了他一記。

蝶衣忍無可忍，仍帶著微笑：

「停演也三天了，就放著正經事兒不管，功夫都丟生啦。」

小樓道：

「才幾張傳單紙！到處都灑傳單紙。憲兵隊那幫，倒乘機找碴兒。」

想想又氣：

「媽的！停演就停演，不唱了！」

蝶衣忙道：

「不唱？誰來養活咱？」

小樓大氣地，非常豪邁：

「別擔心！大不了搬抬幹活，有我一口飯，就有你吃的！」

蝶衣驀地為了此話很感動。

「一家人一樣。」

瞅著蝶衣滿意地一笑，菊仙也親熱地過來，先自分清楚：

「小樓你看你這話！蝶衣他自己也會有『家』嘛！」

這人怎的來得不識好歹不是時候？蝶衣臉色一沉。她猶迄自熱心地道：

「我有個好妹妹，長的水靈不說，裏外操持也是把好手。」菊仙衝蝶衣一笑，「我和小樓給你說說去——」

蝶衣聽不下去。他起來，待要走了：

「這天也白過了。還是回去早點歇著吧。」

才走沒幾步，地上那毛線球硬是再纏上了，繞了兩下沒繞開，乘人不覺，索性踢斷了。

「說是亂世，市面亂，人心亂，連這後台也亂的沒樣子了。」

他轉過臉來，氣定神閒，搖頭嘆道。

忽聞得外面有喧鬧聲。

班上有些個跑腿來了，小四也央蝶衣。

「程老板慢走，經理請您多耽擱一下。」

「外頭什麼事？那麼吵？」

「是個女學生——」

聽得戲園子門外有女子在吵鬧啼哭：

「我不是他戲迷，我是他許嫁妻子。妻子來找丈夫，有何不可？」

還有掌摑聲。

「什麼事？」蝶衣疑惑地問。

然後是警察的喝止，然後人雜沓去遠了。

經理來，先哈腰道歉，才解釋：

「來了個姓方的女學生，說為您『一笑萬古春，一啼萬古愁』程老板戀愛痴迷。死活要見一面。她來過好多趟了，都給回絕。這趟非要闖進來，還打了看門的一記耳光，狠著呢。」

蝶衣只無奈一笑。

這樣的戲迷多著呢，最勇敢的要數她。不過，被拘送警察署，多半由雙親贖回，免她痴迷傷痛，亂作誓盟，不正當，總是把她速嫁他方，好收拾心情。

崇拜他傾慕他的人，都是錯愛。他是誰？——男人把他當作女人，女人把他當作男人。他是誰？

房間裏佈置得細緻而慵懶。清人精繪彩墨摹本，畫的是同治、光緒以來十三位名噪一時的伶人畫像，喚作「同光十三絕」。生是男人，旦也是男人，人過去了，戲傳下來。他們一眾牽牽嘴角，向癱坐貴妃椅上的蝶衣，虎視眈眈。——兒時科班居高臨下也是他們。

隔了雙面蝶繡，只見蝶衣四肢伸張，姿態維持良久未變。

他頭髮養長了些，直，全攏向後，柔順垂落，因頭往椅子背靠後仰，益顯無力承擔。

似醉非關酒，聞香不是花。

是大的芳菲。抽過兩筒，鑲了銀嘴的槍率先躺好睡去。霞猶在飄渺，薰香不散。像煉著的丹藥，叫人長壽、多福。但生亦何歡？

蝶衣眯妻了雙眼，他心裏頭的擾攘暫時結束了。他的性別含糊了。

房中四壁，掛上四大美人的鏡屏，可當鏡子用，但照了又照，只見美人搶了視線。似個浮泛欲出的前朝麗影。除了她們，還有大大小小的相框，嵌好一幀幀戲裝照片、便裝照片，少不了科班時代，那少年合照——長條型，一個一個禿著頭，骷髏一樣。

牆上的照片都釘死了。封得嚴嚴，誰也別想逃出生天。

包括在萬盛影樓，段小樓和程蝶衣那屢屢也風流的合照。

一剎那的留影，伴著他。

除此，還有一頭貓。

他養了一頭貓。黑毛，綠眼睛。蝶衣抽大時，牠也迷迷糊糊。待他噴它一口、兩口，貓嗅到鴉片的香味，方眨眨眼，抖擻起來。

人和貓都攜手上癮。

蝶衣以他羞人答答，柔若無骨的手，那從沒做過粗重功夫，沒種過地，沒扛過槍，沒撥過算盤珠子，沒掛過藥丸，沒打過架的，潔白細膩，經過一刀「閉割」的手，愛撫著貓——像愛撫著人一樣。

小四長得益發俊俏。跟了他幾年了，又伶俐又聽話。因為這依稀的眉目，蝶衣在他身上，找到自己失去的歲月。

小四捧著兩件新造好的戲衣進來，道：

「程老板，今兒個早上您出去時間長了點，來福就瞄著眼睛沒神沒氣的，現在等您噴牠兩口，才又歡騰過來呢。」

蝶衣愛憐地：

「敢情是，你看牠也真是神仙一樣。」

小四傾慕地討好主子：

「您也是洛水神仙呀！」

蝶衣歎喟一聲：

「小四，只有你才日夜哄我。」

稍頓，又道：

「不枉我疼你一場。」

小四聽了，骨頭也酥了。特別忠心。把戲衣仔細攔下，好讓蝶衣有工夫時試穿。忽省得一事：

「剛才朱先生來探問，晚上的戲碼是否跟段老板再搭檔？好多戲迷都寫信來，或請託人打聽。都央請您倆合演。憲兵隊的也來。」

「也罷。分久必合。倒是好一陣不曾『別姬』了。」他笑，「就湊到一塊再『別』吧。」

「不過——」

「幹嘛吞吞吐吐的？」

「朱先生說的，他找段老板，找不到。多半是喝酒玩蝮蝮去。」

一九四三年。大夥仍在日本人手底下苟活著。活一天是一天。

一酒肉朋友簇擁著，在陳先生家裏大吃大喝。還各捧個名貴細瓷盅兒，展覽著名貴的蝮蝮。

小樓在桌邊吆道：

「喝！我這銅甲將軍，昨兒晚上給餵過螞蟻卵，打得凶！誰不服氣，再戰一局！」

又朝菊仙得意地笑：

「菊仙，你給我收錢吧。」

他又贏了，錢堆在桌面。

友人幫腔恭維：

「真是霸王，養的蝮蝮也渾身霸氣！」

「噯，不是好貨色，還不敢在真霸王跟前亮相吶！」

小樓大笑，賣弄一下唱腔：

「酒來——」

聲如裂帛，鶴唳九霄，眾附和地喊：

「好！好！」

有人趁機：

「段老板，趁您今天高興，借花花？」

小樓豪氣干雲。桌面上摸了點給他：

「拿去也罷！」

看兩個人去了，菊仙才道：

「啐！人家加你一倍包銀，你有本事花去三倍！」

小樓在場面上，不搭理，只道：

「你先回去。晚上給我弄紅燒肉。」

菊仙恨恨地走了。

「再來再來！」小樓嚷，「女人就是淺。」

此時，蝶衣由小四及催場先生引領了來，見小樓無心上場，極為可惜，蝶衣不多話，只道：「開臉吧。」

小樓不動：

「你沒見我忙著吶！」

催場的又在念他的獨門對白了。

「我的大老板，快上場吧，憲兵隊爺們許要來聽戲，得順著點，得罪不起呀。」

「光開臉沒用。」

小樓回頭一看蚰蚰的盅兒。蝶衣氣了，一急，把它一掃，盅兒撥拉到地上去，碎裂。恨他吊兒郎當。

催場的忍氣吞聲，做好做歹：

「兩位老板，您是明白人。我先找人墊場，請馬上來，我先走一步，咱等著您倆吶！」

蝶衣趕緊去扯小樓衣袖子，又哄他：

「你這是幹嘛。」

「找人贖行頭吧，進了當舖了。」

「哎！」蝶衣跺足，喚小四，給他錢，附耳吩咐幾句。小四唯唯。

蝶衣氣了：「段小樓，你這是好架勢。難怪當舖錢老板樂得多出點供你大爺花花，就是看準你不會當死，明天又有人給贖回來了！」

「誰管明天是什麼日子？如果日本人亡掉我們，誰有明天？」

「你沒有明天，我可有！」

「是，你有！你天天抽『這個』，不僅嗓子糟蹋了，扮相也沒光采。你就有明天？」

「你花錢像倒水一樣，倒光了，誰照應你？往後我倆真拆夥了，誰給你贖行頭？」

「你不愛惜自己，還能夠唱多久？到那個時候，你不拆夥，我也不要合演！」

蝶衣抖索著。血氣上湧，思前想後，千愁萬恨。他只想起當年河邊，小石頭維護著小豆子，不讓大夥上前，他說：「你們別欺負他！你們別欺負他！」

蝶衣萬念俱灰：「我們拆夥吧！」小樓也怔住，不能自持，張口結舌地望著他。孰令致此？——小四把行頭贖回來了。小樓爽步上前：「待會多上一點粉，蓋住臉上灰氣，虞姬還是虞姬。我呢，那麼一起霸，就是采。上了台，一對拔尖角兒，我們肯唱二軸，誰都不敢跟在後面哩！戲，還是要唱下去的。」

終於回到後台去。

戲園子的後台，這一陣子也有設了賭場，給人散戲後推牌九耍樂；也有設了局，讓抽兩口解憂；老客還可帶了妓女上來小房間休息。一塌胡塗。

今非昔比。到底是兄弟情誼，戲，還是要唱下去的。

小樓一壁開臉，忘記了適才的過節。他是為他好，按捺不住又道：

「看來今兒晚上都是來捧你虞姬場的人。」

「台上是台上，台下是台下。」

「誰說不是。有的爺們捧角，不過貪圖你台上風光，害了你都不知道，別暈頭轉向。」

小樓知道得多，只覺自己不給他說，又有誰來教訓他？就是整不住，自己是師哥。

「還有，這話我不能不說，」他正色：「師弟，你還是……別抽『這個』了。一下子抽少了，又打呵欠，又沒精神。抽多了，嗓子成了『雲遮月』。——我是為你好！」

蝶衣覺得他是關懷的，遂望定他：

「我——」

還沒說，小樓又接上去：

「菊仙也讓我勸勸你。」

蝶衣的深情僵住了。

「哪天她說的那門親事，怎麼著？有沒有想過成家？你倒是回個話，菊仙——」

沒等小樓說完，蝶衣過去審視小四贖回來的行頭。他聽到什麼「菊仙也……」，轉悠來，轉悠去，心神不定。兄弟共話，誰料又夾了第三者？他還是體己的，他還是親。誰要她呢？沒來由地生氣。誰要她？

「哎，小豆子——」小樓一時情急。蝶衣背影一怔。但又想到自己無法欺身上前，前塵僅是拈來思念。極度隔膜。

他忽地回過頭來，負氣：

「你以後就是典當老婆，也不能再典當行頭了！你瞧瞧，讓當舖老鼠咬出這麼大的洞洞，還得我給你補！」

轉身自顧自更衣去。

鑼鼓已在催場。——及時地。

這戲便又唱下去了。

約莫過了一大段，還沒到高潮。幕後正是漢兵的「楚歌」。四面皆是，用以惑眾。

聲韻淒涼，思鄉煽情：

「田園將蕪胡不歸，

千里從軍為了誰？

……」

為了誰？

「四面俱是楚國歌聲，莫非劉邦他已得楚地不成？」項羽長嘯：「孤大勢去矣！」

連烏騅，也被困垓下，無用武之地了。

眼看到了「別姬」精彩處，忽自門外，操進一隊日軍。都戎裝革履，靴聲伴著台上的拉腔，極不協調。

全為一位軍官開路、殿後。

他是關東軍青木大佐。

青木胸前佩滿勳章，神采奕奕。不單荷槍，還有豪華軍刀，金色的刀帶，在黯黑的台下，一抹黃。戎裝畢挺無皺折，馬刺雪亮。

英姿颯爽地來了。

四下一看，馬上有人張羅首座給他。——先趕走中國人。

怕事的老百姓，不趕先避。看得興起的，不情不願滿嘴無聲咒詛。卻也有鞠個躬給皇軍，惟恐討不了他歡心。

楚歌聲中，他們毫無先兆地，把戲園子前面幾排都霸佔了。有幾個走得慢了點，馬上遭拳腳交加。台下有慘叫。

全場敢怒不敢言。

小樓在台上，一見，怒氣沖天。

性子一硬，完全不理後果，他竟罷演，一個勁兒回到台下：

「不唱了不唱了！媽的！滿池座子都是鬼子！」

幕急下。鼓樂不敢中斷，在強撐。

班主、經理和催場的臉色大變：

「哎，段老板，您好歹上場吧，得罪了，吃不了兜著走！求求您了！」

「您明白人，跟憲兵隊有計較的地兒麼？把兩位五花大綁了去，也是唱……」

小樓大義凜然：

「老子不給鬼子唱！」

又道：

「我改行，成了吧？」

菊仙知道情勢危殆：

「小樓，這不是使性子的時候——」

小樓不反顧，像頭蠻牛，卸了半妝，已待拂袖離去。

外面有什麼等著他？一概不管。猛獸似的陰影。菊仙急忙追上去。

「小樓你等我——」

大夥追出。

蝶衣立在原地。他沒有動，他想說的一切，大夥已說了。他自己是什麼位置？——小樓的妻已共進退！

不識相的段小樓根本回不了家，也改不了行。一出門，即被憲兵隊逮走。

囚室中，皮鞭子、槍托、拳打腳踢。任你是硬漢子，也疼得嘴唇咬出血來。

「不唱？媽的不給皇軍唱？」

他分不清全身哪處疼哪處不疼。四肢百骸都不屬於自己。一陣暈眩，天地在打轉……。

但，小樓竟可屏住一口氣，不肯求饒。他站不住，倒退栽倒，還企圖爬起來。

他橫眉豎眼，心裡的火竄到臉上，鬼子越凶，他越不倒。

——他的下場肯定是斃了。

蝶衣還沒睡醒。

不唱戲，他還有什麼依託？連身子也像無處著落。睡了又睡，睡得天昏地暗日月無光。

「醒了？煩你喊一下，急死了！」

菊仙靦顏來了。追問著小四。

他道：「剛睡醒，請進來。」

蝶衣在一個疑惑而又曖昧的境地，跟她狹路相逢似地。剛睡醒，離魂乍合，眯著眼，看不清楚，是夢麼？夢中來了仇家。

菊仙馬上哀求：

「師弟，你得救救小樓去！」

他終於看見她了。她臉色蒼白，老了好幾年呢，像拳皺了的手絹子，從沒如此憔悴過。她不是一個美人嗎？她落難了。蝶衣嗤的一笑，輕軟著聲音：

「什麼『師弟』？——喊蝶衣不就算了？」

稍頓，分清輩分似地：

「『我』師哥怎麼啦？」

菊仙忍氣吞聲，她心裡頭很明白，她知道他是誰。依舊情真意切，求他：

「被憲兵隊抓去了。盼你去求個情，早點給放出來，你知道那個地方……，拿人不當人。這上下也不知給折騰得怎麼樣。晚了就沒命了。小樓的性子我最清楚了——」

「你不比我清楚。」蝶衣緩緩地止住她，「你認得他時日短，他這個人呀……」

他堅決不在嘴皮子上輸給「旁人」。儘管心中有物，緊纏亂繞，很不好受。——他不能讓她佔上風！

菊仙急得淚盈於睫，窘，但為了男人，她為了他，肺腑被一隻長了尖利指爪的手在刺著、撕著、掰著，有點支離破碎，為了大局著想，只隱忍不發：

「你幫小樓過這關。蝶衣，我感激你！」

蝶衣也很心焦，只故作姿態，不想輸人，也不想輸陣。

他心念電轉——此時不說，更待何時？真是良機！水大邁不過鴨子。她是什麼人？蝶衣沉默良久。菊仙只等他的話。終於僵局打破了：

「就看我師哥分上，跑一趟。」

為了小樓，他也得靦顏事敵，誰說這不是犧牲？

但蝶衣瞅著菊仙。她心腸如玻璃所造，她忽地明白了。他也等她的話呀。

「——你有什麼條件？」

蝶衣一笑，閉目：

「那來什麼條件？」

菊仙清淚淌下了。

只見蝶衣伸手，款款細抹她的淚水，順便，又理理對方毛了的鬢角，一番美意，倒是「姊妹情深」。

小四在房門外窺探一下，不得要領，便識趣走開。

蝶衣自顧自沉醉低迴：

「都是十多年的好搭檔。從小就一起。你看，找個對手可不容易，大家卯上了，才來勁。你有他——可我呢？就怕他根本無心唱下去了，暈頭轉向呀，唉！」

聞絃歌，知雅意。

菊仙也一怔：

「蝶衣？——就說個明白吧。」

「結什麼婚？真是！一點定性也沒有就結婚！」

他佯嗔輕責，話中有話。

菊仙馬上接上：

「你要我離開小樓？」

「哦？你說的也是。」

蝶衣暗暗滿意。是她自己說的，他沒讓她說。但她要為小樓好呀。

「你也是為他好。」他道，「耽誤了，他那麼個尖子，不唱了，多可惜！」

——二人都覺著對方是貓嘴裡挖魚鰓！

末了菊仙蹺了二郎腿，一咬牙：

「我明白了，只要把小樓給弄出來，我躲他遠遠兒的。大不了，回花滿樓去，行了吧？」

蝶衣整裝出發。

塌塌米上，舉座亦是黃臉孔。

憲兵隊的軍官。還有日本歌舞伎演員，都列座兩旁。他們都裝扮好了，各自飾演自己的角色。看來剛散了戲，只見座上有「忠臣藏」、「弁天小僧」、「四谷怪談」、「助六」……的戲中人，臉粉白，眼底愛上一抹紅，嘴角望下彎的化妝。兩個開了臉，是不動明王和妖精。兩頭獅子，一白髮一赤髮。歌舞伎也全是男的，最清麗的一位「鷺娘」，穿一身「白無垢」。

他們一一盤膝正襟而坐，肅穆地屏息欣賞。因被眼前的表演鎮住了！

關東軍青木大佐，對中國京戲最激賞。他的翻譯小陳，也是會家子。

除了小陳，唯一的中國客人，只有蝶衣。

蝶衣清水臉，沒有上妝，一襲灰地素淨長袍，清唱：

「原來紫嫣紅開遍，
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頽垣。

良辰美景奈何天，
賞心樂事誰家院。

朝飛暮卷，
雲霞翠軒，
雨絲風片，
波畫船。

錦屏人忒看的這韶光賤。

只要是人前表演，蝶衣就全情投入，心無旁騖。不管看的是誰，唱的是什麼。他是個戲痴，他在「遊園」，他還沒有「驚夢」。

「則為你如花美眷，
似水流年。

……」

都在夢中。

他來救他。他用他所學所知所有，反過來保住他。小樓。

那虎彪彪的青木大佐，單眼瞼，瘦長眼睛，卻烏光閃閃，眉毛反倒過濃，稍上豎，連喜歡一樣東西都帶凶狠。

「好！中國戲好聽！『女形』表演真是登造極！」

小陳把他的話翻譯一遍。蝶衣含笑欠身。

青木強調：

「今晚談戲，不談其他。『聖戰』放在第二位。我在帝國大學念書時，曾把全本『牡丹亭』背下來呢。」

蝶衣欣然一笑：

「官長是個懂戲的！」

他一本正經：

「藝術當然是更高層的事兒——單純、美麗，一如綻放的櫻花。在最燦爛的時候，得有盡情欣賞它們的人。如果沒有，也白美了。」

蝶衣不解地等他說完，才自翻譯口中得知他剛才如宣判的口吻，原來是讚賞。是異國的知音，抑或舉座敵人偶一的慈悲？

只見青木大佐一揚手示意。

紙糊的富士佳景屏風敞開，另一偏房的塌塌米上，開設了盛宴，全是一等一的佳餚美酒、海鮮、刺身……，晶瑩的肉體，粉嫩的，嫣紅的。長几案佈置極為精緻，全以深秋楓葉作為裝飾。每個清水燒旁邊都有一隻小小的女人的紅掌，指爪尖利妖嬈。

青木招呼著大家，歌舞伎的名角，還有蝶衣：

「冬之雪、春之櫻、夏之水、秋之葉，都是我們尊崇的美景。」

蝶衣一念，良久不語。無限低迴：

「我國景色何嘗不美？因你們來了，都變了。」

對方哈哈一笑：

「藝術何來國界？彼此共存共榮！」

是共存，不是共榮。大夥都明白。

在人手掌心，話不敢說盡。記得此番是靦顏事敵，博取歡心。他是什麼人？人家多尊重，也不過「娛賓」的戲子。頂尖的角兒，陪人家吃頓飯。

蝶衣一瞥滿桌生肉。只清傲淺笑：

「中國老百姓，倒是不慣把魚呀肉呀，生生吃掉。」

生生吃掉。被侵略者全是侵略者刀下的魚肉。

蝶衣再卑恭欠身：

「謝了。預請把我那好搭檔給放了。太感激您了！」

「不。」青木變臉，下令，「還得再唱一齣，就唱『貴妃醉酒』吧。」

蝶衣忍辱負重，為了小樓，道：

「官長真會挑，這是我拿手好戲呢。」

他又唱了。委婉地高貴地：

「好一似嫦娥下九重，

清清冷落在廣寒宮，

啊，

廣寒宮。」

他打開了金底描上緋紅牡丹花開富貴圖的扇子，顫動著掩面，鶯嬌燕懶。

貴妃。

只在唱戲當兒，他是高高在上的。

待得出來時，夜幕已森森的低垂。

蝶衣在大門口等著。

憲兵隊的總部在林子的左方，夜色深沉，只見山林木黑魍魎的剪影。也只見蝶衣的剪影。

清秋幽幽的月亮，不知蹤跡，天上的星斗，也躲入漆黑的大幕後似地。

等了一陣，似乎很久了，創痕纍纍的段小樓被士兵帶出來。他疲憊不堪，踉蹌地卻急步上前。

見著蝶衣。

「師哥，沒事了。」

他意欲扶他一把。一切過去了，他的身邊只有他一個人了。

誰知小樓非常厭惡，痛心，呼吸一口子急速，怒火難捺。他的眼神好凶，又夾雜瞧不起，只同吃下去一頭蒼蠅那樣，逼不及待要吐出來：

「你給日本鬼子哈腰唱戲？你他媽的沒脊椎！」

一說完，即時啐了蝶衣一口。

唾液在他臉上，是一口釘子！

他驚訝而無措，頭頂如炸了個響雷。那釘子刺向血肉中，有力難拔。

呆立著。

黑夜中，伸來一隻手。一隻女人的手。她用一塊輕暖的手絹兒，把那唾液擦去。款款地，一番美意。一切似曾相識，是菊仙！

她溫柔地拍拍小樓，然後挽著他臂彎，深深望蝶衣一眼。

菊仙挽著小樓，轉身離去。一切悄沒聲色。幕下了。

望向林子路口，原來已停了黃包車，原來她曾悄沒聲色地，也在等。

她早有準備！她背棄諾言！

——抑或，她只是在碰運氣，誰知撿了現成的便宜？

蝶衣永遠忘不了那一眼。她親口答應的：「我躲他遠遠兒的！」但他沒離開她，她倒表現得無奈，是男人走到她身邊去。

這是天大的陰謀。

婊子的話都信？自己白賠了屈辱，最大的屈辱還是來自小樓的厭惡。誰願哈腰？誰沒脊梁？蝶衣渾身僵冷，動彈不得。一切為了他，他卻重新失去他，一敗塗地。臉上唾液留痕處，馬上潰爛，蔓延，焚燒——他整張臉也沒有了，他沒臉！

月亮不識趣地出來了。

清寒的月色下，忽聞林子深處有人聲步聲，還有沉重呼喝：

「走！」

蝶衣大吃一驚。

「打倒日本鬼子！打倒——」

然後是口鼻被強掩的混濁喊聲，掙扎，毆打。

「砰！」

槍聲一響。

「砰！」

槍聲再響。

林中迴盪著這催命的嘯聲，世界抖了一下。又一下。林子是槍決的刑場。憲兵功德圓滿地收隊了。

受驚過度的蝶衣，瞪大了眼睛，極目不見盡頭。他同死人一起。他也等於死人。驀地失控，在林子咻咻地跑，跑，跑。倉惶自他身後，企圖淹沒他。他跑得快，淹得也更快。

跌跌撞撞地，逃不出生天。蝶衣虛弱地，在月亮下跪倒了。像抽掉了一身筋骨，他沒脊椎，他哈腰。是他聽覺的錯覺，轟隆一響，趴噠一聲，萬籟竟又全寂，如同失聰。

人在天地中，極為渺小，孑然一身。浸淫在月色銀輝下。

他很絕望。一切都完了。

第六章 夕陽西下水東流

留聲機的大喇叭響著靡靡之音。

蝶衣心情無托，惟有讓這頹廢的樂聲好好哄護他。

房子佈置得更瑰麗多姿，什麼都買，都要最好的。人說玩物能喪志，這便是他的心願，但願能喪志。

鏡子越來越多，四面窺伺。有圓的、方的、長的、大的、小的。

他最愛端詳鏡中的美色，舉手投足，孤芳自賞。蘭花手，「你」，是食指悄悄點向對方；「我」，是中指輕輕捺到自己心胸；「他」，一下雙晃手，分明欲指向右，偏生先晃往左，在空中一繞，才找尋到要找尋的他。

這明媚鮮妍能幾時？

只怕年華如逝水，一朝漂泊，影兒難再尋覓。他又朝鏡子作了七分臉，眼角暗飛，真是美，美的殺死人！

五光十色，流金溢彩的戲衣全張懸著，小四把它們一一抖落，細意高掛，都是女衣。裙襖、斗篷、雲肩、魚鱗甲、霞帔、褶裙……，滿室生春。戲衣艷麗，水袖永遠雪白。小四走過，風微起，它們用水袖彼此輕薄。

古人的魂兒都來陪伴他了，一行珠簾閒不捲，終日誰來？不來也罷。小四還是貼身貼心的。

蝶衣慵懶地哼著：

「人言洛陽花似錦，

奴久繫監獄不知春……。」

小四穿上一件戲衣，那是「遊園驚夢」中，邂逅小生時，杜麗娘的行頭。「翠生生出落得裙衫兒茜，艷晶晶花簪八寶填」。

小四拈起一把杭州彩絹扇子，散發著檀香的迷幻芳菲。蝶衣一見，只淡淡地微笑，隨意下個令：

「小四，給我撕掉。」

小四見他苦悶無聊，惟有破壞，他太明白了，問也不問，把扇子給撕了。

一下輕微的裂帛聲。

蝶衣又閒閒地：

「把戲衣也撕了。」

他二話不說，討他歡心，又撕了。不好撕，得找道口子，奮力一撕——裂帛聲又來了，這回響得很，蝶衣痛快而痛苦地閉上眼睛。

原來乖乖地蹲在他身畔，那上了鴉片癮的黑貓，受這一驚，毛全豎起來。來福戒備著，蝶衣意欲愛撫牠，誰知牠突地發難，抓了他一下。

這一下抓的不深，足令蝶衣惶惑不解。——對牠那麼好，末了連貓也背叛自己？

蝶衣瞅著那道爪痕，奇怪，幼如一根紅髮絲。似有若無，但牠分明抓過他一下。

小四裝扮好來哄他，拉腔唱了：

「則為你如花美眷，

似水流年。

是答兒閒尋遍，

在幽閨自憐……」

蝶衣隨著他的唱造神遊，半晌，才醒過來似地，又自戀，又憐他。

「小四呀，十年廿年也出不了一位名角呢。你呢，還是成不了角兒啦。」

他又閉目沉思去。良久，已然睡著。

小四一語不發。一語不發。

末了又把金絲銀線給收拾好了。

一天總算過去。

人人都有自己過活的方法。一天一天的過。中國老百姓，生命力最強。

一冬已盡。京城的六月，大太陽一曬，屋裡往往呆不住人，他們都搬了板凳，或竹凳子，跑到街上，搖著扇子。

久久未見太陽的蝶衣，夜裏唱戲，白天睡覺。臉很白，有時以為敷粉未下。他坐在黃包車上，腳邊還擱了個大紙盒，必是戲衣了。又買了新的。舊的不去，新的怎麼來？

黃包車走過市集。

都在賣水果吃食。

忽聞一把又響亮又明朗的好嗓子，扯開叫賣：

「高啦瓢的咧大西瓜咧——

論個兒不論斤，

好大塊的甜瓜咧，

賽了糖咧——」

抑揚頓挫，自成風韻，直如唱戲。

蝶衣一聽，耳熟。

一棵大槐樹下，停了平板車，木盆子擺好一大塊冰，鎮了幾個青皮沙瓢西瓜在邊上。賣的人，穿一件背心，繫條圍裙，活脫脫是小樓模樣。

蝶衣不信，黃包車便過去。他示意車子稍停，回頭看真。

一個女人走近。她打扮樸素，先鋪好乾淨藍布，西瓜一個個排開，如兵卒。她給瓜灑上幾陣冰水，小樓熟練的挑一個好的，手起刀落，切成兩半，再切成片零賣。

菊仙罩上紗罩，手拎大芭蕉扇在搧，趕蒼蠅，叫人看著清涼。

是這一對平凡夫妻！

蝶衣看不下去。

正欲示意上路，不加驚擾。

小樓正唱至一半：

「誰吃大西瓜哎，

青皮紅瓢沙口的蜜來——」

招徠中，眼神逮到遲疑的蝶衣。

他急忙大喊：

「師弟！師弟！師弟！」

蝶衣只好下車過來。

小樓把沾了甜汁的大手在圍裙上擦擦，拉住蝶衣。一點也不覺自家淪落了。還活得挺神氣硬朗。

他豪爽不記前塵，只無限親切，充滿歉疚：

「哪回也真虧你！我還冤了你，啐你一口。一直沒見上吶，為兄這廂賠禮！」

「我都忘了。」

蝶衣打量小樓：

「不唱了？」

「行頭又進當舖去了。響應全民救國嘛，談什麼藝術？」又問：「你呢？」

「我只會唱戲，別的不行。」

洗淨鉛華，跟定了男人的菊仙，粗衣不掩清麗，臉色特紅潤，眼色溫柔，她捧來一個大西瓜：

「這瓜最好，薄皮沙瓤，八九分熟，放個兩天也壞不了。」

蝶衣帶點敵意，只好輕笑：

「你們都定了，多好。」

「亂世嘛，誰能定了？還不是混混日子？」

小樓過來，摟著菊仙，人前十分的照顧：

「就欠她這個。只好有一頓吃一頓。」

蝶衣一想，不知是誰欠誰的？如何原諒她，一如原諒無關痛癢的旁人？他恨這夫妻倆，不管他私下活得多跌宕痛楚，他倆竟若無其事地相依。他恨人之不知。恨她沒臉、失信，巧取豪奪！

蝶衣順目自西瓜一溜，呀！忽見菊仙微隆的肚皮。

兩三個月的身孕了。難怪小樓護花使者般的德性。

一如冷水澆過他的脊樑，他接過那冰鎮的西瓜，更冷。他接過它，它在他懷中，多像一個虛假的秘密的身孕。

蝶衣百感交集——這是他一輩子也幹不了的勾當！

他只好又重複地問：

「不唱了？」

小樓答：

「不唱了！」

就這樣，一個大紅的武生，荒廢了他的藝，丟棄科班所學所得，改行賣西瓜去，挺起胸膛當個黎民百姓？十年廿年也出不了一位名角呢。

關師父的心血付諸東流。

他更老了。

虎威猶在。

二人被叫來，先啪一人一記耳光，喝令跪下，在祖師爺神位前，同治光緒名角畫像的注視下，關師父蒼老的手指，抖了：

「白教你倆十年！」

小樓和蝶衣俯首跪倒，不敢作聲：「一日為師，一生為父」，這不單是傳統，這還是道義。戲文裡說的全是這些。師父怒叱：

「讓你們大夥合兒，都紅著心，苦練，還不是要出人頭地？一天不練手腳慢，還乾脆拆夥？賣西瓜？嘎？」

老人噙住了，喘了好幾下。

門外一眾的小徒弟，大氣也不敢透。兩個紅人跪在那兒聽他教訓，還沒出科的，連跪的餘地都沒有。

「同一道門兒出去的兄弟，成仇了？你倆心裡還有我這師父沒有？」

越罵越來勁，國仇家恨都在了：

「咱中國有句老話，老子不識字，可會背：『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兄弟刀槍殺，血被外人踏』！唱詞裏不是有麼？眼瞅著日本鬼子要亡咱了，你們還……」

末了把二人趕走，下令：

「給我滾，一個月之內組好班子再來見我！咱台上見！」

——一場「兄弟」。

關師父等不到這一台。

就在初六那天，孩子如常天天壓腿，一條一條的腿攔在與人一起老去的橫木樑上，身體壓下去。

關師父坐在竹凳子上，喊著：

「七十六、七十七、六十三、六十四、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

孩子暗暗叫苦，你看我，我看你，真沒辦法，要等師父數到一百下，快到了，他年歲大，記性壞，總是往回數。

關師父的眼神迷濛了，喊數更含糊。花白的頭軟垂著，大夥以為他盹著了，裝個鬼臉。

在毫無徵兆毫無防備的一刻，他的頭一垂不起，在斜暉下，四合院中，生過一頓氣之後，悄悄地老死了。

頑皮但聽教的孩子們，渾然不覺。

小樓趕至蝶衣的家。

在下午的四點鐘，蝶衣剛抽過兩筒。小四給他削梨子吃。那鴉片神秘的焦香仍在。梨子的清甜正好解了它。正瞥到簾下几上，那電話罩著一層薄塵，太久沒人打來，也根本不打算會接，那薄塵，如同給聽筒作個妝。

蝶衣見小樓氣急敗壞：

「師父他——」

他忙抖擻：

「知道了，咱先操操舊曲，都是老搭檔——」

「見不著師父了！」

蝶衣一驚，梨子滾跌在地。他呢喃：

「見不著了？」

「死了！」

「死了？」

小樓非常傷感：

「科班也得散了。孩子沒著落，我們弟兄們該給籌點錢。」

蝶衣呻吟：

「才幾天。還數落了一頓，不是說一個月之內組好班子麼？不是麼？……」

生死無常。

哀愁襲上心頭。心裡很疼。情願師父繼續給他一記耳雷子，重重的。他需要更大的疼，才能掩蓋。小樓低著頭，他也吃力地面對它。喉間的疙瘩，上下骨碌地動著。蝶衣想伸手出來，撫平它，只見它嘀嘀咕咕地，揮之不去。——好不容易湊在一塊，是天意，是師命，他倆誰也跑不掉，好不容易呀，但師父卻死了！

下一代的孩子們都在後台當跑腿，伺候著已掙了出身前程的師哥們。這一回的義演，籌了款子，好給師父風光大葬，也為這面臨解體，樹倒猢猻散的末代科班作點綢繆——不是綢繆，而是打發。

心情都很沉重。

「哈德門、三個五、雙妹……」賣香的在胡同口戲園子裏外叫喊著。台上則是大袍大甲的薛丁山與樊梨花在對峙。上了場，一切喜怒哀樂都得扔在身後，目中只有對手，心中只有

戲。要教我唱戲，不教戲唱我。戲要三分生，把自己當成戲中人，頭一遭，從頭開始邂逅。心底不痛快，還是眉來眼去的對峙著，打情罵俏。……

就在急鼓繁絃催逼中，外面忽傳來轟烈的啪啪聲響。

對拆中的小樓和蝶衣，有點緊張。

「師哥，是槍炮聲麼？聽！」

雖是慌張，也不失措，不忘老規矩，照樣沒事人地演下去。

小樓跟著點子，也細聽：

「不像。奇怪。」

眾的喧嘩竟又響起。拆天似地：

「和平了！勝利了！」

「日本鬼子投降了！」

「國軍回來啦！」

……

原來歡天喜地的老百姓在點燃鞭炮，還有人把臉盆拎出來大敲。狂歡大亂。座上的看客措手不及，扭頭門外，火花四濺，跑來一個壯漢，來報喜：

「勝利了！勝利了！」

人心大快。禮帽、毛巾、衣物、茶壺、椅子、瓜子、糖果、香……，全都拋得飛上天。

蝶衣開心地耳語：

「仗打完了！」

小樓也很開心：

「不！咱繼續開打！」

二人越打越燦爛，台下的歡呼混成一片。

菊仙在上場門外，不知何故，眼淚簌簌淌下。一個八九歲的小徒兒，依偎在她身畔，有點惶惑。

戲演完了。

後事也辦妥了。

終於，太陽也下山了。

那天，把義演的帳一算，掙來的錢，得分給他們。

下過一場微雨，戲園子門外，一地的爆竹殘屑被浸淫過，流成一條條蜿蜒的小紅河，又像半灘血淚的交織。

科班散了，像中國——慘勝！喜樂背後是痛楚。

菊仙拎著一個藍布袋，裏頭盛了銀元。徒兒們，最大不過十三四，最小，便是那八九歲的，排成一行，一個挨一個，來到段小樓跟前。他以長者身分，細細叮嚀：

「科班散了，以後好好做人！」

分給每人兩塊銀元。孩子接過，一一道：

「謝謝！」

也許可以過一陣子，但以後呢？

小樓不知該說什麼好，只又叮嚀：

「好好做人！」

眼前細雨淒迷，前路茫茫。非常無助。

孩子們抬頭看天色。空氣清明如洗，各人心頭黏黏答答。師父在，再不堪，會有落腳處，天掉下來有人擔戴，大樹好遮蔭，不必操心，只管把戲唱好。如今到那兒去呢？一個眼中含淚。有兩個，索性抱著頭，哭出聲來，戀戀不捨。

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

一個個各奔前程，前程是什麼？

此時，一柄紫竹油紙傘撐過來，打在小樓頭上。

是蝶衣。

傘默默地遮擋著雨。

兩個人，又共用一傘。大師哥的影兒回來了，他仍是當頭兒的料，他是他主子。彼此諒宥，一切冰釋。什麼也沒發生過。

真像是夢裡的洪荒世界。

菊仙藍布袋中的銀元分完了。布袋一下子癟掉。她摸摸微隆的肚皮，妒恨和不悅一閃而過。只覺危機重重，驚心動魄，心裡很不安寧，又說不出所以然。

小樓衝蝶衣和菊仙歎喟：

「看，一家人一樣了，不容易呀，熬過這場仗。還是一塊吧。」

蝶衣滿足地又向菊仙一笑。

菊仙趕緊展示對肚中孩子的期待：

「對了，將來孩子下地，該喊你什麼？」

挨近她丈夫，聲音又軟又膩：

「你說說看，該喊蝶衣叔叔呢？還是乾爹？」

小樓一想，道：

「就喊乾爹。我這師弟呀，打小時候起就想養一個孩子了！」

菊仙勝意地點點頭，——她為了點明他的身分和性別，不遺餘力：

「真的？那蝶衣日後『成家』了，一定養一大堆。」

又很體己地一笑：

「你就是藝高人登樣，等閒也看不上。」

一場仗結束了，另一場仗私下要打。她的頭轟轟地疼。

日本天皇的「玉音放送」，廣播週知：戰爭結束了，日本是戰敗國，開始撤軍。……

一九四五年，低沉的語調襯托出高昂的士氣，但這只是表面。

戲園子門樓上，原來有對聯兒：

「功名富貴盡空花 玉帶烏紗 回頭了千秋事業

離合悲歡皆幻夢 佳人才子 轉眼消百歲光陰」

炮火和塵令它們蒙污。

經理在旁，照應著下人把頂上懸著的日本太陽旗除下來，改掛青天白日滿地紅。太陽給扔在地上，一雙雙鞋子踩踏過——是軍鞋、傷兵的鞋、骯髒的赤足，還有殘廢人的拐杖。

日本人投降後，市面很亂，百業蕭條，一時間不能恢復元氣。

學生們又鬧罷課，街上天天有遊行隊伍，他們對一切都感覺懸空，失重，不知為了什麼，也不知應幹些什麼，天天放火燒東西，示威。

國民黨勢力最大，也有兵出來搶吃搶喝。金圓券膨脹，洋火也要好幾萬。

很多班主看上座不好，便把戲班散了，改了跳舞廳。於是市面上的櫥窗，出現了他們平沽

的戲衣、鳳冠蟒袍、繡花羅裙。

無論日子過得怎麼樣，蝶衣都不肯把他的戲衣拿出來，人吃得半飽，沒關係，他就是愛唱戲，他愛他的戲，有不足為外人道的深沉感覺。只有在台上，才找到寄託。他的感情，都在台上掏空了。

還是堅持要唱。窩在北平，有一頓唱一頓。

戲園子上座的人多，買票的少。

舞台兩側，除開國民黨旗幟以外，還張貼著花綠紙飾和標語：

「慰問國軍！」

「歡迎國軍回到北平！」

「向士兵致意！」

全是驚歎語，是劫後餘生一種不得已的激動。

來了一混混，他們之中，有流氓地痞，也有傷兵，全都是無家可歸的男人。睡在澡堂和小飯館外，也聯結黨到小戲園子白看戲，不是看戲，只是找得一個落腳處，發洩他們的苦悶。摔東西，躺得橫七豎八，膽小的觀眾都受驚擾，但凡有腳的都爭相走避，除了桌椅，迫於無奈地忍受蹂躪。

有個在一角靜靜流淚，「不知如何」，也不知為誰。

仍是「霸王別姬」的唱段。又從頭把恩愛細唱一遍。

那哭過的傷兵，只剩一條腿，不斷用柺杖拍擊來發洩。

忽然一道手電筒的光芒照向台上虞姬的臉。吃這一閃，又晃的頭昏目眩，蝶衣幾乎立足不穩。

「別唱了，打吧！狠狠的打吧！」

苦悶變成哀嚎，一池座子在失重狀態。

一個瞎了一隻眼的很猥瑣地怪叫：

「虞姬怎麼不濟事了？來月經吧？」

蝶衣氣得色變，又羞又怒。

滿堂哄笑。

小樓馬上停了唱，忙上前解圍，雙手抱拳，向傷兵鞠了一躬。

「諸位，戲園子沒有拿手電筒照人的規矩，您們請回座兒上看——」

話沒了，猛聽得窮吼怪叫：

「老子抗戰八年！沒老子打鬼子，你他媽的能在這兒唱？兔崽子！你還活不了吶！」

都乘機發洩，更兇：

「『前方吃緊，後方緊吃』，你們下三濫戲子扛過槍麼？殺過鬼子流過血麼？」

一個手電筒扔上來，把小樓砸中了。

沒來由地受辱，他一怒之下，把砌末推倒，向傷兵們扔去。

一眾嘩然，混混們也推波助瀾。

小樓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自台上打到台下。蝶衣見狀，也奮不顧身捍衛，他哪是這料子？被當胸揪打幾拳，一塊木板砸下去，頭破血流。柔弱得險要昏倒。

小樓抓住那人的腦袋，用自己的頭去頂撞。古人和今人湊擁成堆，打將起來，一如九里山項羽力戰雄。

人多勢眾，又有柺杖板凳作武器，眼瞅著一記自他背心迎頭擊下——

菊仙也不細想，即時衝出，以身相護，代小樓擋了這一記。慌亂中，一下又一下，她肚子被擊中了……。

菊仙疼極倒地。

冷不提防，只聽見小樓慘叫：

「菊仙！」

血自她腿間流出。

如刀絞，如剜心，她也慘叫：

「哎——」

全身蜷縮，一動，血流得更兇。

小樓如憤怒的狂獅，瘋狂還擊。他歇斯底里，失去常性：

「我的孩子！菊仙！我的孩子！」

大夥眼看不妙，喊：

「出人命了！」

「快走！快走！」

小樓狂勢止不住。

蝶衣捂著流血的額角。他沒有為小樓犧牲過。他恨不得那失血昏迷的人是自己，名正言順，義無返顧。蝶衣也很疼，但他有更疼的在心胸另一邊。不是不同情菊仙，間接地，是他！因自己而起的一場橫禍，她失去孩子了。

啊終於沒有孩子橫亙在中間。

拔掉另一顆眼中釘！

蝶衣只覺是報應，心涼。只要再踹上一腳……。他的血緩流，遮住眼角。菊仙的痛苦比他大多了。——但這又是師哥最親的人。瞧小樓傷心悲嚎，不忍呀。

蝶衣掩耳閉目。

一地碎琉璃，映照惶惶的臉。——中國人，連聽場戲吃個飯，都以流血告終。

警察來了，人聲鼎沸，抓人。

抓的竟是漢奸！

為日本人服務過哈過腰唱戲的角兒程蝶衣是漢奸。

菊仙在昏迷以前，見到蝶衣被帶走。

一天一夜，她終於醒過來。孩子流產了。

小樓陪伴在病榻旁，眼皮倦得有千斤重。渾身像散了架，傷勢不要緊，從小打到大，致命傷是失去了孩子，還有，師弟又被抓，以「漢奸」入罪。此罪可大可小，經一道手，剝一層皮。政府最恨這種人。一下子不好便槍斃。

小樓是兩邊皆憂患。

見菊仙終於醒過來，臉色蒼白如洗，命保住了，人是徒地瘦下去——是肚中另一個人也失掉了，血肉一下子去了一半，菊仙如自惡夢中驚醒，獐厲一叫：

「——小樓！」

他摟住她，相依為命的當兒，他竟又抽身他去，營救蝶衣。

「……」菊仙氣極：「小樓你……叫那假虞姬給你生孩子去！」

「得去想法子呀，他們是說拿便綁，說綁便殺。漢奸哪！也是人命！」

「蝶衣他是有幹過這事，大概罰罰他，關一陣子就給放出來。你跟政府是說不清的。」

菊仙不想他走，在一個自己最需要的當兒，他為另一個人奔走？這人，台下是兄弟，台上是夫妻。而她，是他終生的妻呀。

「他沒殺人，不曾落了兩手血。」菊仙道：「一定從輕發落的，你能幫上什麼？」

「哪回是為了我，才一個人到鬼子的堂會。他們懷疑他通敵！」

「？」菊仙一聽，才知事態嚴重。

她當然記得那一宗「交易」，她背叛了他——或者說，她答應離開小樓，只是小樓不曾離開她吧。她沒強來呀。她當然也記得二人轉身朝林子路口的黃包車走去時，身後那雙怨毒的眼睛，刺得背心一片斑斕。

是對是錯，她已賠上一個孩子了。真是報應。也許雙方扯平了。

但菊仙太清楚了，如果三個人再糾纏下去，小樓仍是岌岌可危的。她應該來個了斷！她還他，救他這次，然後互不拖欠。

菊仙拉住小樓，道：

「我和你一道去！」

小樓望著她。

「咱們去求一個人。救出來了，也就從此不欠他了。」

她掙扎著要起來：

「哪把劍讓我帶去。」

蝶衣是法院被告欄上受審。他很倨傲，只覺給日本人唱戲出堂會不是錯。——他的錯在「痴」。不願記得不想提起，心硬嘴硬，堅決地答辯：

「沒有人逼我，我是自願的。我愛唱戲，誰懂戲，我給誰唱。青木大佐是個懂戲的！藝嘛，不分國界，戲那麼美，說不定他們能把它傳到日本去。」

完全理直氣壯，一身擔戴，如蘇三的魚枷。

不是為了誰。

根本為自己。

這樣的不懂求情，根本是把自己往死裡推。

菊仙重新打扮，擦白水粉，上胭脂，腮紅。棉紙把嘴唇染得艷艷的。有重出江湖的使命感。她的風情回來了，她的靈巧機智仍在。男人，別當他們是大人物，要哄，要在適當時候裝笨，要求。

她抱著那把劍，伴著小樓面見袁四爺。

她知道蝶衣這劍打哪兒來。袁四爺見了劍，一定勾起一段情誼。把東西還給原主，說是怕錢不夠，押上了作營救蝶衣的費用，骨子裡，連人帶劍都交回袁四爺好生帶走，小樓斷了

此念，永遠不必睹物思人——這人，另有主兒。……

菊仙設想得美，不止一石二鳥，而且一石三鳥。

她弱質纖纖，萬種溫柔。彷彿回到當年盛世，花滿樓的紅人。舊戲新演。

袁四爺還著實地擺足架子，羞恥了段小樓一頓，以懲他不識抬舉。小樓都忍了。

——誰知一切奔走求赦都不必了。

意外地，在法院中，蝶衣毋須經過任何程序，被士兵帶走。

到什麼地方去？

無罪，但又不放。

所有人都疑惑起來。全場嘩然。——這個人根本一早勾結官府！

其實他又去了堂會。國民黨軍政委員長官，到了北平。為了歡迎、致敬，政府以最紅的角兒作為「禮物」，獻給愛聽戲的領袖。於是，什麼法律就不算一回事了。

一時間，「程蝶衣」三個字，又逃出生天了。他的唱詞，仍是遊園、驚夢。「皂羅袍」：

「原來姍紫嫣紅開遍，

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頽垣。

良辰美景奈何天，

賞心樂事誰家院。

朝飛暮卷，

雲霞翠軒，

雨絲風片，

波畫船。

錦屏人忒看的這韶光賤。」

百年不易的詞兒，訴說著得失成敗，朝代興衰。國民黨的命運，中國人的風流雲散……。

菊仙一番舖排，悵然落空，如同掉進冰窖裡。小樓身邊硬是多了一個人。

菊仙的身子一直好不過來，成天臥床，有點放棄，或者以此縮住男人的心。反正說不出常理來。

蝶衣倒是前事完全不提，見二人各有所失，只得相安無事。

這天見小樓餵藥，他對菊仙那麼的關懷備至，一臉鬍渣子。失去孩子，更心疼大人。蝶衣很矛盾地，把一網兜交給小四，裡面全網住大網大網的鈔票，小四抓藥去。蝶衣表示了心意，言語上卻不肯饒。他也關懷地噓問：

「算了，這時局，孩子若下地，也過的苦日子，你還是歇著吧。」

又不懷好意：

「不然病沉了，就難好。怕是癆病呢。怎麼著？」

菊仙倒是衝小樓抿著嘴兒俏俏一笑，眉梢挑起戰意：

「往後，我還是要給你生個白胖娃娃！」

有意讓蝶衣聽得：

「唉，『女人』，左右也不過這麼回事！」

非常強調自己是個「女人」。

蝶衣附和：

「誰說不是呢。」

小樓道：

「藥都涼了，還吃不吃？」

「你這堂堂段老板伺候我吃藥，豈不是繡花被面補褲子麼？」

「對呀。可濕手抓乾面，想摔摔不掉。」

貧賤夫妻鶼鶼情濃，不把蝶衣當外人。他但覺自己是天下間多出來的一個。

幸好小四回來了。

他依舊提著那一網兜的金圓券進門。蝶衣趁機解圍：

「藥買著了？」

小四把鈔票一扔，氣道：

「裕泰那老板說，這錢是昨兒的行情。今兒，不夠了。」

小樓一巴掌把鈔票打翻，票子滿屋子亂飛。大罵：

「雞巴中央鈔票！不如擦屁股紙，真是『盼中央，想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

氣都出在小四身上。

小四快十九了，無父無母，跟了關師父，夾磨長大，一直受氣。後來跟了蝶衣，說是貼身侍兒，當的也是跟班跑腿事兒，他傾慕他，樂於看他臉色，討他歡心，日夜相伴，說到底，也就是個小廝了。這當兒，小樓又在他身上出氣。自己也是聰明伶俐大好青少年，難道天生是個受氣包？一輩子出不了頭？屈居人下？誰愛護過他？誰呵護過他？誰栽培過他？連蝶衣也這樣說過：「小四呀，你呢，還是成不了角兒啦。」

他立在原地，望著一地的幾乎無用的鈔票，克制住。走出去？更不堪。還是忍，衣食足，然後知榮辱。吃不飽，哪來的愛恨？

小四又環顧小樓屋子裏，看有值錢的東西能進當舖？

沒有。

忽見那把劍，懸在牆上。它已回來了。一樣摔也摔不掉的信物。

所有人都發現那劍了。它值錢！

菊仙望向小樓，蝶衣又望向小樓，他一想，馬上道：

「這傢伙不能賣！」

蝶衣方吁一口氣。

菊仙只想把它扔到天腳底，黃泉下。眼中閃過一絲不悅。小樓已然動身，罵罵咧咧：

「我去給裕泰說說看，媽的，救急活命的藥店子，怎能如此不近人情？」

大步出去，牢騷不絕。

蝶衣乘機也去了：

「師哥——我這兒還有點零的。」

菊仙朝小樓背影扯著嗓子：

「小樓，你快點回家，別又亂闖禍了！真是，打剛認識起就看你愛打架！」

本來溫馨平和的平凡夫妻生活，為了他，她什麼都不在乎，只要他要她。誰知又遭打擾，無妄之災，菊仙恨恨不已。

市面很亂。

一個女人剛買了一包燒餅，待要回家去，馬上被衣衫襤褸的漢子搶去，一邊跑，一邊吃，狼吞虎嚥。女人在後頭嚷嚷：

「搶東西呀！搶東西呀！」

沒人搭理。追上了，那飢餓的漢子已經全盤幹掉，塞了滿嘴，乾哽。

黃包車上的老爺子牢牢抱著一枕頭袋的金圓券，不知上哪兒去，買什麼好，又不敢下車。

「吉祥戲園」早改成跳舞廳了。但誰跳舞去？都到糧油店前排著長隊，人擠人，吵嚷不堪，全是老百姓恐懼的臉。

「給我一斤！二十萬！」

「我等了老半天哪！」

「銀元？銀元收吧？」

店子一一關上門了。店主都拒客：

「不賣了！賣了買不回呀！」

路邊總是有人急於把金圓券脫手：

「一箱子！整一箱子！換兩個光洋！」

——沒有人信任鈔票了。

老人餓得半昏，他快死了，只曉得呻吟：

「我餓呀！我餓呀！」

說說已經死去，誰也沒工夫發覺。

遠處放了一小火，學生們又示威了。

「要民主，不要獨裁！」

「反內戰！」

「反饑餓！」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國民黨的軍警，架起水龍頭向遊行隊伍掃射，學生們，有氣無力，隊形大亂。

如抓了共產黨，則換作是遊街和當眾處決。有時槍斃，有時殺頭。

久未踏足人間的蝶衣，嚇得死命扯住小樓，從人堆中擠出去，逃離亂世。

拐到街道另一邊，才算劫後餘生。

二人衣衫也遭水龍頭濺濕了。

見到角落有個寂寞的販攤子，露天擺著，一個老人，滿頭銀霜，如一條倦蠶似地蹲在旁邊，老得要變成不動的蛹了。沒有知覺。小樓把一濕透了的票子遞過去，想買盒洋火。

蝶衣一瞥，怔住。

這老得不成樣子的販子，好生眼熟，竟是當年的倪老公！

「您？您老還認得我們麼？」

他曾是他抱在懷中銜在嘴裏的小虞姬呀！

倪老公抬起花濁的老眼，瞅瞅二人。

他只堅決地搖搖頭，垂眼不答。

「您府上唱堂會時，我們還小，給您唱過『霸王別姬』。」

倪老公前塵不記，舊人不認：

「不認得！沒辦過堂會！」

他落泊了。只顛危危地把洋火賣給小樓。

此時，一潰散的學生急急奔逃，把攤子撞翻，香煙洋火散了一地。倪老公更趁此時機，低頭收拾，不要見人。

他沈吟自語，一生又過去：

「滿人好歹坐了三百年天下，完了。這民國才三十來年，也完了。共產黨要來了，來吧來吧！你們是共產黨麼？……」

蝶衣和小樓默然。

二人緩步離去，一陣空白。

蝶衣抬頭，見天空又飛過一隻風箏。是蜈蚣，足足數丈長呀，它仍在浮游俯瞰，自由自在。兒時所見的回魂。

小樓只忐忑地，又率直地問：

「師弟，你說，『共產黨』是啥玩意？共田共地共產，會不會『共妻』？」

蝶衣望望他，沒回話，再抬頭，咦？蜈蚣風箏不見了。他歛歛。

「怎麼沒影兒了？」

「什麼？」

「沒什麼。」蝶衣又自語：「要來就來吧。共產黨也得聽戲吧？」

抗戰才勝利，接著又是國共內戰，烽火連天，一般老百姓，只要求吃一碗飯，管誰當皇帝？但唱戲的，老吃北平已經不成了。就是梅蘭芳的「天女散花」，也不能老在一個地方

散呀！

段小樓和程蝶衣再跑碼頭去了。這回跑碼頭，完全是釵貶洛陽價。戰火燎原，簡直寸步難移，只剩得幾個大城還可以跑一跑。先到瀋陽，後至長春。到了長春，才唱了一天，解放軍就包圍此地。

不久，此地便解放了。

然後一地一地的解放了。

第七章 漢兵已略地 四面楚歌聲

一九四九年，天橋的天樂，城裡的長安、吉祥、華樂……等大戲院大劇場，又再張貼了大張大張的戲報，大紅底，灑著碎金點，黑字，書了斗大的「霸王別姬」。專人還在門前吆喝：

「來呀，解放前最紅的角兒，首本名劇，晚了就沒座了。」票價是一毛錢。新的幣制。

解放後，北平又改回前清的老名字，叫「北京」。

黨很器重他倆。

往往有特別演出，諸如，「熱烈歡迎解放軍慰問晚會」。廂樓欄板掛滿紅色小旗，匯成紅海。

霸王猶在興歎，虞姬終於自刎。

只要是中國人，就愛聽戲。

幕還沒下，鑼鼓伴著虞姬倒地。霸王悲嚎：「哎呀——」

台下不作興給采聲。

卻是熱烈的掌聲，非常「文明」，節奏整齊，明確：

啪！啪！啪！啪！啪！

彷彿是一個人指揮出來的。

戲園子坐滿了身穿解放裝，秩序井然的解放軍、幹部、書記……。

紅綠一片。

單調而刺目。

蝶衣極其懷念，那喧囂、原始、率直、恣無忌憚的喝采聲：好！好！那紛亂而熱烘烘的當年。

市面上開始了鎮壓反革命的運動，還是天天槍斃。中國人的血流不完。

唱戲的依舊唱戲，劇團歸國營。角兒每個月有五百塊人民幣，分等級給月薪。生活剛安定，哥倆有如在夢中之感。

對共產黨還是充滿天真的憧憬。因為有「大翻身」的承諾。兩位給定為一級演員呢。

「真的？要過好日子了？」小樓道。

「很久沒存過錢了。」

「我們算低了，聽說最高的是馬連良。」他倒有點不服氣。

「有多少？」蝶衣問。

「一千七百塊。」

「這麼多？」

「連毛主席也比不上他呢。」

「只一個人，我夠用。」

「我還得養妻，往後還得活兒——」

他踏實了，是一個凡塵中的男人。被生活磨鈍了麼？

蝶衣有點懊惱，怎麼竟有這樣的擔憂？真是。他看著師哥的側臉，三十出頭，開始有點成熟的氣度，像一個守護神，可惜他守護的，是另外一個。久賭必輸，久戀必苦，就是這般的心情。活像一塊碗豆黃，淡淡的甜，混沌的顏色，含含糊糊。

然而現實不容許任何一個人含糊地過去。

這是一個大是大非大起大落大爭大門的新時代。一切都得昭然若揭。

當戲園子有革命活動進行時，舞台得挪出來。橫布條給書上「北京戲藝界鎮壓反革命戲霸宣判大會」。

台上的「表演者」，儘是五花大綁，背插紙標籤的鎮壓對象，七八個。正中的赫然是袁四爺。

從前的表演者則當上觀眾。程蝶衣和段小樓坐在前排。面面相覷。

大會主席在宣判：

「……反革命分子，戲霸袁世卿、丁橫、張紹棟等，曾在反動軍閥部下擔任要職，尤其袁某，是舊社會北洋、日偽、國統時期三朝元老，此人一貫利用舊社會各種反動邪惡勢力，對戲劇界人民眾進行欺榨、剝削、逼害、罪行昭著……」

蝶衣的臉忽地漲紅。

他半望半窺，這男人，他「第一個」男人，袁四爺，跪在他頭頂，垂首不語。他蓬頭垢面，裏外帶傷，半邊臉腫起來，嘴破了，冒血泡，白沫不由自主地淌下，眼皮也耷拉。當初他見他，一雙眼炯炯有神，滿身是勁，肩膀曾經寬敞。他「失」給他，在一個紅裏帶紫的房間裡——恰恰是現今他傷疼的顏色。

一定給整治得慘透了。

是以衰老頹唐得順理成章。

他第一個男人。

「——現經北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公安局批准，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蝶衣明知是這樣的下場，但仍控制不了臉色泛白。

一個很積極而熱情的青年出來，帶頭喊口號：他是成長、前進的小四。腐敗的時代過去了，他才廿歲出頭，目下是翻身作主人的新天新地新希望。

他喊一句，眾隨著喊一句。——從未如此滿足過。

「堅決擁護鎮壓反動戲霸！」

「打倒一切反動派！」

「人民大翻身！」

「翻身作主人！」

.....

喊口號的同時，還得舉臂以示激情。

小樓驚奇地看著英姿勃發的小四，又望蝶衣一下，再瞧袁四爺，過去，他是權勢和財富的象徵，但共產黨卻有更大的力量消滅一切。

袁四爺在吶喊聲中，只知有恨的階級鬥爭怨憤聲中，被押出場外。當他經過過道時，蝶衣垂下眼，莫敢正視。

他知道，他就是這樣，被幹掉了，一如數不清的地主、富戶、戲霸、右派、壞分子.....。——只要不容於黨的政策，全屬「反革命」。

他不必聽見打槍的聲音，就聽見幕下了。

小四興奮的影兒罩在自己頭頂上。彷彿也在暗示：「你的時代過去了！」

蝶衣很迷惘地看著舞台，他的焦點無法集中。如果新人上場，那替代自己的，該不會是一直不怎麼成器的小四吧？領導一聲栽培新苗，也就是黨的意思。才解放一兩年，他們一時忖測不及。

但中央人民政府還是很支持照顧的。

都一式中山裝，上學堂。

中央為了提高沒讀過書的工農幹部、軍人、工人，以及民間藝人出身的演員等文化水平，便安排他們同上「掃盲認字班」。有文化課和歷史課。

一個穿列寧裝的青年姑娘，也就是老師了，在黑板上教生字。她先寫了個「愛」字，然後提問：

「什麼是『愛』？」

一個老太太答：「就是對人好。」

一個老將軍答：「我沒有愛過，所以不明白。而且我也不認得這個字，我常常寫錯了，寫成『受』字。」

問到蝶衣，他支吾：

「我也不認得，『愛』跟『受』總是差不多。」

老師笑起來：「這『愛』怎麼同『受』呢？受是受苦、受難、受罪、忍受……。解放前，大夥在舊社會中，都是『受』；如今人民大翻身了，便都是『愛』。」

蝶衣只聽得嘟嘟囔囔都是受。「心」飛到老遠，使「愛」字不成「愛」。為什麼沒有心？

老師猶滔滔不絕：

「有父母子女的愛、兄弟姊妹的愛、朋友的愛、男女之間的愛，但都比不上黨對人民的愛，毛主席對你們偉大的愛……。」

然後老師又在黑板上寫另一個字，這回是「忠」字。

老師又解釋：

「這『忠』，是心中有這樣的人或事，時刻不會忘記，不會改變，任憑發生什麼大動亂，都保持一貫的態度，像你們對毛主席對黨中央的忠，對學好文化的忠……」

小樓和蝶衣跟隨大夥抄寫這兩個字，各有所思。

在解放前，日據時期，蝶衣初與鴉片糾纏不清，不是沒想過戒，只是那時到處開設的「戒煙所」，其實骨子裏卻是日本人當幕後老闆的膏店，戒煙的同胞跑進去，戒不成煙，癮更深了。直至解放之後，「戲子」的地位彷彿重新受到尊重，眼前也彷彿是另一坦途，蝶衣很努力地，把全副精神寄託在新生上。

當他在掃盲認字班時，抄寫這「忠」字，不由得想起那一天——

北平改回北京的名字，但天氣總是不變。一進六伏天，毒辣的日頭像參與了煉鋼的作業，一切蒸漚瀝爛，很多人待不下去，都自房中跑到院子去乘涼。

只有蝶衣，在被窩中瑟縮，冷得牙關抖顫，全身骨骼像拆散重組，回不得原位。

他在戒煙，這是第五天。

最難過是頭幾天。

癱起了，他發狂地打滾、翻觔斗似地。門讓小樓給鎖上了，他抓門、啃地氈、扯頭髮、打碎所有的鏡子……。臉色屍白，眼眶深陷。一切惡形惡狀的姿態都做過。一個生人，為了死物，痛苦萬般。發出怪異的呻吟和哀求，小樓硬著心腸不搭理。

那一天蝶衣以為自己過不了這關了，總想把話嚷出來：

「要是我不好了，師哥，請記得我的好，別記得我使壞！」

菊仙見戒煙之淒厲，心下有點惻然。他發不出正常的聲音，鼻涕口涎糊了半臉，但她知道他永遠無人知曉的心事，在一個幾乎是生死關頭，菊仙流露一點母性，按住痴人似的蝶衣：

「別瞎說，快好了！」

他在狂亂中，只見娘模糊的影子，他記不清認不出，他瘋了，忽地死命摟著菊仙，淒淒地呼喊：

「娘呀！我不如死了吧！」

菊仙一聲：

「快好了快好了，傻孩子！」

窮鳥入懷，獵師也不殺。

——但這澄淨的片刻終於過去。

雙方回復正常，還是有債。

菊仙端著一盆水，有意在門外挨延，不進來。蝶衣仍是蝶衣，她的情敵，她最愛冷看他受罪，直至倦極癱瘓。

小樓光著膀子，拎過水盆：

「咦？怎麼不進去？」

菊仙道：

「待他靜下來。免他在我身上出氣！」

小樓先扶起蝶衣，幫他褪掉外衣，然後用毛巾拭擦汗酸，一邊安慰：

「開頭難受點，也算熬過去了。看，把煙戒了，可不就是新社會的新人兒啦？」

蝶衣苦笑：

「我是等你逼我才戒。」

因為是他逼的，蝶衣倒也十分的努力，好像這一逼，情誼又更濃了。也許連他也不知道，

自己拚命的抽，是等待著他的不滿、痛心、忍無可忍，然後付諸行動。

在這幾天，他身體上的痛苦，實在不比「重拾舊歡」的刺激大。戒煙是一種長期煎熬的勾當。需要硬撐，需要呵護。蝶衣得小樓衣食上的照顧，和責備，他很快樂。他覺得他的「忠」字，並沒有白認。而且二人又靠得那麼近乎，不比舞台上，濃烈的油彩遮蓋了真面目，他發現了：

「師哥，你的臉這樣粗了？」

「是嗎，」小樓不經意：「開臉嘛，日久天長又勾又抹，一把把顏料蓋上去，又一下一下的用草紙揉，你看那些粗草紙，蘸油硬望下擦……」

「可不是？」菊仙的聲音自門邊響起：「就細皮嫩肉的小白臉，也慢慢成了桔子皮了。」

她一邊說，一邊放下飯盒子，一件件打開來：「從前還不覺得怎樣，現在，哎，不消提，非要把人家的手給割傷不可。」

見菊仙笑話家常，蝶衣也在榻上有氣沒氣地回應：

「這倒不是，師哥的臉皮一直都算粗。他小時候還長癩痢呢！這樣的事你倒是不曉得。」

「真的呀？」

小樓一瞪眼：

「哪壺不開提哪壺。」

蝶衣心中有點勝意，見好不收：

「那個時候他還為我打上一架，教訓師兄弟，誰知砸在硬地亂石上，眉梢骨還有道口子呢！」

末了強調：

「——這可是一生一世的事。」

菊仙伸手摸摸小樓眉上的疤，笑：

「哦？那麼英雄呀！」

又向蝶衣道：

「你不說，我還真的不曉得。」

「你不曉得的，可多啦。時日短，許師哥沒工夫細說你聽。他呀，誰知他肚子裏裝什麼花花腸子？」

菊仙妒恨交織。都三十歲的大男人了，要怎麼樣才肯放手呢？成天價與小樓同進共退，分分合合。難道一生得看在小樓分上，換過笑臉麼？

她只得木著臉張羅吃食：

「蝶衣，這蓮子呀，『解毒』！我給你熬了些蓮子粥，還帶著六必居的醬八寶，嘗嘗。」

小樓探首一看：

「這是什麼？」

「果脯，特地買給他解饞。」

向蝶衣道：

「『嘴甜』一點的好。」

「是聚順和的好東西——」小樓的手忽被她打了一下。

「去你的，偷？你看你的手多『髒』。拈給你，口張開！」

蝶衣心裡不順遂：什麼「特地」給我買？不過是順水推舟的人情。末了還不是你倆口子吃的甜蜜？

他聽不下去。

小樓嘴裡含著杏脯，瞅著擦澡完了的一大堆衣服，和髒褥子堆放一旁，帶點歉疚含糊地對菊仙道：

「這些個洗洗吧？」

菊仙嘟著嘴，不愛動。

小樓忙唱戲一般：

「有勞——賢妻了！」

她勝利地睨蝶衣一笑。

「就衝你這句！」

端起洗衣盆子。這回輪到菊仙見好不收了。她對小樓撒野，其實要蝶衣聽得。

「我『身上哪個』來了，累，你給我端出去嘛！」

蝶衣呷著蓮子粥，目光瀏覽在他那青花大花瓶，上面是冰紋，不敲自裂。

自行鐘停了。——原來已經很久不知有時間了。今夕何夕。

待得身子調理好，二人在前門大街中和戲院登場。

剛解放，全民皆擁有一個熱切的夢，不知會有什麼呢？不知會是多美？有一種浮蕩的、發

暈的感覺。誰都預料不到後果，所以只覺四周騰著霧，成為熱潮。

戲院中除了演出京戲，還演出「秧歌劇」。那是當時文藝處的同志特別安排的節目。

當小樓與蝶衣踏入後台，已見一新演員，都是二十歲上下，啊，原來小四也在。小四前進了。他們穿灰色的解放裝、布底鞋。見了角兒，一代表上來熱情地說：

「我們都是解放區來的。沒經過正規訓練，毛主席說：『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裝懂。』。」

領導也說：

「為了接近勞動人民，為人民服務，提供娛樂，同時也來向各位同志學習學習。」

「那裏那裏。」小樓道。

「你們有文化，都深入生活，我們向各位學習才是真的。」

小四儼然代言人：

「他們在舊社會裏是長期脫離人民眾。角兒們免不了有點高高在上。」

領導和新演員連忙更熱烈地握手：

「現在大家目標一致了，都是為做好黨的宣傳工具，為人民服務，讓大家互相學習吧……」花花轎子，人抬人。最初是這樣的。

因為服裝道具新鮮，秧歌劇倒受過一陣子的歡迎。他們演的是「夫妻識字」，「血淚仇」，「兄妹開荒」……。

台上表演活潑，一兄一妹，農民裝束，在追逐比賽勞動幹勁，邊舞邊扭邊唱：

「哥哥在前面走的急呀。」

「妹妹在後面趕的忙呀。」

然後大合唱：

「向勞動英雄看齊，向勞動英雄看齊。加緊生產，努力生產！……」

小樓跟蝶衣悄悄地說：

「那是啥玩意？又沒情，又沒義。」

「是呀，詞兒也不好聽。」

「幸好只讓我們『互相學習』、『互相交流』，要是讓我們『互相掉包』我才扭不來。扭半天，不就種個地嘛？早晚是兩條腿的凳子，站不住腳了。」

「沒聽見要為人民服務嗎？」

「不，那是為人民『吊癮』，吊癮吊得差不多，咱就上，讓他們過癮。你可得分清楚，誰真正為人民服務？」小樓洋洋自得。

「噯，有同志過來啦，住口吧！」蝶衣道。

在人面前是一個樣子。

在人背後又是一個樣子。

這一種「心有靈犀」的溝通，也就是蝶衣夢寐以求的，到底，小樓與他是自己人。心裡頭有不滿的話，可以對自己人說，有牢騷，也可以對自己人發。這完全沒有顧慮，沒有危險，不加思索，因為明知道自己人不會出賣自己人。甚至可以為自己人頂罪，情深義長。

蝶衣溫柔地遠望著小樓。是的，他或他，都難以離世獨存。彼此有無窮的話，在新社會中，話說舊社會。

蝶衣不自覺地，把他今兒個晚上虞姬的妝，化得淫蕩了。真是墮落。這佈滿霉斑的生命，裏外都要帶三分假，只有眼前的一個男人是真，他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沒有他，他或會更墮落了。

散戲之後，回到自己的屋子去，沒有外人了，小樓意猶未盡：

「菊仙，給我們倒碗茶，我們才為人民服務回來。」

菊仙啐他一口：「白天我們一婦女去幫忙打掃帶孩子，忙了一天。我們才是為人民服務。」

「為哪些人民？」

「工人同志，軍人同志。」

「噫，他們也是為人民服務的嘛，他們不能算是『人民』。」

「那麼誰是人民？」

蝶衣幽幽地在推算：

「我們唱戲的不是人民，婦女不是人民，工人軍人不是人民，大夥都不是人民，全都是『為人民服務』的。——哎，誰是人民？」

「毛主席呀——」

菊仙吃了一驚，上前雙手捂住小樓那大嘴巴，怕一隻手不管用：

「你要找死了！這麼大膽！」

小樓扳開她的手：「我在家裏講悄悄話，那有什麼好怕？」

但是「害怕」演變成一種流行病，像傷風感冒，一下子染上了，不容易好過來。

人人都戰戰兢兢。不管是「革命」，或是「反革命」，這都是與「命」有關的字眼。能甬提，就甬提。就算變成了一條蠶，躲在繭中，用重重的重重的絲密裹著，他們都不敢造次，生怕讓人聽去一個半個字兒，後患無窮。

革命的目的是高尚的，

革命的手段卻下流。

——但，若沒有下流的手段，就達不到高尚的目的。廣大的人民無從選擇、逃避。藝人要兼顧的事也多了，除了排戲，還有政治學習，在政治課上背誦一些語錄。

不過京劇演員受到的待遇算是較好了。劇團國營，月薪不低。在這過渡時期，青黃不接。革命尚未革到戲子頭上來。

但戲園子卻在進行改造工程。

幾個工人作響地拆去兩側的木製楹聯，百年舊物正毀於一旦。改作：

「全國人民大團結！」

打垮封建惡勢力！」

小四陪著劇團的劉書記在巡查，還有登記清理舊戲箱。

一九五五年，國家提出要求：積極培養接班人，發揚表演藝術。

小四把二人喊住了：

「段同志，程同志。」

蝶衣一愣，「同志」？聽得多了，還是不慣。

「劉書記的動員報告大家都聽了，好多老藝人已經把戲箱捐獻給國家了。其中還有乾隆年的戲衣呢——」

蝶衣不語。小四一笑：

「自動自覺響應號召，才是站穩立場嘛。我記得你的戲衣好漂亮，都金絲銀繡的吶！」

「捐獻」運動，令蝶衣好生躊躇。這批行頭，莫不與他血肉相連，怎捨得？他在晚上打開其中一個戲箱，摩挲之餘，忽然他怔住了。

他見到一角破紙。

那是什麼呢？

還沒把戲衣小心翻起，一陣樟腦的味兒撲過來，然後像變身為細細的青蛇，悠悠鑽進腦袋

中，旋著旋著。蝶衣的臉發燒。

那是一張紅紙。

紅色已褪，墨跡猶濃。

上面，有他師哥第一次的簽名。段——小——樓。

原始的，歪斜的，那麼真。說不出的童稚和歡喜。第一次唱戲，第一次學簽自己的名兒。如花美眷，似水流年。

蝶衣竟收藏起來，倏忽十多年。

他的思緒飄忽至老遠，一下子收不回。想起小樓初學寫字的專注憨樣兒，忍不住淺淺的笑了。

……這般無恥，都不能感動他麼？

忽地如夢初醒，忙把紙頭收進箱底，石沉大海似地。他又把頭面分門別類收入一隻隻小盒子，再把小盒子放入一隻雕花黃梨木的方匣中，鎖好。一切，都堆在這打開的戲箱中了。末了，戲衣頭面，拴以一把黃銅鎖，生生鎖死。

蝶衣奮力把這戲箱曳到床底下去，以為這是最安全的地方。

——這是他一個人的紫禁城。

紫禁城。

蝶衣飛快地左右一瞥。在這樣的新社會中，其實他半點安全感也沒有。容易受驚，杯弓蛇影。

他一瞥，在鏡子中見到一頭驚弓之鳥。在昏暗、莫測的房間裏頭，微光中，如同見到鬼影兒，他越怕老，他越老，恐怖蒼涼，真的老了。三十多了。看來竟如四十。驀地熱淚盈了一眶。

他用指頭印掉未落的淚。

細緻的手，驚羞的手，眼皮揉了一下，紅紅的，如抹了荷花胭脂。

…◆好日子不長。

好日子不長。

京戲逐漸成了備受攻擊的目標。

大概因為攪革命不可以停頓，非得讓人民忙碌起來，沒功夫聯念和覺悟。運動一個接一個。經常性、永久性，海枯石爛。

有人說，藝術是腐化墮落的，只能賺人無謂的感情，無謂的感情一一被引發，就危險了。

對勞動的影響至大，在新社會中，勞動是最大的美德。感情是毒。

而在京戲中，不外全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故事，是舊社會統治階級向人民灌輸迷信散播毒素的工具，充滿封建意識。

藝人的地位又低降了。聽取黨中央領導階層的意見，戲園子改映電影、改演話劇，有的乾脆關門大吉。

習慣了舞台生活的角兒，一下子閒得慌。

草地浸潤在晨霧裏。喊嗓聲悠悠迴盪在陶然亭裏外。雨過了，天還沒青，悲涼的嗓音，在迷茫白氣中咿呀地亂竄，找不到出路。蝶衣孤寂的身影，硬是不肯回頭。

社會根本不吃那一套。他也是白積極。有戲可唱還好，但，事實上連戲園子也廢了。

門開了，藉著一小塊的天光，把蝶衣的影兒引領著，他細認這出頭的舊地，戀戀前塵。香艷詞兒如灰飛散，指天誓約誰再呢喃？

此地已是墳墓般淪落了。

到處是斷欄殘壁，塵土嗆人。不管踩著什麼，都發出嘆息似的怪響。「盛世元音」、「風華絕代」、「妙曲銷魂」、「藝苑奇葩」……的橫匾，大字依稀可辨，卻已死去多年。

年已不惑的程蝶衣，倒背雙手，握著雨傘，踏上搖搖欲墜的樓梯，走到二樓，自包廂看至大舞台。他見到自己，虞姬在念白：

「……月色雖好，只是田野俱是悲秋之聲，令人可怕。」

大夥仍在聽，都朝他死命的盯著，拼盡全力把他看進眼裏，心中，無數風流，多少權貴，這不過是場美麗的惡夢。

舉座似坐著鬼，是些堅決留下來的魂兒。還有頭頂上，自兒時便一直冷冷瞅著他數十年的同、光十三絕。鼎鼎大名的角兒，清人，演過康氏、梅巧玲、蕭太后、胡媽媽、王寶釧、魯肅、周瑜、羅敷、明天亮、諸葛亮、陳妙常、黃天霸、楊延輝等十三個角色的畫像，經得起歲月的只是輪廓，後人永遠不知道他們原來是什麼顏色，淡印子，不走。

蝶衣也不走。

過了很久。

忽傳來陣陣廣播聲。大喇叭：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

「觸及人們靈魂！」

「靈魂！」

都向著靈魂咄咄相逼。

蝶衣不寒而慄，暫借頹垣棲身的燕子馬上受驚，潑刺刺忽啦啦地撲翼翻飛。預感巢穴將傾。

蝶衣的傘兒墜地。

待他終拾回他的傘，出到門外，才不過三四點光景，天已黑了。

毛主席這樣說：「牛鬼蛇神讓他出來，展覽之後，大家認為這些牛鬼蛇神不好，要打倒。毒草長出來，就要鋤。農民每年都鋤草，鋤掉可以作肥料。……我們是一逼一捉，一鬥一捉。……」

從前是亂世，也不是沒閒過。生活最沒保障時，就只有春節、端陽、中秋等節日上座較好，其他的時間，各人四出找些小活，拉洋車、當小工、繡花、作小販，自謀掙錢之道。——但像如今這種「冷落」，卻是黯無前景，伸手不見五指的政治政策上的冷落。隱隱然被推至岌岌可危的地域。

不過他們雖手無寸鐵，卻是最好的宣傳工具。一九六五年，樣板戲面世了！這千錘百煉的「樣板」，一切的音樂、舞蹈、戲劇、服裝、佈景、燈光……悉數為一個目的服務，只消大夥分工，把它填滿。

蝶衣和小樓，也被相中為樣板戲演員，但他們都不是主角。不是英雄美女，才子佳人。

演出之前，沒有劇本曲本，沒有提綱，而是先接受教育。

晚上回去背誦。

小樓艱辛地，一字一斷，背誦給菊仙聽：

「——成千上萬的先，先什麼？先烈，為著人民的利益，在我們的前頭——，英勇地犧牲了。噯？——讓我們高舉他們的旗幟，……踏著他們的血跡——」

他拍打自己腦袋：

「他媽的又忘詞了！這腦袋怎麼就不開這一竅呢？多少戲文都背過了呀！」

意興闌珊。

什麼「紅燈記」、什麼「智取威虎山」、什麼「紅色娘子軍」……。全都是階級鬥爭。

菊仙只熨貼忍耐，像哄一個頑童：

「千斤口白四唱嘛。來，再唸。」

小樓又重振雄風似地，好，豁出去，就當作是唱戲吧，不求甚解，抑揚頓挫，他有藝在身的人，就這樣：

「讓我們高舉他們的旗幟，

踏著他們的血跡前進吧！

用毛澤東思想來武裝，

以頑強的鬥志，

頂惡風，戰黑浪——

樹立了光輝的樣板！

哈哈！」

這法子管用！又下一城。

菊仙看著她心疼的大頑童，淚花亂轉：

「小樓，好！」

聽了一聲采，小樓回過一口氣，又不滿了：

「你說，這革命樣板戲有什麼勁？媽的，無情無義，硬梆梆！」

「哎，又來了，別亂說。」

菊仙又擔憂地：「你在外面有這樣說過嗎？」

小樓昂首：

「我沒說什麼。」

「告訴我，你說過什麼？」

「也無非是點小牢騷。哦？怕噎著，就不吃飯？」

「跟誰說的？」

「小四他們吧，非要問我意見，那我明白點。」

「我有哪一天不叮囑你？」菊仙道：「在家裏，講什麼還可以，一踏出門坎兒，就得小心，處處小心——」

又再三強調：

「千萬別爛膏藥貼在好肉上，自找麻煩！」

「得。」小樓大聲地應和：「我出事了，誰來照顧我老婆？——噯，都得喚『愛人』，真改不了口。」

「小樓——」菊仙又要止住他了。她真情流露，投入他懷中：「我跟了你，不想你有什麼漏子，讓人抓了把柄。我不要英雄，只要平安！」

大半輩子要過去了。

是的，這個時代中再也沒有英雄了。活下去，活得無風無浪，已經是很「幸運」的一回事了。不要有遠大的革命理想，不要有鮮明的階級立場，更不要有無畏的戰鬥風格。

不要一切，只要安度餘生。

在無產階級之中，有沒有一個方寸之地，容得一雙平凡的男女？平凡的男人，平凡的女人，就是理想。她甚至願望他根本沒演過霸王。

「妳冷嗎？」小樓陡地驚覺她在發抖。

「沒有，我只是抖。」

窗外若無其事地，飄起溫柔的細雨。

小樓一抬眼，故劍猶掛在牆上。他推開菊仙，拔劍出鞘。

揮動寶劍亂舞一番，只道：

「——時不利兮，騅不逝，

騅不逝兮，可奈何——」

一派壯志蒿萊，鬱悶難抒。末了只餘歔歔。

菊仙見那妖魔般的舊物，一語不發，把劍收好，掛回牆上。毛主席的像慈祥地瞅著他倆。菊仙只朝窗外一看：

「這幾天儘下雨。」

轉晴時，戲園子竟又重新修葺好了。

它換過新衣，當個新人。

舞台兩側新漆的紅底子白字兒，赫然醒目，左書「文藝為工農兵服務」，右書「文藝為社會主義方向服務」，不工整，對不上。橫額四個大字，乃「興無滅資」。

一九六六年，樣板戲「智取威虎山」正演到「闖入虎穴」一場。小四擔演楊子榮——身穿解放軍追剿隊服裝，站得比所有演員都高，胸有朝陽，智勇光輝，他握拳、瞪眼，眼珠子因著對黨的傾心忠誠而瞪著，隨時可以迸跳下台，他擺好架勢，在眾面前，數落著階級敵人種種劣跡。

程蝶衣和一眾生旦淨末丑，充當「眾」老百姓，他仍是不欺場地做著本分，那索然無味的本分。

楊子榮在爭鬥：「八大金剛，無名鼠輩，不值一提——」

段小樓，他運足霸腔，身為歹角，金剛之一，於舞台一個方寸地，一句嘯號，聲如裂帛地

吼了：「宰了這個兔崽子！」

台下觀眾如久違故人，鼓起掌來，一時忘形，還有人叫好：

「好！這才是花臉的正宗！」

「真過癮吶！」

楊子榮下句唱的是什麼？大夥不關心了。小四照樣唱了，臉上閃過一絲不悅。蝶衣沒發覺。小樓也沒發覺，享受著久違的采聲，勁兒來了。

得好好唱。對得起老婆對得起自己這半生的藝吧，只要功夫到了家，擱在那兒都在。死戲活人唱，就是這道理。

菊仙在上場門外，一瞧，戲外有戲。玲瓏心竅的女人，世道慣見的女人，恰恰與小四那複雜的眼睛打個照面。

她的心忐忑跳了好幾下。

當夜，就「自動自覺」了。

那時勢，每個人雖在自己家中，越發畏縮，竟爾習慣了悄悄低訴，半俯半蹲，正是隔牆皆有耳，言行舉止，到了耳語地步。

舊戲本，臉譜圖冊，都一頁頁撕下，扔到灶裏燒掉。行頭，戲衣，順應號召，要上繳。跟著大隊走，錯不到那兒去。

好好的中國，彷彿只剩下兩種人民——「順民」，和「暴民」。沒有其他了。

末了，菊仙捧出她的珍藏。是她的嫁衣。小樓見她起，不捨，便一手搶過來。

菊仙問：

「這？你說——」

「交什麼？」小樓從床底下抽出一張塑料布：「你把它包好了，藏到水缸底下去。沒事，新娘子的嫁衣，我捨得你也捨不得！」

「我怕呀。」

「別怕。有我。」

菊仙蹲著包裹紅裳，抬起頭來，目光灼灼：「小樓，你不會不要我吧？」

小樓沒回答。他拿起一瓶二鍋頭，倒入碗中，大口一喝。碗兒啪一聲放下，酒濺灑了點。菊仙站起來，也端碗喝一口。小樓把心一橫：

「要！馬上要！」

「小樓，我這一陣很慌，拿東忘西。又怕你……，又怕我……」她喃喃地言辭不清。忙亂地，解著小樓的衣扣。小樓解著她的。

菊仙含著淚，很激動：

「——想再生個孩子，也——來不及了！」

因著恐懼，特別激情，凡間的夫妻，緊緊糾纏，近乎瘋狂。只有這樣，兩個人親密靠近，融成一體，好對抗不詳的明天。

不是二鍋頭的醉意，是野獸的咆哮，要依靠原始的交合撞擊，來掩飾不安和絕望。逃避現實。

運動來了。

無路可逃。

兩人來至蝶衣宅外。小樓拍打著門。

「師弟，開開門！」

菊仙也幫個腔：

「蝶衣，我倆有話勸勸你。」

原來蝶衣在院子中晾曬行頭戲衣，把自己埋在一片奇花異卉，雲蒸霞蔚之中，數天不曾表態。已是最後關頭了。他不交，人家也來封，派徵抑或認捐，反正是「分手」之日。

他聽得兩口子在門外，焦慮而關懷，告訴他一句話：

「運動來了！」

「運動？」

他不清楚這是什麼。外面的戲究竟演到那一折呢？他們指的是鹿還是馬？都說「從此」不再唱舊戲了，一切都無用武之地了。

是必然嗎？

要不由人家毀滅，要不自己親手毀滅。

他決意不理會門外的伉儷。他才不需要勸慰。切膚、撕皮，是自家之疼。

蝶衣緩緩地，用一把好剪子，先剪繡鞋，再剪戲衣。滿院錦繡綾羅，化作花飄柳盪。任從小樓又急又氣，他無言以對。

一個人，一把火，疑幻疑真。他親自，手揮目送，行頭毀於一旦，發出嘶嘶的微響，瞬即成灰，形容枯槁，永難綴拾。……

他痛快，覺得值！

喉頭乾涸，蒼白的臉異樣地紅。——我就是不交！我情願燒掉也不交！

辜負了師哥的關懷了，他不聽他的。若果他一個人來勸，他也許打開了門，容他加入，二人賞火去。他有伴兒，就拒諸門外算了。

微風吹捲，蝶衣嗅到空氣中苦澀而刺鼻的味兒，戲衣有生命，那是回集體的火葬。

——但，不過一回小火。

今天，劇團全體人員在會議室上學習班，學習毛主席對文藝界的批示。人人都是解放裝，再無大小角兒分野，莊嚴肅穆認真地坐好，手持一本語錄，一本記事部，這是一向以來的「道具」。

但這不是一向以來的學習。

劇團書記慷慨陳辭：

「咱劇團演的是革命樣板戲，不是舊戲，不能像舊社會般，灌輸迷信，散播毒素，標榜身價——」

書記一瞥小樓。他不知就裏，只穩當的坐著，又一瞥小四，小四若無其事。他便繼續往下說了：

「最近，有人在鬧個人英雄主義，演土匪，唸白震天價響，淹沒正面人物的光輝形象，這是在演譯江青同志親自領導加工修改的『智取威虎山』時，抵觸了無產階級文藝路線的立場問題。」

他厲聲一喝：

「段小樓！」

小樓越聽越不對勁，冷汗冒了一身。山雨欲來風滿樓。末了終於正面把他給揪出來。

「你認識自己問題的嚴重性嗎？你對大夥說說你的居心何在？」

全體人員一起望向段小樓。

蝶衣怔住——他以為那挨批的是自己，誰知是小樓出事了。

小樓只覺無妄之災，又氣又急，脖子粗了，連忙站起來自辯，理直氣壯：

「咱們唱戲的，誰不知道只有『卯上』了，才能發揮水平？我給楊子榮卯卯勁，好烘托他呀。台上這二畝三分地，比著來才出好莊稼，咱們錯了？……」

「段小樓，你種過地麼？你是無產階級的農民麼？你配打哪樣的比喻？——」

小樓張口結舌，又一項新罪名？

他呆站著。冷汗匯流成河。

那麼高個子，一下子矮了半截。

第八章 君王意氣盡 賤妾何聊生

不知道是小樓講錯了一句話，世上才有文化大革命？抑或有了文化大革命，世上人人都曾經講錯了話？

總之，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革命文藝工作者，以頑強的鬥志，頂惡風，戰黑浪，在他們腳底下，但凡出言不遜，都成了「劉少奇的同伙」。

打倒！

打倒！

打倒！

一切封建餘孽，舊文化、舊習慣、舊風俗、舊傳統……。破四舊、立四新。

這時，廣播聲震撼湧，播音員播送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淹沒每個人的心跳，淹沒每個人的心聲。連書記也驚愕地抬頭，他對別人的批鬥才剛開始，他的權力初掌，新鮮而莊重，但，一場浩大的運動，難道連他也淹沒嗎？

蝶衣和小樓異常促地對望一下，不寒而慄。他們都再沒機會自辯了。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

不是作文章，

不是繪畫繡花，

不能那樣雅緻，

那樣從容不逼，文質彬彬，

那樣溫良恭順，

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

廣播很響亮，誦讀毛語錄的小伙子是個材料，嗓子很好。

中國歷來注重音響效果。

承平盛世有敲擊樂，英雄末路四面是楚歌，運動展開了，便依仗大喇叭來收「一統天下」的奇效。

建國以來，最深入民間最不可抗拒的傳播工具，便是大喇叭，它們永不言倦，堅決不下班。發出一種聲音，永垂不朽。

即使人民的聽覺訓練有素，有時，亦半個字兒也聽不清。它轟天動地價響著，妖媚、強

悍、阿諛、積極、慷慨、哀傷、亢奮……，百感交集，像集體銷魂的嘶叫。

「做毛主席的好學生！」

「永遠跟著毛主席走！」

都是革命小將呢。

年歲稍長的，成了反革命。孩子才是革命派。孩子不上課了，一夥一夥，忙於抄家批、批鬥……真是新鮮好玩的事，而且又光榮，誰不想沾沾邊兒？

領頭的都是十來歲的紅兵，不管是北京本土的，或是省外來的，隨時隨意，把人們家當砸亂、拿走。一來一大。蝗蟲一般。

黑幫挨整，黑幫家屬掃街去。

如果你沒有親身經歷過這麼多人的場面，永遠不相信，「人」是那末的令人吃驚。他們甚至是不言不動，不帶任何表情，光瞪著你，也是可怕的。人海是可怕的。即使全都是小孩，小到像每個被鬥者家中的小兒女。

這些小將，被背後的大人重新換血，才懂得以「十六條」為指針，才敢於鬥爭。

一切是如何發生呢？

大家都懵然不知，據說只不過是某一天，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牆報欄上，張貼了張小字報，說出「造反精神萬歲！」這樣的話，整個的中國，便開始造反了。連交通燈也倒轉了，紅色代表前進。

歷史的長河浪濤滔滔，各條戰線鶯歌燕舞……作為舊社會坐科出身的戲子，他們根本不明白。

現在，又是一個寧靜的夜晚。他們日間被批判，夜裏要檢討。檢討得差不多，便罰抄毛主席的詩詞。

「鍾山風雨起蒼黃，

百萬雄師過大江，

虎踞龍盤今勝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將剩勇追窮寇，

不可沽名學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間正道是滄桑。」

蝶衣對整闕的詞兒不求甚解。只見「霸王」二字，是他最親熱的字。

鋼筆在粗劣的紙上沙沙地刮著，發出令人不舒服的聲音。他在罰抄，小樓也在罰抄。

只要菊仙不在，他馬上忘記了這女人的臉，他但願她沒出現過。如果世上沒有她，他便放心。

像今晚。

學校因學生全跑去革命了，空置出來，被徵用作「坦白室」。

他向自己坦白。若一切淨化了，種種不快由它成為沈澱的渣滓。他享受此刻：段小樓，誰也別想得到他！嘿嘿！

小樓四十九歲了。

他已是一個遲暮的霸王。在蝶衣心中，他永遠是一個樣兒，他把他整個凝在盛年了。永遠不算遲。

他們在抄，在寫，在交代。一筆一劃，錯的字，錯的材料，錯的命運。

稍一分神，就被背後的小孩子又打又踢，喝道：「寫！寫你們怎麼反革命！老老實實交代！再不用心，罰你們出去曬太陽，跪板凳！」

「遊行耍猴去！起來起來！」

一時興到，紅兵把他們揪出來，敲鑼打鼓遊街去。

「三開藝人」：日治期、國民黨及共產黨時皆吃得開的角兒，所受侮辱更大。不過，說真格的，二人又再緊密合作了。

一九六六年，這個人人永誌不忘的年份。

正是八月暑天，遊街的行列中，有生、旦、淨、末、丑。像演著一台熱熱鬧鬧的戲。

被揪出來的人首先得集體粉墨扮戲，全都擦上紅紅白白的顏色，誇張、醜化，現出「牛鬼蛇神」的原形。

小樓的手和筆尖在顫抖著，勾出不成形的霸王臉，黑白是非都混沌。蝶衣呢，他又登場了，白油彩，紅胭脂，眉是眉，眼是眼，眯虛著，眼窩那兩片黑影兒，就像桃葉，捂住他，不讓他把眼睛張開。

他敏感的手，明白自己的皮膚沒彈性了，失去了光輝。如果現今讓他歇一歇，枕在臂上好歹假寐個半天，衣袖上的皺褶，一定刻在臉皮上，久久不散。——他回了不原狀了。

但只見他走一定神，仍是如花似玉。他沒有欺場，是戲，就得做足。

他在人裏，牛鬼蛇神影影綽綽中，如穿簾如分水，伸手取過小樓的筆兒：

「給你勾最後一下。」

跟很久很久很久之前一樣。

他的斷眉。

都是皮相。

小樓呆住了。

但遊街馬上開始了。每個穿著戲服的小丑，千古風流薈萃。關公、貂禪、呂布、秦香蓮、李逵、高登、白素貞、許仙、包青天、孫悟空、武松、紅娘……，還有霸王和虞姬。

一輛宣傳車開路，紅兵押送著，鑼鼓夾攻。走不了兩步，必被喝令：

「扭呀！不然砸斷你的狗腿！」

「翹起蘭花手來瞧瞧！臭美！」

「拉腔呀！扮牛叫！吽！吽！」

炎陽熾烈，臭汗混了粉墨，在臉上匯流，其稠如粥。整個大地似燒透了的磚窯，他們是受煎熬的磚。

「打倒文藝毒草！」

「連根拔起！」

「文化大革命萬歲！」

「毛主席萬歲！」

「毛主席萬歲！」

還沒喊完，忽聞前面人聲鼎沸，不久轟然巨響，一個女人跳樓了。她的一條腿折斷，彈跳至牆角，生生地止步。腦袋破裂，地上糊了些漿汁，像豆腐一樣。血肉橫飛，模糊一片。有些物體濺到蝶衣腳下，也許是一隻牙齒，也許是一節斷指。他十分的疲累，所以無從深究。

是這樣的：北京女十五中的紅兵小將查抄一個小說作家的老窩，已是第三遭，就在清查「贓物」，搜集反動罪證時，這個平日溫文爾雅的好好先生，氣力僅足以提起筆桿的寫作人，驀地抄起一把菜刀，瘋狗似的撲過來，見人便砍，見人便砍。接著衝下樓梯，連人帶刀仆在一個十二歲的革命小將身上。

他們的女領隊，狂喊一聲。

「敵人行兇了！戰友們，衝呀！」

是的，他們以毛澤東思想的精神武器，面對一切反抗的力量。英勇上前，活活把他一雙手

臂都拗斷了，發出嘎嘎嘎的聲音。

作家的老婆歇斯底里，又掄起一根掃帚，企圖搶救。不過一大十來歲的毛頭，銳不可當，把她逼到樓上，一層又一層。到了最高層，她無路可逃。一個家庭主婦，便只好聳身跳下來。沒有了雙手的作家，看不到這一幕慘劇。他早已昏死了。

蝶衣和小樓，木然地注視這台戲。

「古人」們在赤日下，人人步履慌亂。

小樓輕唱：

「唉，此乃天亡我楚，非戰之罪也。」

蝶衣悄道：

「兵家勝敗，乃是常情，何足掛慮？」

紅兵見二人交頭接耳，一記銅頭皮帶抽打過來，蝶衣珠釵被砸掉。

他只下意識伸手去拾。手背馬上被踩一腳。幾個女將向他臉上吐口水唾沫，罵：

「妖孽！走！不准拾！」

小樓見狀，一時情急，欺身上前擋一擋，唾沫給濺到他臉上去了，如流。他用臂拭去污物，用力了一點，此舉觸怒了紅兵，一齊把他雙臂反剪，拳打腳踢。

蝶衣忘形：

「師哥！」

小樓忙用眼色止住他，示意別多事，便忍疼接受了孩子的拳腳。蝶衣恐怖地看著那批紅兵，都是母生父養，卻如獸。

也許是被棄掉的一，當初那個血娃娃，他死了，輪迴再來，長大後，一心整治他。是其中一個？面目看不清楚，但整治小樓，等於雙倍對付他。蝶衣擠過去，硬是接了幾下，一個踉蹌趴倒在地。

尊嚴用來掃了地。

他幾乎，就差一點點，沾到珠釵的影兒，它被踩爛了。

傍晚。

門外飛跑進來菊仙，她還掛著「反革命黑幫家屬」的大牌子，掃完街，手中的掃帚也忘了放下。

進門就喊：

「哎呀——小樓！」

趕忙幫他褪汗衫，有被血黏住，凝成一塊黯紅的狗皮膏似地，得用剪子，一縷縷慢慢的剪開來。不能用強，因為傷口連布糾結了，熱水拭了拭，菊仙心疼，淚汪汪。滴進熱水中。

小樓迄自強忍，還道：

「這點皮肉，倒沒傷著我。可恨是拿人不當人，尋開心，連蝶衣這樣。手無縛雞力氣，都要騎在他頭上拉屎似地——」

「你呀，這是彈打出頭鳥！」菊仙恨：「招翻了，惹得起嗎？」

末了，一定得問個究竟。

「就只曉得為他？有沒有想過，要真往死裏打了，撇下我一個！」

說著猛力一揩，小樓急疼攻心。菊仙不忍，按揉傷處。

「要不是想想你在，真會拼掉他兩三個算了！」

「千萬別——」

正耳語著，不知人間何世。外面衝來一紅色小將，嘩啦撞開了門。

其實，夜色未合，拍門撞門聲已經此起彼落了，不管輪到誰，都跑不掉。到處有猙獰的怒斥，他們搗毀、砸爛、撕碎……，最後焚燒，是必然的功課。——除非見到中意的，就抄走，由造反派分了。

紅兵抄家來了。

先封鎖門窗，然後齊拿起語錄本。為首的一個，看來不過十四五，凶悍堅定，目露精光。領了一眾唸語錄：

「凡是反動的東西，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

他吩咐：

「來！同志們！我們來掃！」

於是翻箱倒櫃。見什麼毀什麼。

最痛快是擊碎玻璃，聲色俱厲，鏗鏘而奏效，鎮住不甘心的階級敵人。

這一家，沒字畫，沒古董，沒書，沒信。……這是一個空架子。也得砸！

小樓緊捏著菊仙的手，二人並肩呆立著。他另一隻手，握拳透爪。

咦？

一把劍。

一個紅兵見到那把劍。

它掛在牆上。

毛主席像旁邊。

所有人刷地轉頭仇視著段小樓。本來悵悵落空的臉重新燃燒起來了，他們抓到把柄了，好不興奮。像餓了四五天的人忽地挾著一塊肉骨頭，生生按捺了歡欣，換過張奪命催魂使者的寶相，嗓音拔尖了好多。

怪笑：

「啊哈，這劍是誰的？」

未及作答。

夜更深沉了。如無底的潭。

京城中沒一個能夠好好熟睡的人。——整個中國也沒有。

黑暗迎頭蓋面壓下來。兩個紅兵靈機一觸，商議一下，馬上飛奔而出，任務偉大。

蝶衣被逮來了。

三個人，被命令並排而立。

冷汗在各人身上冒湧淋漓，都呆立不動。掂量著該怎麼應付？

首領怒問：

「說！這劍分明是反革命罪證，大夥瞧著了，攔在偉大領袖毛主席身畔，伺機千斬萬副——」

小樓一瞥菊仙，蝶衣看住它，三個人臉色陡地蒼白，在荒黯的夜晚，白得更白，如僵死的蠶，暴斃的蜈蚣，再多的肉足，都走不了。

——這可是滔天之罪呀。

「不！」菊仙尖叫著。

「是誰的劍？」

菊仙為了保護她的男人，在自己的屋子立，搜出反革命罪證，小樓怎麼擔戴？他已經一身裏外的傷了。菊仙一點也沒遲疑，直指蝶衣：

「這劍是他的！」

她悲鳴呻吟：

「不是小樓的！是他的！」

小樓一聽，心情很亂，不由自主地身子一挺：「是我的！」人硬聲音軟。

菊仙急了，心中像有貓在抓，淚濺當場。她哀求著：

「小樓，咱們要那把劍幹什麼？有它在，就沒好日子過！」

一個紅兵上來打了她一記耳光。她沒有退避。她忘了這點屈辱，轉向蝶衣，又一個勁兒哀求：

「蝶衣，你別害你師哥，別害我們一家子！」

她毫不猶豫，沒有三思，在非常危難，首先想到的是袒護自己人。油煎火燎，人性受到考驗。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蝶衣兩眼斜睨著這個嘴唇亂抖的女人，他半生的敵人，火了。他不是氣她為小樓開脫，他是壓根兒不放她在眼裡：

「什麼一家子？」

蝶衣瞥瞥那歷盡人情滄桑的寶劍，冷笑一聲：

「說送師哥劍的那會兒，都不知你在哪裡？」

蝶衣轉臉正正向著紅兵們說：

「送是我送的。掛，是她掛的。」

他一手指向菊仙，堅定地。

小樓攔腰截斷這糾葛，一喝：

「你倆都不要吵，是我的就是我的！」

「哦？」一個紅兵抬起下顎：「你硬？」

有人抬來幾大塊磚頭。又把小樓推跌。

「黑材料上說，這楚霸王呀，嗓子響，骨頭硬，小時候的絕活是拍磚頭呢。」

「好，就看誰硬！」

首領拎起磚頭，猛一使勁，朝小樓額上拍下去。菊仙慘叫：「小樓！不不不！是我——」

蝶衣驚恐莫名。

他年歲大了，不是銅頭鐵骨，快五十的人，蝶衣熱淚盈眶。他不再是天橋初遇，那什麼人事都沒經歷過的，從石頭裏鑽出來的，一塊小石頭。風吹雨打呀。

只見小樓吃這一下，茫然失神的臉上，先是靜止，仿似安然，隔了一陣，才淌下一股殷紅的鮮血……。

磚頭完整無缺。小樓強撐，不吭一聲。

——但，

他老了。英雄已遲暮了。終於頭破了。

本來傲慢堅持的蝶衣，陡地跪倒地上。

菊仙屏息。小樓用血污所遮的雙目看他。他連自尊都不要？下跪？於此關頭，只有哀懇？

「我認了！請革命小將放過段小樓。」

蝶衣跪前，藉著取劍，摩挲一下。然後把心一橫，閉目，猛地扔在地上：

「是我的錯！」

菊仙愕然望向蝶衣。他望向小樓。

蝶衣只覺萬念俱灰。但為了他。他終別過臉去，一身抖索，非常不捨。

他既承擔了，菊仙衷心地如釋重負，也許人性自私，但她何嘗不想救小樓？此刻她是真誠的，流著淚：

「蝶衣，謝謝你！」

蝶衣淒然劃清界線，並無再看她一眼。目光流散至遙遠，只對半空說道：

「我是為他，可不是為你。」

小樓激動得氣也透不過，暴喝一聲，直如重上舞台唱戲，他的本色，他的真情。

「你們為什麼要胡說！欺騙黨？我一人做事一人當！」

他不要倒下。

還是要當「英雄」。

動作一大，鮮血又自口子汨汨流了一臉。他像嗜血的動物，嚎叫：

「我這就跟你們走！」

他背影是負傷的佝僂，離開自己的家。

何去何從？

如同所有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壞份子」們，接受單位造反派的審問。

又是主角了。

一代武生坐在一把木椅子上，舞台的中央，寂寞而森嚴。兩盞聚光燈交叉照射在他的粗臉上。他有點失措，如新死的魂，乍到陰間玄界，不知下一站是什麼？

審問者的聲音堅冷如鋒刃，發自頭頂、上方，仿似天帝的盤詰。

問的不止一人。

輪著班。每回都是新鮮壯悍的聲音。小樓一個對付著一眾。自科班起，舊社會的陋習、嫖妓的無恥、同誰交往？有什麼關係？年？月？日？……

記不清的小事，得一一交代。

經一道手，剝一層皮。

小樓的個性，遭疲勞轟炸而一點一點的消滅了。——只想倒下去，睡一下，明天回到眾中，當順民。

到了第三天。

聚光燈又移得更近。小樓臉上已煞白。

「你說過要把八路怎麼怎麼的話沒有？」

「沒有。」

「好好想一想。」

「沒有，想不起來。」

「你說過要打八路軍麼？」

「一定沒有！肯定沒有！」

「你就愛稱霸，當英雄，怎麼肯那麼順毛？」

「解放了是咱們的福氣。」

「那你幹嘛處處跟毛主席作對？」

「我怎麼敢……」

「你攻擊樣板戲！搞個人英雄主義！還用破劍來陰謀刺殺毛主席寶像！毛主席教你『不可沽名學霸王』，你不但學足了，還和你老婆聯同一氣反革命！」

「——我沒——」

突然數十盞聚光燈齊開，四面八方如亂箭穿心，強光閃刺，小樓大吃一驚，張目欲盲，整個人似被高溫溶掉。

幾個，或十幾個黑影子，人形的物體，拳打腳踢，皮鞭狂抽，一個拎來一塊木板，橫加他胸前，然後用皮帶和鎚子亂擊。人體和凶器交織成沉悶、黯啞的迴響，肝膽俱裂。

「好好交代！」

「……」

「不招？」

小樓不成人形了。

從來不曾倒下的霸王——孩提時代、日治時代、國民黨時代……都壓不倒的段小樓，終受不了，精神和肉體同時崩潰，崩潰在共產黨手中。

他什麼也認了：

「是！我是毒草，牛鬼蛇神，我思想犯了錯誤，對不起黨的栽培，冒犯了偉大領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我……我有罪！我有罪……」

急得雙眼突出，耗盡力氣來踐踏自己：

「我是人模狗樣！」

他交代了。

仍是其中一間課室，仍是「坦白室」，舉國的學校都是「坦白室」。

靜。

地上牆角也許殘存從前學生們削鉛筆的木刨花，是蒙塵的殘廢的花。

教師桌旁坐了婦宣隊的人，街坊組長也來了，幹部也上座。

下面坐了菊仙。

一個中年婦女，木著臉道：

「這是為他，也是為你。」

菊仙緊抿嘴唇，不語不動如山。

幹部轉過頭，向門邊示意。

蝶衣被帶進來。

他被安排與菊仙對面而坐，在下面，如兩個小學生。

二人都平靜而蒼白。

蝶衣開腔了：

「組織要我來動員你，跟小樓劃清界線。我們——都是文藝界毒草，反革命，挨整。你跟他下去——，也沒什麼好結果——」

蝶衣動員時有點困難。他的行為是「拆散」，但他的私心是「成全」。或是，他的行為是「成全」，他的私心是「拆散」。他分不清，很矛盾。反而充滿期待。

他瞅著菊仙的反應。勝券在握。

幹部主持大局：

「菊仙，你得結合實際情況，認清大方向，作出具體抉擇！你不劃清界線，跟段小樓分開，往後是兩相拖累。」

婦宣隊長沉著臉問：

「你的立場是不是有問題！」

女人逼害女人，才是最凌厲的。

蝶衣忽然滿懷企盼：她就此答應了。

他等了好久，終於是國家代他「出頭」！

是的。國家成全了蝶衣這個渺渺的願望啊。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為他除掉了他倆中間的第三者，也許他便要一直的痛苦下去。幸好中國曾經這樣的天翻地覆，為了他，血流成河，骨堆如山。一切文化轉瞬湮沒。

他有三分感激！

身體所受的苦楚，心靈所受的侮辱，都不重要。

小樓又只得他一個了。

他這樣逼切地得回他，終於已經是一種負氣的行為了。

最好天天有人來勸來逼，她妥協了，從此成了陌路人……。呀，蝶衣盼的就是這一天！

他偷偷地，偷偷地泛起一朵奇異的笑。生怕被發覺，急急止住。

菊仙意外地冷靜：

「我不離開他！」

她不屈地對峙著。蝶衣望定她，淡淡地：

「組織的意思你還抗拒？」

菊仙淺笑：

「大夥費心了，我會等著小樓的。」

她眼風向眾人橫掃一下，挺了挺身子，說是四十多的婦人，她的嫵媚回來了：

「我不離婚。我受得了。」

她誠懇而又饒有深意地，不知對誰說：

「我是他『堂堂正正』的妻！」

蝶衣如遭痛擊，怔坐。

課室依舊平靜如水。

標語寫著：「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恨難消，怨不散。她當頭棒喝一矢中的。不留情面，「堂堂正正」！

他倆都打聽得一清二楚，知己知彼。二人此刻相對，淚，就順流而下。——最明白對手的，也就是對手。

最深切了解你的，惺惺相惜的，不是朋友，而是敵人，尤其是情敵！

幹部朝菊仙厲聲一喝：

「你偏生跟黨的政策鬧對立？」

轉向蝶衣：

「程蝶衣，你明兒晚上好好劃清界線！」

明兒晚上？

又回到祖師爺的廟前空地了。

多少美夢從這兒開始，又從這兒結束。

焚燒四舊批鬥大會的「典禮」。

角兒們又再粉墨登場，唱那慘痛的戲。四舊都堆積成一座繽紛的玲瓏寶塔：戲衣、頭面、劇照、道具、脂粉、畫冊、曲本……，全都抄出來，裏頭有著一切舊故事，舊感情。

——盛大輝煌的了斷。

在一個淒淒艷紅的晚上。

火焰熊熊烈烈，沖天亂竄，如一貪狼惡狗的舌。刮擦刮擦的嘯著。熾騰點綴夜色，千古風流人物的幢幢身影，只餘軀殼，木然冷視著烈焰。求也無用，哭也無用，笑則是罪。

都得「親手」扔進火海。各人為各人作華麗的殉葬。

汗跡彩墨，隨著綾衣錦緞灰飛，一起溶化。人人面目全非。

「國際歌」響徹，朗朗的歌聲：

「……舊世界打的落花流水。

莫說我們一無所有，

我們是新世界的主人，

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

輪到兩個紅角兒「互相批鬥」，「互揭瘡疤」的節目了。

紅兵的首領一宣佈，大夥轟地鼓掌鼓噪。他一揚手，喊道：

「我們要這兩株大毒草，把醜惡的嘴臉暴露在眾腳下！」

小樓和蝶衣二人，被一腳踢至跪倒，在火堆兩邊。在綠軍裝、紅領巾，纏了臂章的娃兒控制下。

暴喝如雷：

「你先說！」

一件霸王的黑蟒紮靠在烈焰中，化為灰燼。他的大半生過去了。他連嗓子也被打壞了，是一塊木板，橫加胸前，然後皮帶和鎚子亂擊……是那幾十下子，他再也唱不了。

「說！」

紅兵見他呆呆滯滯，在背上狠踢一記。段小樓，曾是鐵錚錚一條漢子呀，目下就這樣，被小娃娃諸般刁難羞辱。形勢比人強。

他只好避重就輕，沙啞地道：「程蝶衣這個人，小時候已經扭扭捏捏，在台上也很……妖艷。略為造作一點。」

蝶衣無奈也吞吞吐吐：「段小樓第一次開臉時，就捨不得把頭髮剃光，留著馬子蓋，瞻前顧後，態度不好。」

首領怒斥：

「呸，揭大事兒！」

小樓望望蝶衣，他會明白的他會明白的。也就繼續找些話說了：「程蝶衣一貫自由散漫，當紅的時候，天天都睡大覺，日上三竿才起來。」

他們又指著蝶衣：「你揭他瘡疤去！」

蝶衣也望望小樓，他會明白的他會明白的。也開口了：「他賭錢，鬥蝻蝻兒，玩物喪志，演戲也不專心，還去逛窯子！」

一記銅頭皮帶劈頭劈腦打下去。欲避不避。二人都帶傷。

「這麼交代法？你倆要不劃清界線，我怕過不了今兒這門！說！」

小樓只能再深刻一點了：

「他唱戲的水牌，名兒要比人大，排在所有人的前邊，仗著小玩意，總是挑班，挑肥揀瘦！孤傲離，是個戲瘋魔，不管台下人什麼身分，什麼階級，都給他們唱！」

說得頗中他們意了：

「他當過漢奸沒有？慰勞過國民黨沒有？」

「……」

「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他給日本人唱堂會，當過漢奸，他給國民黨傷兵唱戲，給反動派頭子唱戲，給資本家唱給地主老財唱給太太小姐唱，還給大戲霸袁世卿唱！」

一個紅兵把那把反革命罪證的寶劍拿出來，在他眼前一揚：

「這劍是他送你嗎？是怎麼來頭？」

「是——，是他給大戲霸殺千刀袁四爺當……當相公得來的！」

「小樓！」

一下悚然的尖喊，來自垂手側立一旁接受教育的黑幫家屬其中一個，是菊仙。

所有人都大吃一驚。

他把蝶衣終生不願再看一眼的瘡疤，猛力一揭，血污狼藉。

「啊哈！」那小將冷笑：「虞姬的破劍，原來那麼臭！」

他把它一扔，眼看要被烈焰吞噬了。

意外地，蝶衣如一隻企圖衝出陰陽界的鬼，奮不顧身，闖進火堆，把劍奪回來，用手掐熄煙火。他死命抱著殘穗焦黃的寶劍不放，如那個夜晚。只有它，真正屬於自己，一切都是騙局！他目光如蛇蝎，慌亂如喪家之犬，他石破天驚地狂喊：

「我揭發！」

他訴冤了：

「段小樓！你枉披一張人皮！你無恥！大夥聽了，他的姘頭，是一個臭婊子，貪圖他台上風光，廣派茶葉，邀人捧場，把他攪弄得無心唱戲，馬虎了事。就是那破鞋，向他勾肩搭背，放狐狸騷，迷得他暈頭轉向……。」蝶衣越說，越是鬥志昂揚。他忘記了這是什麼時空，什麼因由，總之，這樁舊事，他要鬥！他要讓世上的人都知道：「那破鞋，她不是真心的！」

兩個紅兵馬上把菊仙架來，三人面面相覷。

蝶衣難以遏止：

「千人踩萬人踏的醜淫婦！絕子絕孫的臭婊子！……她不是真心的！」

「她是真心的！」小樓以他霸王的氣概維護著：「求求你們放了菊仙，只要肯放過我愛人，我願意受罪！」

蝶衣聽得他道「我愛人……」，如著雷殛。

他還是要她，他還是要她，他還是要她。

蝶衣心中的火，比眼前的火更是熾烈了。他的瘦臉變黑，眼睛吐著仇恨的血，頭皮發麻。他就像身陷絕境的困獸，再也沒有指望，牙齒磨得嘎吱地響，他被徹底的得罪和遺棄了！

「瞧！他真肯為一隻破鞋，連命都不要呢！他還以為自己是真真正正的楚霸王！貪圖威勢，脫離眾，橫行霸道，又是失敗主義，資產階級的遺毒……。」

小樓震驚了：

「什麼話？虞姬這個人才是資產階級臭小姐，國難當前，不去衝鋒陷陣，以身殉國，反而唱出靡靡之音，還要跳舞！」

紅兵見戲唱得熱鬧，叫好。

蝶衣開始神志不清：「虞姬不是我！霸王心中的虞姬不是我！你這樣的貪圖逸樂，反黨反社會主義，歪曲農民革命英雄起義形象……他溫情主義，投降主義，反革命反工農兵。他是黑五類，是新中國的大毒草！他有一次還假惺惺嬉皮笑臉問：共產是啥玩意？是不是『共妻』？……」啊當年一句玩笑。

蝶衣如此賣力，不單小樓，連革命小將也愕然了，他真是積極劃清界線呢，一絲溫情都滲不進他鐵石心腸中了。他英勇，兇悍，他把一切舊帳重翻，要把小樓碎屍萬段而後已。

小樓瞪著雙目，他完全不認識蝶衣，和蝶衣口中的那個人。他們自很小很小就在一塊了，為什麼這般陌生？

——蝶衣一生都沒講過這麼多的話！

大夥恐怖地望著他。

他意猶未盡，豁上了。指著菊仙：

「還有這髒貨，目中無人，心裏沒黨，惡意攻擊毛澤東思想，組織動員她，一點也不覺悟，死不悔改！」

蝶衣激動得顫抖，莫名的興奮，眼睛爬滿血絲，就像有十多隻紅蜘蛛在裡頭張牙舞爪，又逃不出來：

「我們要把這對奸夫淫婦連根拔起，好好揪鬥！鬥他！狠狠鬥他！鬥死他！……」

驀地，他住嘴了。

在烈火和灰煙中，他看到小樓一張臉，畫上他也看不明白的複雜的表情。但隔得那麼遠，楚河漢界，咫尺天涯。

一不小心，一切都完了。

蝶衣驀地住嘴，不斷喘氣，靈魂沸騰，再也說不上什麼。即便自他天靈蓋鑽一個洞，灌滿鐵漿，也沒這樣的滾燙痛楚過。

狠狠鬥他？鬥死他？

不！

不不不不不！

二人隔火對峙，太遲了，一切太遲了。

言猶在耳，有力難拔。

蝶衣驚魂未定。菊仙冷峻的聲音響起來。她昂首：

「我雖是婊子出身，你們莫要瞧不起，我可是跟定一個男人了。在舊社會裡，也沒聽說過硬要妻子清算丈夫的，小樓，對，我死不悔改，下世投胎一定再嫁你！」

紅兵見這壞分子特別頑強，便用口號來壓她：

「打倒氣焰高張的階級敵人！」

「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

「剷陰陽頭！」

菊仙被揪住，一人拎刀，頭髮被強行推去一半，帶血。她承受一切。

首領罵：

「媽的，那麼頑劣，明天遊街之後，得下放勞動改造！」

眼瞅著菊仙被逮走，小樓盡最後一分力氣，企圖力挽狂瀾：

「不！有什麼罪，犯了什麼法，我都認了！我跟她劃清界線，我堅決離婚！」

菊仙陡地回頭。大吃一驚。

小樓淒厲地喊：

「我不愛這婊子！我離婚！」

菊仙的目光一下子僵冷了，直直地瞪著小樓，情如陌路。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蝶衣聽得小樓願意離婚，狂喜狂悲。毛主席說過：「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不不不，他錯了，愛是沒得解釋的，恨有千般因由。偉大的革命家完全不懂。……

蝶衣尖叫：

「別放過她！鬥死這臭婊子！鬥她！……」

他沒機會講下去。

人中冒出一個黑影兒。

「程蝶衣，你就省著點吧。還瞧不起婊子呢！你們戲子，跟婊子根本是同一路貨色。紅兵革命小將們聽著啦，這臭唱戲的，當年呀，嘖嘖，不但出賣過身體，專門討好惡勢力爺們，扯著龍尾巴往上爬，還一天到晚在屋子裏抽大煙，思春，淫賤呢，我最清楚了。他對我呼三喝四，端架子，誰不知道他的底？從裏往外臭……」

蝶衣費勁扭轉脖子，看不清楚，但他認得他的聲音：

「靠的是什麼？還不是屁眼兒？仗著自己紅，抖起來了，一味欺壓新人，擺角兒的派頭，一輩子想騎住我◆子上拉屎撒尿的使喚，不讓我出頭。我在戲園子裏，平時遭他差遣，沒事總躲著他。我就是瞧不起這種人！簡直是文藝界的敗類，我們要好好的鬥他！」

小四！

這是他當年身邊的小四呀！

他為了穩定自己的立場，趁勢表現，保護自己，鬥得聲淚俱下，苦大仇深。

大夥鼓掌、取笑、辱罵、拳打腳踢。口涎黃痰吐得一身一臉。

火舌地伴奏。

蝶衣從未試過這樣的絕望。

他是一隻被火舌撩撥的蚰蚰，不管是鬥人抑被鬥，團團亂轉，到了最後，他就葬身火海了。驀然回首，所有的，變成一撮灰。

他十分的疲累，拼盡僅餘力氣，毫無目標地狂號：

「你們騙我！你們全都騙我！騙我！」

他一生都沒如意過。

他被騙了！

「文化大革命萬歲！」口號掩蓋了他的呼嘯。

小四把他懷中的劍奪過，恭恭敬敬地交給紅兵：

「小將們，這破劍，就是反革命分子的鐵證！」

首領振臂吶喊：

「對！我們得好好保管它，讓牛鬼蛇神扛著，從這個場趕到那個場，來回的趕，天天表演，教育眾，反革命分子的兔崽子沒有好下場！……」

場面興奮而混亂，淒厲得人如獸。

「文化大革命萬歲！」

「文化大革命萬歲！」

……沸騰怒湧的聲浪中，每個人都尋不著自己的聲音。

蝶衣和小樓又被帶回「牛棚」去。

各人單獨囚在斗室中。

未清理的大小便發出歹臭。但誰都嗅不著。他們的生命也將這樣的腐爛下去，混作一灘。「天天表演」？到處是轟轟響的鑼聲，如一根絃，緊張到極點，快要斷了。有個地方躲一躲就好了。

破碗盛著一點髒水。

蝶衣經歷這劇烈的震盪絕望憂傷，不能成寐，鬢角頭髮，一夜變白。

而四周，卻是不同的黑。灰黑、炭黑、濃黑、墨黑。他沒有前景。君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他取過那破碗往牆上一砸，露了尖削的邊兒，就勢往脖子狠狠一割——

誰知那破碗的邊兒，不聽使喚，朝脖子割上一道、兩道、三道，都割不深。且蝶衣人瘦了，脖子上是一層皺皺的皮，沒什麼著力處。

情況就像一把鈍刀在韌肉上來回拖拉，不到底。

蝶衣很奮勇地用力，全神貫注地划著，脖子上的傷痕處處，血滲下來，又不痛，又不癢，只是很滑稽。為什麼還死不了？

他記起那隻蝙蝠，牠脖子間的一道傷口，因小刀鋒利，一下便致命了。血狂滴至鍋中湯內，嫣紅化開……血盡……四爺舀給他一碗湯……，喝，這湯補血……。都因為小樓。

不想追認前塵往事，再往上追溯，他就越發狠勁。——

突然，門外一聲叱喝：

「幹什麼？」

人聲聚攏：

「抹脖子啦！尋死啦！」

湧來五個值夜的紅兵，眼裡閃著初生之犢的興奮的光芒。他們製造了死亡，他們也可以暫止死亡。

一人過來奪去破碗。

一人取來一把破報紙，又摀上傷口去。

「那麼容易尋死覓活？啊？戲不演啦？」

「你妄想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竟敢抗拒改造？抗拒批判？」

「好呀——」

紅兵的首領排眾而出，下令：

「你要死，偏不讓你死！」如同判官，鐵面無私，莊嚴而兇悍。

大夥遂一壁胡亂止血一壁在喊：

「文化大革命萬歲！」

蝶衣血流了不少，命卻留得長。他跌坐退縮至角落，一雙手慌亂地搖，聲音變得尖寒，淒厲如月色中的孤鬼：

「我沒有文化！不要欺負我！不要欺負我！」

蝶衣並沒有虞姬那麼幸運，在一個緊要的關頭，最璀璨的一刻，不想活了，就成功地自刎。——他沒這福分。還得活下去。

還是戲好，咿咿呀呀的唱一頓，到了精采時刻，不管如何，幕便下了，總是在應該結束的辰光結束，絲毫不差。

虞姬在台上可以這樣說：「大王呀！自古道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大王欲圖大

事，豈可顧一婦人。也罷，願乞君王三尺寶劍，自刎君前，以報深恩也！」但在現實中，即便有三尺寶劍，誰都報不到誰的恩。

每個人的命運，經此一役，彷彿已成定局。

小樓面臨拔宅下放的改造，「連鍋端」，不知什麼時候復返，東西得帶走。其實也沒什麼東西可帶。

暝色已深，小樓佝僂地走向家門，黑幫分子的罪狀大招牌不曾卸下，幾個紅兵押回去收拾。

屋子裡頭漆黑一片，不見五指。

一打開電燈，迎面是雙半空晃著的，只穿白線子的腳！

它們悠悠微轉，如同招引。

小樓大吃一驚，悚然倒退幾步。

仰視。

菊仙上吊了。

她一身是鮮紅的嫁衣，喜氣洋洋。雖被剃了陰陽頭，滑稽地，一壁見青，一壁尚餘黑髮，就在那兒，簪上了一朵紅花。——新娘子的專利。

「菊仙！」

小樓撕心裂肺地狂喊，連來人也受驚，一時間忘了叱喝。

菊仙四十多了，她不顯老，竟上了艷妝，一切仿如從前歲月某一天：——

鳳燭半殘，一臉酡紅的新娘子妖嬈欲滴，捨不得嫁衣，陶陶自樂地指點著：

「這牡丹是七色花絲線，這鳳凰是十一色花絲線，這……」

小樓把她攔腰一抱，扔到床上去。醉意迷離的男人急不及待要脫下她的衣鞋：

「妖精——」

「弄皺了，弄皺了，再穿會兒吧！」

她抵抗著，不許他用強，乜斜媚視：

「多漂亮的活兒！真捨不得給脫下來。你見過沒有？」

小樓動手動腳的，急火正煎：

「你真是！我師弟那幾箱子行頭，什麼漂亮的戲衣沒見過？急死我了！」

「行頭是行頭，嫁衣是嫁衣，堂堂正正的穿了好拜天地！」

她猶在絮絮不休，沾沾自喜：

「噯，你知道我什麼時候下決心給自己置件嫁衣？老鴛還真當菊仙光著腳走的。呸！打自見了你這個冤家，我就……」

.....

啊她要的是什麼？「只要你要我！」她青春、妍麗、自主，風姿綽約地，自己贖的身，又自己了斷。溺水的人，連僅有的一塊木板也滑失了。一段情緣鏡花水月。她只是個一生求安寧而不可得的女人。洗淨了鉛華，到頭來，還是婊子。

是小樓的「維護」，反而逼使她走上這條路？離婚以後，賤妾何聊生。她不離！

小樓頹然，重重跌倒在地。

他身後，門框正中，亦遭押送的蝶衣幽幽而過，人鬼不分。他分明聽見小樓那黯悶的哀嚎，如失重傷的獸。

各人生命中的門，一一，一一閉上了。

「瞧什麼？」紅兵們把門砰地關上。

蝶衣過去了。

霸王跟虞姬沒有碰面的機會，也沒有當主角的機會了。因為，下一回的主角是一位劇作家，他的雙手被拗向後，像一架待飛飛機的雙翼，頭俯得低低的，又似一架眼看快要觸山的飛機的頭。他痛苦而吃力地維持這個姿勢，臉皮紫脹，快要受不了，正是生不如死。跪在高台上的，除開他，旁邊還有二三十個陪鬥的角色。

幾次以後，又換了人。這麼大的地方，躲不了就躲不了。鬥爭雷厲風行，大時代是個篩子，米和糠都在上面顛簸。

牛鬼蛇神都收拾好，各拎一各包包，全部細軟家當被褥，還綁好一個漱口杯，一塊毛巾，還有牙刷、肥皂……。

都如行屍走肉，跟著大隊走。連六七十歲的老人，滿腹經論顯赫一時的知識份子，亦神情恍惚地揹著書包，像小學生般排在隊伍中。遠赴邊疆，發配充軍的一行敗兵。由一身草綠，臂章鮮紅的小孩發號施令。

「誓死保衛毛主席！誓死保衛林副主席！誓死保衛中央文革！誓死保衛江青同志！誓死揪出階級敵人！誓死……」

牛棚出來的，全被塞進五六輛敞蓬卡車上。上車的一剎，電光石火，蝶衣站住了。他囁囁：

「師——」

小樓憔悴躲了，蒼老而空洞，有一種「偷生」的恥辱。他沒搭理，便被推至其中一輛卡車上。

前路茫茫。

卡車塞滿了牛鬼蛇神後，各朝不同的方向駛去。

二人分隔越來越遠。

沒講上一句話。

從此再也講不上一句話。

那「誓死……」的口號聲送走卡車隊伍。終於它們是永不碰頭的小黑點，走向天涯。

中國那末大，人那末多，何處不可容身？天南地北，滄海桑田。

正是：「沙場壯士輕生死，年年征戰幾人回。」

此情此景，就是你我分別之日，永訣之時。

第九章 八千子弟俱散盡

浩蕩的閩江下游，是福州。

小樓下放勞動改造，到了一個他從未想過要到的地方。在南邊。北方的人流落南蠻去，南方的人遠赴北大荒。八千子弟俱散盡。

所有在「幹校」苟活的反革命份子，混在一處，分不清智愚美醜，都是芸芸眾生——一念，咦？日子回到小時候，科班的炕上，惺忪而起。

仍是操練。

拉大車、造磚、建棚、蓋房子。在田間勞動、種豆和米，還有菜。鑿鬆了硬地，或把爛地挖掘好，泥裏有痰涎、鼻涕、大小二便、血膿，和汗。上、下午、晚飯後，三個單元分班學習……。

小樓的功架派用場了，當他鋤禾日當午時，猶有餘威。他逝去的歲月回來了，像借屍還魂。但他老了。

聽說蝶衣被送到酒泉去。酒泉？那是關山迢遙的地方呀。在絲綢之路上，一個小鎮。酒泉、絲路，都是美麗的名字。蝶衣在一間工廠中日夜打磨夜光杯。——連夜光杯，聽上去也是美麗的名字呢。

小樓並無蝶衣的消息。

他想，整個中國的老百姓，也是如此這般的老去吧，蝶衣又怎會例外？

福州是窮僻的南蠻地。

閩菜樣樣都帶點腥甜，吃不慣，但因為飢餓，漸漸就慣了。

家家是一張家禽票，十隻定量蛋過年的。拿著木棒，拚命敲打艱辛輪候買來的一塊豬肉，打得粉爛，和入麵粉，製成皮子，包蔬菜吃，叫做「肉燕」。真奇怪。那麼困難才得到的肉，還不快吃，反而打爛，浪費工夫。小樓就是過這樣的活。歲月流曳，配給的一些「雞老酒」，紅似琥珀，帶點苦味。它是用一隻活雞，掛在酒中，等雞肉、骨都融化以後，才開罈來飲。因人窮，這雞，都捨不得吃，留著，留著，再釀一次。就淡然了。

留著也好。

小樓總是這樣想：活著呢。活著就好。他也沒有親人了。菊仙不在，蝶衣杳無音訊。

當初，他們還是同在一片瓦面底下。

是的。他原諒蝶衣了。他是為了他，才把一切推到女人身上。蝶衣決不會出賣他！他一定是為他好，不過言詞用錯了。但在那批鬥的戰況中，誰不會講錯話？自己也講錯過。他掛念：酒泉？是在那兒呢？也許今生都到不了。當明知永遠失去時，特別的覺得他好。恩怨已煙消雲散。

到底是手足。沒錯。

而日子有功，他們一眾都做得很熟練。每天早上起床後，全對著貼在牆上的毛主席像，先三鞠躬，再呼喊：「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敬祝林副主席身體健康！身體健康！」便是「早請示」。

晚上，睡覺以前，又再重複一遍。然後，向毛主席像稟告，今日已有進步，思想已經覺悟，開會學習相當用心。唸唸有詞，這叫「晚匯報」。

人人都習慣了謙恭木訥，唯唯諾諾。不可沽名學霸王。連手握語錄，都有規矩，大指貼緊封面，食指、中指和無名指貼緊封底，表示「三忠於」。還有，小指頂著書的下沿，表示「四無限」。——忠於毛主席、忠於毛澤東思想、忠於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對毛主席無限熱愛、無限信仰、無限忠誠、無限崇拜。

認真地改造。九蒸九焙，很忙碌。

還得提著馬紮兒到廣場，跟大隊看革命電影，學習。

某個晚上，一個老人在看電影中途，咕咚的倒地，他捱不住，死了。胡琴第一把好手。

是幾個男的，包括小樓在內，抬到山腳下給埋了。墳像扁扁的饅頭、餛飩的。營養了黃土地。

會仍繼續開著。遙望是黯黃的燈，鬼火似地閃著。

忽地發覺地裏有人偷白薯。悉悉的挖泥聲。埋死人的幾個，喝罵：

「媽的！偷吃！」

「咱種的好，一長足就來偷！不止一次！」

逃的逃，追的追，逮住一個髒兮兮的小孩，和兩個比較大的，十六七歲模樣。都衣衫襤褸，飢不擇食。

「住哪兒！父母呢？」

小孩顫著：

「爸……媽都……上鬥資批修……學習班……去，一年多。家裏……沒人……餓……」

兩個少年，看來像學生，原來破爛的衣袖仍纏著臂章，上面是用指定的黃油寫上「紅兵」三個字。紅兵？是逃避上山下鄉的紅兵呀！

曾幾何時，他們串聯，上京，意氣風發。一發不可收拾，國務院發佈指示，終止串連，並號令全部返回原來單位。他們的命運，是無用了，不知如何處置，一概上山下鄉，向貧下中農再學習。

流竄在外的，回不了家的，聽說不少死於不同派系的槍下，甚至死於解放軍的槍下……。

一個驀地自他口袋中，掏出一把紀念章，向揪著他的小樓哀求：

「大叔，我讓您挑一個，您喜歡哪個就要了吧，請給我們白薯吃。兩三天沒吃了。」

他來求他？

當初凶悍地把他們踩在腳底下的黃毛小子，倒過來求牛鬼蛇神放一條生路？同種同文，自相殘殺後，又彼此求饒？

.....

十年過去了。

毛主席死了。

華主席上場了。

華主席下台了。

四人幫被打倒了。

災難過去，那些作惡的人呢？那些債呢？那些血淚和生命呢？

回憶一次等於脫一層皮。

舉國都受了巨大的騙。因而十分疲倦。

一時之間，誰也不知道什麼是錯？什麼是對？——小樓在香港灣仔天樂里一間電器舖子上的電視機，看到四人幫之審訊戲場。

小樓是在福建循水路偷渡來香港的。

霸王並沒有在江邊自刎。

這並不是那齣戲。想那虞姬，誑得霸王佩劍，自刎以斷情。霸王逃至烏江，亭長駕船相迎，他不肯渡江。蓋自會稽起義，有八千子弟相從，至此無一生還，實無面目見江東父老.....。

現實中，霸王卻毫不後顧，渡江去了。他沒有自刎，他沒為國而死。因為這「國」，不要他。但過了烏江渡口，那又如何呢？大時代有大時代的命運，末路的霸王，還不是面目模糊地生活著？留得青山在，已經沒柴燒。

「別姬」唱到末段，便是「暑去寒來春復秋，夕陽西下水東流。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閒花滿地愁」。

「喂，是不是買？要什麼牌子？」那電器舖子的職員見小樓專注地看電視，馬上過來用這種招式趕客，以免他們佔住門口一席位。

「對不起，看看吧。」寄人籬下，小樓只好識趣地走了。

幸好全港九的人都在追看這熱鬧繽紛的偉大節目，所以小樓走前一點，又在一間涼茶舖前駐足，與一大好事之徒仔細追認。是她了，就是她！「四人幫」這審訊特輯，許是一九八一年全港收視率最高之電視節目了。江青，舉世矚目，昂首上庭，她說：「革命是一個階級試圖推翻另一個階級而採用的暴力。」她說：「我，與毛主席共患難，戰爭時，在前線，唯一留在他身邊的女同志，三十八年整，你們都躲到哪裏去啦？」她說：「我只有一個頭，拿去吧！」她說：「我是毛主席的一條狗，他叫我咬誰，我就咬誰！」她說：「記不起！」她說：「不知道！什麼都不知道！」這戲明顯地經過綵排剪輯。江青受審的時候是六十六歲。一般六十六歲的老人，若不因為她，和她背後的偉人，應該含飴弄孫靜享晚年，不過，如今……。

但香港人，隔了一個海，並無切膚之痛，只見老婦人火爆，都鼓起掌來。

「嘩！這婆娘好兇！」

「喂，給你作老婆你敢不敢要？」

「謝謝！你慢用！」

小樓落寞地，退出場子。塵滿面鬢如霜，他也是六十多的老人了。

一輛「回廠」的電車，駛過小樓身畔。

小樓傾盡所有，竭盡所能逃來香港。最初他便是在電車公司上班。勞改令他的身子粗壯，可以捱更抵夜。

在這美麗的香港，華燈初上，電車悠悠地自上環駛向跑馬地。叮鈴的響聲，寂寞的夜，車軌一望無際，人和車都不敢逾越。

「回廠」的電車到了總站，換往另一路軌行駛時，需用長竹竿把電纜從這頭駁過那頭。紮著馬步，持著長竿的，是垂垂老矣的末路霸王。是的，當年曾踏開四平大馬的霸王。可是他勉強支撐，有點抖，來回了數番，終於才亮了燈，車才叮叮地開走。由一條路軌，轉至別一條路軌。

直至更老了。他又失去了工作。

如今他賴以過活的，是他以前駕駛電車的同事，兒子申請到廉租屋，自己的一層物業隱瞞不報，在未處置之前，找小樓看屋，給他一點錢。小樓申請公共援助，又把這情況隱瞞不報，於是他每月得到六百多元。如果一旦被揭發有外快，社會福利署便會取消他的援助金了。他有點看不起自己。

但營營役役的小市民，便是靠一些卑微鄙俗的伎倆，好騙政府少許補助。像穴居的蟲兒，偶爾把頭伸出來，馬上縮回去；不縮回去，連穴也沒有。而香港，正是一個窮和窄的地方，窮和窄，都是自「穴」字開始。

小樓踱回他的巢穴。那是在天樂里附近。他喜歡「天樂里」。他記得，剛解放那年，他與蝶衣粉墨登場，在天橋，天樂戲院。大張的戲報，大紅底，灑著碎金點，書了斗大的「霸王別姬」。天橋、變戲法、說書場、大力丸、拉洋片、餛飩、豆汁、小棗粽子、吹糖人、茶館……。但小樓，自一九六六年起，嗓子打壞了，從此沒再唱過半句戲。見到天樂兩個

字，只傻呼呼的笑了。多親切。

樓下還有警察抽查身分證。剛查看完一個飛型青年，便把他喚住：

「阿伯，身分證。」

小樓趕忙掏出來，恭敬珍重地遞上。他指點著：

「阿sir，我是綠印的！」

八二年開始，香港政府為遏止偷渡熱潮，實施「即捕即解」法令。小樓的「綠印」，令他與別不同，胸有成竹。他來得夠早，那時，只要一逃進市中心，就重生了。他比其他人，幸福安全得多。

「上海佬！」

一個小胖子敲鐵閘，小樓過去開閘，讓他進來。小胖子才讀四年級，他喜歡過來隔壁這個老伯的空屋中玩龜。

今天不見了那龜。

小胖子問：「上海佬，龜呢？」

「我不是上海佬，」小樓用半鹹淡的廣東話強調：「我講過很多遍，我是北京來的！」

他很奇怪：「那有什麼不同？」

小樓無法解釋，他有他的驕傲：「我是北京人！不是上海人！」

「龜呢？」

他環視小樓的空屋。一張枯籐椅，一張木板床，床腳斷了一截，卻沒有倒塌，啊！原來小樓捉了那隻龜，墊著床腳，牠硬朗而又沉默地頂著，活著，支撐著整張床。

龜旁有一小碟飯和水。

「有沒有攪錯？」小胖子大叫：「牠會死的！」

他懶得同小孩談論生死。本身沒有文化，但文化大革命他慣見生死。在他自北方下放至南邊時，五百多人被折磨掉二百多，一天之間，傳染病死去三十人。不停的鬥爭，目睹有人雙腿被鋸斷，滿口牙齒被打落，生不如死，死不如死得早。往上推吧，小樓想，北洋、民國、日治、國共內戰、解放、土改、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整風、反右、三年自然災害……到了文革，中國死了多少人？中國人是世上最蠢、最苦，又最緣慳福薄的民族。蠢！總是不知就裏地，自己的骷髏便成了王者寶座的墊腳石。——但不要緊，小孩一個個被生下來，時間無邊無涯，生命川流不息。死了一億算什麼？荒廢了十年算什麼？小樓面對小孩鮮嫩的歲月，他很得意，他快死了，但畢竟還沒死。

「很悶呀，沒好玩的，我走了。」連小孩也跑掉。

還是香港的小孩幸福。小樓望著這個無禮但又活潑的小胖子。他懂什麼政治？

如果他在北京……聽說打倒四人幫之後，北京的小學生被教育著，上體育課，是用石塊扔擲一些稻草人，上面畫著江青的像。小孩扔擲得很興奮。——但，「萬一」江青在若干年後被「平反」了，這些小孩，豈非又做「錯」了？

大人都喜歡假借小孩的力量來洩憤。這是新中國的教育方針。香港小孩幸福多了。小胖子高興的時候，來教小樓玩一種電子遊戲機，是一個傻瓜千方百計要走入一間屋子內，在投奔的過程中，高空扔下水桶、木錘、鋸……等雜物，中了頭顱，他就一命嗚呼。但有三次「死」的機會。——多像中國人頑強的生命力！

小樓手指不甚靈活，總是很快便玩完了。「一聽到音樂聲就知你又死了！」小胖子是這樣的嘲笑他。

音樂？對了，他很久很久，沒聽過任何音樂了。他殘餘的生命中，再也沒有音樂了。忽然，他又感到日子太長，怎麼也過不完。

幸好他擁有自由。

他自由地乘坐電車。他愛上遊車河，主要是便宜，且只有這種胡琴上弦動的節奏，才適合他「天亡我楚，非戰之罪」的霸王。四面是楚歌。楚歌是雨。雨打在玻璃上，霧濕而不快。

小樓為了謀殺時間，由灣仔坐到筲箕灣。途經北角新光戲院，正在換畫片，又有表演團訪港了。他沒留神。後來由筲箕灣坐回灣仔。自昏暈的玻璃外望，十分驚愕——

「程蝶衣」

他赫然見到這三個字。

第十章 虞兮虞兮奈若何

他識的字有限，但這三個字，是他最初所識！

「程蝶衣」？

他幾乎不相信自己那雙六十多歲的昏花老眼。一定是看錯了，一定是看錯了。

電車踽踽駛過新光戲院。

要是他沒有回頭，有什麼關係？他隨隨便便地，也可以過完他的日子。他可以消失在雜沓的市聲中，像一滴雨，滴到地面上，死得無聲無息。

小樓卻回頭。

只見「程蝶衣」三個字離他越來越遠。不。他地下車，司機用粗口罵他，說他阻礙地球轉動。

跑到戲院對面的行人路上，仰首審視。這是「北京京劇團」的廣告牌，一大串的人名，一大串的戲碼。有一個標榜突出的名銜，叫「藝術指導」，旁邊有「四十年代名旦」字樣，然後是「程蝶衣」。

啊，是他！是他！是他！是他！

小樓的嘴張大，忘記合上。他渾身蒸騰，心境輕快。他的眼珠子曾因為年邁而變得蒼黃，此刻卻因年輕而閃出光彩。

他竟然在這樣的方寸之地，重遇他故舊的兄弟！

蝶衣不是被下放到酒泉去了嗎？

每當他打開報紙，看到唐酒的廣告，有些認得的字，譬如「葡萄美酒夜光杯」，他就聯想起在打磨夜光杯的蝶衣，一度要把他鬥死的對頭。

他笑了。不，誰都沒有死。是冥冥中一次安排：——

姬沒有別霸王，霸王也沒有別姬。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

二人又回來了！

小樓在新光戲院的大堂逡巡甚久。把一切彩色畫片巨型廣告都看盡了，就是不見蝶衣在。那些角兒，名字十分陌生，看來是「四化」的先鋒，推出來套取外匯，於經濟上支持祖國。見到祖國新兒女的名字，不是向陽、向紅、前進、東風……那麼「保險」了，可喜得很。

黃昏時分，戲院闌外，工人搬戲箱道具重物，進出甚忙。簾幕掩映間，隱約見舞台。還沒正式開鑼，今晚只是綵排試台。

小樓終於鼓起勇氣，上前。

有穿戲院制服的人來問：

「什麼事？」

「我……想找人。」

「你認識誰？」

「程蝶衣。」

那人上下打量他。半信半疑。

「你們什麼關係？」

「科班兄弟呀！是兄弟。請說小樓找他。我們可是幾十年——」

「小樓？姓什麼？」

啊他是完完全全被遺忘了。

當然，任何人都會被遺忘，何況一個唱戲的？整台戲的導演也會漸漸再退。

小樓被引領進入化妝間。熙熙攘攘的後台，一望無際的長鏡，施朱敷白的臉齊齊回首，全都是素昧生平的人。

小樓四處瀏覽，生怕一下子失察，他要找的，原來是一個騙局，他來錯了。——他見到一雙蘭花手，蒼老而瘦削的手，早已失去姿采和彈盪，卻為一張朗朗的臉塗滿脂粉加添顏色。他很專注，眼睛也眯起來，即使頭俯得低了，小樓還是清楚地見到，他脖子上日遠年湮的數道舊痕。

拍拍他瘦小的肩頭。

那人浸沉在色彩中，只略回首點個頭。他不覺察他是誰。小樓很不忿。

「師弟！」

老人回過頭來。

一切如夢如幻，若即若離。

這張朦朧的臉，眉目依稀，在眉梢骨上，有一道斷疤。是的。年代變了，樣子變了。只有疤痕，永垂不朽。

一時之間，二人不知從何說起。都啞巴了。

蝶衣怨恨他的手在抖抖瑟瑟，把好好的一張臉，弄糊了一點。女演員年紀輕，不敢驚動她的藝術指導。蝶衣忘了打發，她最後借故跑去照鏡子。走了，蝶衣都不發覺。他想不起任何話。重逢竟然是刺心的。

這是不可能的！

怎麼開始呢？

怎麼「從頭」開始呢？

太空泛了。身似孤舟心如落葉，又成了習慣。需要花多大的力氣，好把百年皇曆，舊帳重翻？蝶衣只覺渾身乏力。

小樓那在肩上一拍的餘力，彷彿還在，永遠在，他忽地承受不了，肩膊的痛楚來自心間。他哆嗦一下。

小樓只道：

「你好嗎？」

「好。你呢？」

好像已經過了一千年，隔了陰陽界。蝶衣五內混戰……。

幸好外頭有鼓樂喧天，破壞了這可恨的冷場。二人終有一個藉口，便是：到上場門外，看戲去。

台上正試著新派的京劇，戲碼是「李慧娘」。其中的一折。

慧娘在陰間飄漾。唱著：

「怨氣沖天三千丈，

屈死的冤魂怒滿腔。

……

仰面我把蒼天怨，

因何人間苦斷腸？

李慧娘向明鏡判官訴說人間賈似道橫行。判官噴火，小鬼翻騰，乾冰製造的煙幕，陡地變色的戲衣扇子……。包裝堂皇。看得小樓傻了眼。他從來不曾發覺，一切都不同了。

只有他站立的位置，那是上場門外。戲台上，永永遠遠，都有上場和下場的門兒。

蝶衣開腔了：「平反後沒排過什麼長劇。都是些折子戲。」

小樓道：「噯。要唱完整整一齣戲是很辛苦的。不過，平反就好。」

「也◆什麼好不好。補不回來的。」

小樓才瞥到，蝶衣的一節小指不見了。他早就上不了場。

他一雙風華絕代的手，只剩下了九根指頭，用來打磨夜光杯，卻是足夠的。

夜光杯，用戈壁石琢磨出來。有很多式樣。高腳的，無足的。也有加刻人物、蓮瓣、山水、花卉、翎毛、走獸等花紋。

蝶衣在單調勞累的漫長歲月中，天天面對色相異的酒杯。他在打磨過程中，唯一的安慰，便是反覆背誦虞姬備酒，為大王消愁解悶的一幕。他反覆背誦，當中必有一個杯，必有一天，大王說：「如此——酒來！」

據說好的杯，其質如玉，其薄如紙，其光如鏡。所以能夠「夜光」。蝶衣從未試過，夜色之中，試驗那杯之美。

酒泉只是符號，紅塵處處一般。轉瞬之間，他是連「美色」也沒有了，那有工夫管杯子。誰可對歲月頑固？

「我差點認不出你來。」小樓道。

「是嗎？」蝶衣又琢磨著：「是嗎？」這樣的話，令蝶衣起疑，受不住。他真的一無所有？沒有小指，沒有吊梢鳳眼，沒有眉毛、嘴巴、腰、腿。沒有娘，沒有師父，沒有師哥……。沒有。小樓在旁絮絮說什麼，他說他的，他自己又想自己的。一時間二人竟各不相干。

「愣在那兒想什麼？」小樓又道。

於喧囂的鼓樂聲襯托下，蝶衣說：「想北京。」

「我想北京有道理。但你就一直在北京……」

「對，越是一直在北京，越是想北京。師哥，北京的鐘樓，現在不響了。」

「什麼響不響！鐘樓？——」

小樓稍怔，也令蝶衣傷感。他們其實一齊老去，何以小樓老得更快？

不！他不肯罷休。

「北京京劇團」訪港演出，也製造了一些高潮。蝶衣與團員們，都穿上了質料手工上乘的西裝來會見記者。於招待會中，由新一代的藝人唱一兩段。記者們會家子不多，剛由校門出來的男孩女孩，拿一份宣傳稿回去便可以寫段特寫交差了。甲和乙的對話可能是：

「這老頭子乾癟癟，真是四十年代的花旦？他扮花旦？誰看？」

「我怎麼知道？四十年代我還沒出生。五十年代我也還沒出生。」

這就是青春的霸氣。青春才是霸王。

酬酢繁密，蝶衣向團長申請假期，希望與兒時弟兄聚聚。

後來終得到半天。晚上趕回。

小樓領蝶衣到北角橫巷的小攤子喝豆漿，吃燒餅油條去。當然，豆漿太稀，油條不脆，那天，燒餅欠奉了。蝶衣吃得很愜意。——雖然他只得十隻牙齒是真的。

黃昏還未到，天色逐漸灰，在一個非常曖昧的辰光，還差一刻電燈才肯亮，人人的面貌無奈地模糊起來。

蝶衣覷個空子凝視他一下。驀地記起什麼似的，自口袋中皮包那硬面夾子，抽出一張煙薰火燎過的照片。小樓眯縫著老眼一瞧，原來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大夥在祖師爺廟前，科班的小子，禿著頂，虎著臉，煞有介事眾生相。

兩張老臉湊在一起，把前朝舊人細認。

「這——小粽子！現在吶？」

「清隊時，死在牛棚裏了。」

「小黑子！」

「下放到農場後，得瘟疫死了。」

「這個最皮了，是小三！」

「小三倒是善終，腿打斷以後，又活了好些年，得肝病死的，酒喝太多了。」

「小煤頭呢？」

「好像半身不遂，癱了。是在工廠演出時吊大燈，摔的。」

二人有點歛歛，蝶衣合上了照片夾子，他悽然而幸運地一笑。

「甬問了——剩下你我，幸好平安。」

「那……鬥咱們的小四呢？」

「說他是四人幫分子，坐水牢去了。聽說瘋了，也許死了。……怕想，都一個樣，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不談這個了！」蝶衣不願繼續談下去。

小樓問：「來了這麼多天，喜歡香港嗎？」

「不喜歡。」

「我實在也不喜歡。不過當初根本沒想到過可以平反。你說，『平反』這玩意又是誰給弄出來的？」小樓喃喃，又道：「算了，我帶你到一個地方去。」

站在彌敦道上，隔了老寬的一條馬路，再望過去，是分岔路口，在路口，有一間澡堂。這

澡堂不知有多少年歷史了，反正在香港，老上海老北平都知道它，它叫「浴德池」。

路上有人遞來一張紙，他一怔，不知接不接好。那是一張 P A S S P O R T 。

小樓接過。給他看，他也看不懂，都是英文字，印製成香港護照的樣子，有兩頭吐舌的雄獅，擁護一頂皇冠。在空格上寫了「靈格風」。宣傳品。

「這是什麼風？」蝶衣問。

「扔掉它，天天在派。滿流行的。」其實小樓不知就裏，也不好意思說他不知道：「用來墊桌子又嫌不夠大。」

到了最後，蝶衣也得不到答案。他也忘記去追問。什麼風也好，只要不是「整風」。弄得滿街滿巷都是革命亡魂，不忿地飄漾，啁啾夜哭。

蒸汽氤氳的澡堂內，兩個老人再一次肉帛相見，袒腹相向。蒼老的肌肉，苟存著性命。這樣的赤裸，但時間已經過去。

小樓很舒泰但又空白地說：

「一切都過去啦。」

隔著水汽，影像模糊。才近黃昏，已有不少客人，按摩、揉腳、修甲、刮面——

尋找片刻悠閒的人很多，也許他們整天都是悠閒的，只有來泡澡堂，令他們忙碌一點。

小樓合蝶衣浸得屍白。

蝶衣道：

「是呀。我們都老了。」

「那個時候，人人的眼睛都是紅的。發瘋一樣。」小樓又道：「我從未見過你那麼凶！」蝶衣赧顏。

小樓自顧自說：「我同樓一個小孩，他最皮，老學我陰陽怪氣的嗓子。嘿！他才不知道我當年的嗓子有多亮！」說畢，又自嘲地一笑。不重要了。

蝶衣問：「你結婚了沒有？」

「沒。」

「——哦。我倒有個愛人了。」蝶衣細說從頭：「那時挨鬥，兩年多沒機會講話，天天低頭幹活，放出來時，差點不會說了。後來，很久以後，忽然平反了，又回到北京。領導照顧我們，給介紹對象。組織的好意，只好接受了。她是在茶葉店裏頭辦公的。」

「真的呀？」

「真的。」

「真的呀？」

「真的。」

小樓向蝶衣笑了：「那你更會喝好茶啦？」

「那裏，喝茶又喝不飽的。」

「小時候不也成年不飽。」

蝶衣急忙把前塵細認。那麼遙遠的日子，不可思議的神秘，一幕一幕，他的時刻終於到來了。他帶興奮的激動：

「最想吃的是盆兒糕。蘸白糖吃，又甜、又黏、又香……。」

「噯，我不是說把錢存起來，咱哥兒狠狠吃一頓？——我這是錢沒存起來，存了也買不到盆兒糕。香港沒這玩意。」

「其實盆兒糕也沒什麼特別。」

「吃不到就特別。」小樓道。

「是，得不到的總是最好的，真不寬心。」蝶衣無意一句。

「話說回來，」小樓問：「現在老戲又可以唱了，那頂樑柱是誰？」

「沒什麼人唱戲了，小生都歌廳唱時代曲去。京劇團出國賺外匯倒行。」蝶衣侃侃而道：「還有，最近琉璃廠改樣兒了，羊肉館翻修了。香港的財主投資建大酒店。春節聯歡會中，有人跳新派交際舞，電視台還播映出來呢，就是破四舊時兩個人摟著跳那種。開始搞舞會，搞什麼舞小姐、妓女——」

流水帳中說到「妓女」，蝶衣急急住嘴。他不要有一絲一毫的提醒，提醒早已忘掉的一切。

小樓眼神一變。

啊他失言了。

蝶衣心頭怦然亂跳。他恨自己，恨到不得了。

小樓三思：

「我想問——」

他要問什麼？他終於要問了。

蝶衣無言地望定他。身心泛白。

小樓終於開口：

「師弟，我想問問，不我想託你一樁事兒，無論如何，你替我把菊仙的骨灰給找著了，捎來香港，也有個落腳地。好嗎？」

蝶衣像被整池的溫水淹沒了。他恨不得在沒聽到這話之前，一頭淹死在水中，躲進去，永遠都不答他。疲倦襲上心頭。他堅決不答。

一切都糊塗了，什麼都記不起。他過去的輝煌令他今時今日可當上了「藝術指導」；他過去的感情，卻是孤注一擲全軍覆沒。

他堅決不答。

「師弟——」小樓講得很慢，很艱澀很誠懇：「有句話——我不知道該不該對你說？——」

「說吧。」

「我——我和她的事，都過去了。請你——不要怪我！」

小樓竭盡全力把這話講出來。是的。他要在有生之日，講出來，否則就沒機會。蝶衣吃了一驚。

他是知道的！他知道他知道他知道！這一個陰險毒辣的人，在這關頭，抬抬手就過去了的關頭，他把心一橫，讓一切都揭露了。像那些老幹部的萬千感慨：「革命革了幾十年，一切回到解放前！」

誰願意面對這樣震驚的真相？誰甘心？蝶衣痛恨這次的重逢。否則他往後的日子會因這永恆的秘密而過得跌宕有緻。

蝶衣千方百計阻止小樓說下去。

千方百計。

千方百計……。

他笑。

「我都聽不明白，什麼怪不怪的？別說了。來，『飽吹餓唱』，唱一段吧？」

小樓道：

「詞兒都忘了。」

「不會忘的！」

蝶衣望著他：

「唱唱就記得了，真的。——戲，還是要唱下去的。來吧？」

他深沉地，向自己一笑：

「我這輩子就是想當虞姬！」

舞台方丈地，一轉萬重山。

轉呀轉，又回來了。

夜。

「北京京劇團」的最後一場過去了。空寂的舞台，曲終人已散。沒有砌末，沒有佈景，沒有燈光，沒有其他閒人。

戲院池座，沒有觀眾。

沒有音樂，沒有掌聲。

——是一個原始的方丈地。

已經上妝的兩張臉，咦，油彩一蓋，硬是看不出龍鍾老態。一個清瘦倨傲，一個抖擻得雙目炯灼。只要在台上，就得有個樣兒。

扮戲的歷程，如同生命，一般繁瑣複雜。

記得嗎？——搽油彩、打底色、拍紅（荷花胭脂！）、揉紅、畫眉、勾眼、敷粉定妝，再搽紅、再染眉、塗唇，在脖子、雙手、小臂搽水粉，掌心揉紅。化好妝後，便吊眉、勒頭、貼片子、梳紮、條子裏紮、插戴（軟頭面六大類，硬頭面三大類。各類名下各五十件……）。

看小樓，他那年逾花甲的笨手，有點抖，在勾臉，先在鼻子一點白，自這兒開始……。奇怪吧，經典臉譜裏頭，只有中年喪命的，反而帶個「壽」字。早死的叫「壽」，長命的喚什麼？抑或是後人一種憑弔的補償？項羽冉冉重現了。

蝶衣一瞧，不大滿意，他拈起筆，給他最後勾一下，再端詳。這是他的霸王，他當年的霸王。

時空陡地撲朔迷離，疑幻疑真。

蝶衣把那幾經離亂，穗兒已燒焦了的寶劍——反革命罪證，平反後發還給他——默默地掛在小樓腰間，又理理他的黑靠。

於是，攙了霸王好上場去。

身子明顯的衰老了，造功只得一半，但他興致高著呢：

「大王請！」

小樓把蝶衣獻來的酒乾了，「咳」的一聲，杯子向後一扔，他扯著嘶啞的嗓子，終於唱了。在這重溫舊夢的良夜。

「想俺項羽——

力拔山兮氣蓋世，
時不利兮騅不逝，
騅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
奈若何？」

蝶衣持劍，邊舞邊唱「二六」：

「勸君王飲酒聽虞歌，
解君憂悶舞婆娑。
嬴秦無道把江山破。
英雄四路起干戈。
自古常言不欺我。
成敗興亡一剎那。
寬心飲酒寶帳坐。」

蝶衣劍影翻飛，但身段蹣跚，腰板也硬了，緩緩而彎，就是下不了腰。終於這已是一闕輓歌。虞姬撫慰霸王，但誰來撫慰虞姬？他唱得很淒厲：

「漢兵已略地，
四面楚歌聲，
君王意氣盡，
賤妾何聊生？」

就用手中的寶劍，把心一橫，咬牙，直向脖子抹去。

血滴……

小樓完全措手不及，馬上忘形地扶著他，急得用手摀著他的傷口，把血胡亂地，「撥回去」，堵進去……。

劍光刺目。

蝶衣望定小樓。他在他懷中。

他倆的臉正正相對。

停住。「蝶衣！」

血，一滴一滴一滴……。

蝶衣非常非常滿足。掌聲在心頭熱烈轟起。

紅塵孽債皆自惹，何必留痕？互相拖欠，三生也還不完。回不去。也罷。不如了斷。死亡才是永恆的高潮。聽見小樓在喚他。

「師弟——小豆子——」

啊，是遙遠而童稚的喊嗓聲。某一天清晨，在陶然亭。他生命中某一天，迴盪著：

「咿——呀——啊——嗚——」

天真原始的好日子。

在中國，北平……的好日子。

童音繚繞於空寂的舞台和戲院中。

……

「師弟！」

小樓搖撼他：「戲唱完了。」

蝶衣驚醒。

戲，唱，完，了。

燦爛的悲劇已然結束。

華麗的情死只是假象。

他自妖夢中，完全醒過來。是一回戲弄。

太美滿了！

強撐著爬起來。拍拍灰塵。嘴角掛著一朵詭異的笑。

「我這輩子就是想當虞姬！」

他用盡了力氣。再也不能了。

後來，

蝶衣隨團回國去了。

後來，小樓路過燈火昏黃的彌敦道，見到民政司署門外盤了長長的人龍，旋旋繞繞，熙熙

攘攘，都是來取白色小冊子的：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六日，中英協議草案的報告。香港人至為關心的，是在一九九七年之後，會剩餘多少的「自由」。

小樓無心戀戰，他實在也活不到那一天。

什麼家國恨？兒女情？不，最懊惱的，是找他看屋的主人，要收回樓宇自住了，不久，他便無立錐之地。

整個的中國，整個的香港，都離棄他了，只好到澡堂泡一泡。

到了該處，只見「芬蘭浴」三個字。啊連浴德池，也沒有了。

初版：八五年六月

修訂版：九二年二月

Table of Contents

[第一章 暑去寒來春復秋](#)

[第二章 野草閒花滿地愁](#)

[第三章 力拔山兮氣蓋世](#)

[第四章 猛抬頭 見碧落 月色清明](#)

[第五章 自古道兵勝負乃是常情](#)

[第六章 夕陽西下水東流](#)

[第七章 漢兵已略地 四面楚歌聲](#)

[第八章 君王意氣盡 賤妾何聊生](#)

[第九章 八千子弟俱散盡](#)

[第十章 虞兮虞兮奈若何](#)